增入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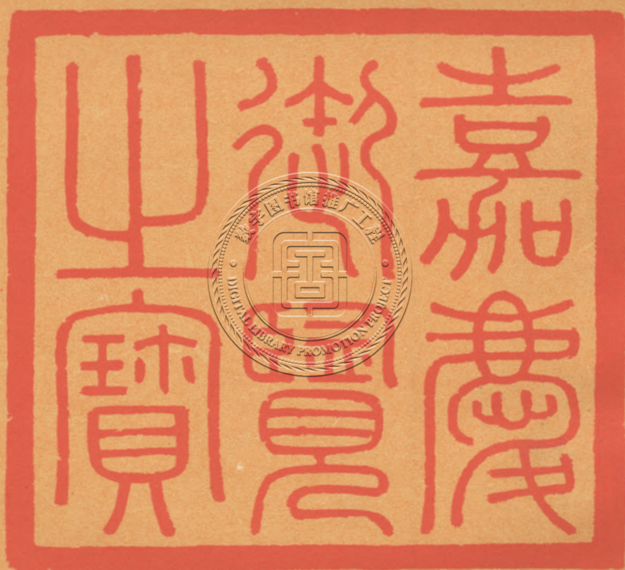
宛委別藏

江蘇古籍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嘉慶御覽之寶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增入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五



江蘇古籍出













詔戒監司

增入名儒講義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二

孝宗皇帝十二

乾道九年春正月壬午詔曰夫部刺史之官所以周行郡國班宣風化總方略而一統類者也今則不然守土之官出於其部時爾監司之任最爲近而易察者也而求其淩厲風節建立事功疾惡如讎奉公不撓者蓋堇堇而有焉甚則朋比苟且訖無舉奏民瘼不聞於上上意不孚於下朕何望焉繼自今其悉乃心毋冒于憲凡在厥位明體朕懷

臣留正等曰導上之德意而達之四方察吏之能否民之疾苦而徹之朝廷部刺史居其間實任之

王之奇帥淮南

罷福建鈔塩法

也砥名厲節趣公謹法之士既少乃朋比苟且託無舉奏則天下之脉絡何由貫通　壽皇頌明詔以鼓舞之誠急所先務哉

．是月以王之奇知楊州兼淮南安撫使　中書門下省言福建鹽貨自來止是州軍分立綱數自行般運出賣以辦歲計近改為鈔法聽從客販訪問州郡緣住般賣却致支用不足切慮數擾以為民害詔罷鈔法諸州軍綱鹽並依舊分撥官般官賣所有本司元借本錢一十萬貫并已賣到鈔面錢一十九萬貫并續賣鈔面錢並拘收赴左藏庫交納　起居舍人留正言所修記注自　紹興十五年以後至目即多

隨滯記
月修注

索琪空
秦印紙

治葺器
不軍罪

有未修月分久之文字散失所得疎略愈見難以修纂乞令二史將即日承受諸處關牒施行政事并臣下所得聖語隨月編纂仍將　紹興十五年以後未修月分併修一月並於次月上旬送付史官隨具已修月分奏聞從之　閏正月丁酉進呈鄂州都統制吳挺奏前任人秦琪既改除空印白紙五十幅以行

上曰恐異時妄有所用可便追取挺又奏琪冒請合開落馬四百餘匹草料及朝廷降錢修造軍器皆不堅利所降錢琪輒營運自私今已立式製造　上曰軍器不葺錢乃自私秦琪不可不治并行下吳挺勒合干人子細開具著落聞奏正名定罪庶彼無詞

統制不可苟任

差人閱諸軍衣甲

己亥進呈馬軍司陞差統領官張遇爲統制梁克家等奏比張遇赴都堂審察見其人衰老庸謬　上曰統制官不可苟任異時大帥皆於此乎選使其有謀老固無害老且謬則無所用　庚子進呈諸州軍揀發禁兵分畨赴忠銳軍教閱其至者雖有衣甲軍器而歸者往往無有乞行下州軍修葺增添梁克家奏非特諸州爲然近吳挺所申鄂州軍亦如此恐三衙江上諸軍亦有軍器損壞不嘗處理合點檢　上曰須不測差人諸軍閱視則無得而隱此事誠不細克家奏步司統制官王世雄交割之初見甲皮多斷爛弓弩箭脫壞恐出入有誤使用亦嘗與臣等言之

上曰世雄乃能留意職事亦可喜

臣留正等曰人主志所欲爲四方萬里環而應之怠弛一生其間則弊亦隨矣其機蓋甚神也漢宣帝爲治所以使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而技巧工匠器械後世亦鮮及之者厲精綜核始終不渝焉耳 壽皇之治兵政取隱者罷之老繆者去之至於軍器則自三衙以及江上諸軍又及諸郡之禁卒竝加整葺三四日之間屢致意焉聖志宏遠所以繼宣王復古之規模雖俟時不戰而威武震于天下也

庚戌宰執進呈先得旨臨安府既有路分都監一

去兵官冗員

刪奏祥瑞法

員而平江府又有一員何也可并路分鈐轄員數契勘創始之由至是梁克家奏初皆因特添差後遂因仍作闕　上曰可盡刷諸路所增數見任人許終滿後不再差　丁巳進呈敕令所條目內一項正月一日　皇帝御大慶殿受文武百僚朝賀內奏祥瑞表并讀表一員差執政官又一項奏雲物祥瑞請付史館太史令一員差本職官　上曰此等事皆文具不須立法可盡刪去梁克家奏聖訓如此使後世知聖時不言祥瑞豈非盛德之事哉

臣留正等曰祥瑞之物使誠不期而至耶聖人猶不尚也況人主一有所蔽則珍符休應紛然四出

者皆欺誕之爲矣漢武帝唐元宗英明之君也及
甚爲邪說所蠱則佞臣方士得以罔之如玩嬰兒
孝文恭儉寡欲然猶幾陷於玉杯延壽之詐甚矣
佞言之易入也　壽皇於敕令條目盡刪去奏祥
瑞等事拔本塞原過漢唐賢主遠矣
戊午太子詹事李彥穎劉子奏竊以　皇太子在
東宮唯講學一事足以增益見聞養成道德臣自庚
寅歲入侍王邸以及升儲既更四載才講尚書終篇
今進講周易始三之一大抵非三四年不能竟一經
恭聞　眞宗皇帝在東宮日講尚書至七八遍禮記
等書亦皆數四　祖宗之聖雖得於生知亦講學不

倦是以聖而益聖巍巍如此今宮僚粗備得遇上堂除講讀官外餘官不過陪侍坐席須臾而退故臣欲以庶子或諭德一員兼講官於春秋二禮令添講一經詔令庶子諭德輪講禮記　辛酉幸玉津園宴射

二月己巳　上曰前日内閲忠銳軍射藝甚可觀此本諸州烏合士卒訓練有方遂成紀律誠爲難事主兵官當議推賞　辛未勘會已降旨揮令諸路監司各限十日條具不便於民事件奏來所有奏到文狀詔令左右司看詳

臣留正等曰天下民瘼多矣　壽皇孜孜求之使民情不艱於上聞王澤不壅於下布誠有父母斯

朋黨不難破

民之心哉宜其固邦本於無窮也

戊寅宰執內殿奏事因論及古之朋黨 上曰朕嘗思之朋黨不難破不必問其人但是是非非惟理之所在而已梁克家奏寔如聖訓

臣留正等曰大哉王言古今朋黨之論定矣朋黨之為天下患其原甚長其宋甚酷君子憂世者爭為辨析以解人主之惑其說亦甚衆區區然曰如是而為黨如是而非黨如是而為君子之黨如是而為小人之黨凡此皆展轉致辨於朋黨之中非能超然獨觀諸其表也 壽皇論朋黨不難破不必問其人但是是非非惟理之所在而已其宅心

甚乎其操術甚約非聰明不惑正大無私能爲是言乎大抵朝廷不當有朋黨之論而人主不當有嫉惡朋黨之心蓋朋黨之所由起端緒固不一要之常自小人唱爲此名以加君子歐陽脩曰小人欲廣陷良善人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一求疵惟指以爲朋黨則可一時盡逐此悉見其情矣然則黨論方興之際人主惟理之從朝廷之所選擢之所貶黜初不必問其誰黨之人也揆諸理而是則取之非則去之是非昭明人心自孚忠賢雜還憸佞屏伏綱紀畢正朝野大和而黨論亦且消矣苟

惟惡其爲黨則意嚮一移是非易位況小人善爲
深詭以自託於孤立無助之迹而君子見善如已
有必樂傳譽知賢不敢蔽必加汲引愛君憂國惟
正是徇議論又往往多同則其形似皆黨矣人主
於是盡厭棄之不幾於舉國家賞罰予奪之柄而
爲小人空善類之用乎今不必遠述前古我國家
嘗有指 慶歷 元祐諸臣爲黨者矣 仁祖處
以大公是以羣賢復集迄至 太平 紹聖以來
姦臣誤國惟黨之是去則其禍可勝歎哉臣切誦
壽皇聖語非惟足以消釋朋黨抑亦進善良安邦
家之要存焉誠萬世龜鑑也若乃遷就皇極之說

賢否並容好惡不分而曰將以平黨論也則恐君
子小人兼進惡必勝善矣豈　壽皇是是非非之
訓哉臣是以妄窺聖意而極論之
三月乙巳侍御史蘇嶠奏伏覩關斷廣南提舉官
廖容劉子廣州都鹽倉有積下支不盡鹽本銀計錢
十一萬一千四百五十四貫文又點檢得本路諸州
府逐年拘催常平諸色窠名錢物内有見在寬剩錢
五萬貫欲行起發少助朝廷經費奉旨依並令赴南
庫送納者臣切謂　陛下即位以來屢卻羨餘之獻
故近年監司州縣稍知遵守此盛德之事而小人急
於自進時以一二嘗試朝廷只緣　乾道七年提舉

蘇轎請卻羨餘

官章潭獻錢二十萬貫以此特轉一官不及期年擢爲廣西運判廖容實繼其後故到官未幾便爲此舉其爲愚弄朝廷莫此爲甚訪聞此錢並係鹽本錢潭到任時尚有三四十萬緡皆是前官累政儲積不敢妄用潭取其半以獻今容所獻止十一萬緡已是竭澤所餘無幾後人何以爲繼異時課額不登誰將任其咎者欲望特降睿旨卻而不受即以此錢付之本司依舊充鹽本內常平寬剩錢亦乞樁留本路爲水旱賑貸之備詔從之

臣留正等曰羨餘之弊上欺人主下蠹生民非難知者而小人屢敢以是進豈非謂利之可動人歟

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孟軻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陸贄曰理天下者以義爲本以利爲末以人爲本以財爲末誠使義利之說明於上則奸罔之徒何自乘間耶　壽皇諭臣僚捐利之請却椿積寛剩之獻而不受所以正君德清化原警吏治者至矣

丙辰給事中林機經筵講禹貢畢奏云臣觀孔子謂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盡力乎溝洫言其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者如此觀禹貢立爲經常之制亦其勤儉

人主不當有貪心

置饒贛鑄錢司

之德有以先之故此篇之末言咸則三讓成賦中邦而繼之以祇台德先不距朕行蓋有深意後世之君窮奢極侈若漢武帝常賦之外至於筭及緡錢舟車所宜深戒常以大禹勤儉之德爲懷治效不難到也上曰人主茍有貪心何所不至　是春以王楫李大正並爲提點坑冶鑄錢於饒贛州置司江東淮南兩浙潼川利州路分隷饒州司江西湖廣福建分隷贛州司除潼川府利路坑冶銅寶係逐路轉運司拘催發納鑄錢司外依舊以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鑄錢司爲名兩司行移連銜按察　夏四月庚午　上宣諭曰忠武軍已內教人材少壯不減殿前

喜忠
武軍
武藝

司諸軍武藝亦習熟梁克家奏人無南北惟教習而用之如何耳　上曰然　乙亥樞密院勘會已降旨揮乞回兩浙路禁軍土軍弓手竊慮州縣循習舊例差使諸般窠役遂致武藝因而廢惰理宜措置已降指揮禁軍令帥司土軍弓手令提刑司行下諸州軍將發回并見在人禁軍責守臣并本路訓練兵官土軍弓手令守令各籍定人數姓名不得亂有差使窠名禁軍仍許逐州諳曉軍務兵將官一員土軍弓手仍委巡尉並專一訓練教閱以備不測差官前去按閱如武藝精強即與陞擢弛慢不職當職官並取旨重作施行

舉邊帥之才

臣留正等曰兵不惟聚於中都統於大帥而後可爲用也州縣之兵誠能撫摩之練習之使皆足恃則雖有戍邊征遠之役而國內不搖盜賊無所窺伺矣此 壽皇經武之要略也

己丑起居舍人趙粹中劄子奏竊見 祖宗盛時儲養邊帥之才所以料敵制勝罕有敗闕欲望聖德詔宰執侍從歲舉可充帥任者各一人其被舉者令赴都堂審察如委可任籍定姓名聞奏差充邊方帥司及都統司屬官或倅貳以儲其才俟任滿日或陞之機幕謀議入爲寺監郎曹出爲監司邊郡俾之習熟邊圉利害他時邊帥有闕即於數內選擢其資歷

郊祀免買象

稍高入為卿監侍從遇有邊事以備詢訪如　祖宗
時仍乞嚴詔丁寧詳擇其人勿徇私請如有顯效亦
當推薦賢之賞如此十年之後帥臣不勝用矣　上
曰帥才自是難得卿此論甚好若然則不待十年得
人多矣　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癸巳進呈龔茂
良奏馬驛利害并及買象事梁克家等奏樞密院見
差使臣趙璧往邕州催買　上曰郊祀大禮初不繫
此有亦可無亦可其差去使臣可令喚回
臣留正等曰郊祀之有象所以備禮容嚴出入也
視西戎之獒不猶有用乎武王當通道之餘猶待
召公諄諄言之　壽皇因宰執奏催買象則以為

士大夫須諳練疏通　朱熹特改官

大禮初不繫其有無遂令喚回所差使臣非惟見
聖心不寶遠物高出前古且令後世知事天之道
在誠而不在物也
己未進呈左迪功郎朱熹辭免召命乞差嶽廟一
次梁克家奏朱熹博學有守而安於靜退屢召不起
執政俱稱之或曰熹學問淹該但泥於所守差少通
耳　上曰士夫雖該博然亦須諳練疏通如朕在潛
邸但知讀書為文及即位以來今十餘年諳歷物情
世故豈止讀書為文所能該貫雖博學要須為有用
乃可朱熹今以疾辭然安貧樂道廉退可嘉可特與
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

臣留正等曰學固貴有用古之人所為用之家國以及天下者俱有條序其宏遠似迂而於理實切也其純正似拘而於事物實無不通也要之不徒剽辭章泥訓詁則隨其大小所成俱足用矣若必待能周旋時論馳騖事功而後謂其不泥而有用也則所取者無乃多淺俗苟且俯仰欺誕之流乎

壽皇聖學高明觀其諭大臣云朕在潛邸但知讀書為文及即位以來諳歷物情世故此誠得二帝三王經綸之學也如謂士夫雖該博然亦須諳練疏通則所以期待天下之士甚至也又謂朱熹安貧樂道廉退可嘉則所以容養天下之士甚仁也

有君如此正聖道可明儒學可伸之時矣當時宰執間或且謂朱熹泥於所守而少通夫必嚴其所守而後求通則通不失正今乃重於通而輕於守則通之敝猶甚於泥也世亦有誦陳言持高論而不適而用者彼蓋孑孑然以文義自喜徒徇爲善之名而於理義未親切也理義誠盡則天下固無理外之事而可次第舉矣然則安可槩視凡務正學者爲固滯不通也耶今庸陋小成之說所以易售而信道者所以益寡由此等議論勝也 壽皇聖訓所及蓋將起學者空虛無用之病而或者進說乃惰於一偏豈非輔贊啓沃之大缺歟

皇太子免尹京

賑江東西水災

是月　皇太子免尹臨安　洪吉饒信等五郡水災命賑之　六月己巳臣僚上言近年州郡例皆窮匱不能支吾原其凋弊之因有揀汰之軍士有添差之冗員有措置和糴米之備償有綱運水脚錢之糜費有打造歲計之鐵甲有拋買非泛之軍器有建造寨屋之陪貼有收買竹木之科敷有起發揀中廂禁土軍弓手之用度有教閱民兵保甲之支費郵傳交馳使者旁午是數十者皆州郡之蠹所以致闕乏之繇也　陛下灼見其弊十已除去七八惟是揀汰軍人并離軍人及歸正添差不釐務州郡甚以爲苦日增月添無有窮已財賦所入有限而增添之費無窮

欲望特降指揮下吏兵部三衙在外諸軍都統總領司凡揀汰軍人并離軍使臣諸色添差不釐務人各相照應自來立定人數員闕不得過數差注分撥令共理之臣得以留意牧養詔從之

臣留正等曰　祖宗立國初意方懲藩鎮之患圖損其權以尊朝廷於是諸郡兵財之柄悉歸於上矣然其時賦役寬簡民物紓和猶未聞殫匱之憂也及　熙豐變法而取於民者頓加矣　崇觀廣侈而取於民者又益加矣中興未能弛之且有加焉是故郡縣空虛日甚於一日然則豈惟民貧之可慮哉國勢亦既弱矣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

禁非法聚斂　置蘄春鐵錢監

南北豐凶之異

則久盍思所以變通之乎　壽皇因臣僚言歸正添差并離軍等人困弊州郡欲指揮不得過數差撥即俞其請誠有意於固本矣

詔令諸路監司郡守不得非法聚斂並緣申請妄進羨餘違者重寘典憲令御史臺覺察　是月置蘄州蘄春鐵錢監歲以十萬貫爲額仍減舒州同安監歲額一十萬貫　秋七月庚子進呈江西轉運司申到一路州縣自六月十二日至十九日連日大雨早禾徑可成熟又奏淮南路申到雨澤霑足　上曰朕與卿等尤當上下交修以荅天貺又進呈郭剛元居實報北境旱久大無麥禾泗州東平府雄州蝗生河

統制官須遴選

守法以杜僥倖

以北饑饉流徙尤甚是日浙東江西兩淮等路申雨澤霑洽秋成可必　上曰淮水一葦可航而南北之異如此梁克家奏修德爲暴之應昭昭不誣　上曰朕與卿益當交修庶政以答天意　是月護聖步軍統制王世雄改除　上曰此軍統制官乃儲大帥之地不可不遴選其人　八月癸酉内批龍雲陳師亮添差梁克家等奏於指揮有礙　上曰卿等如此守法極好　上又曰僥倖之門蓋在上者多自啓之故人生覬覦心漢畫一之法貴在能守

臣留正等曰至矣哉　壽皇從善之速守法之堅反己之周也人主有所欲爲臣下執而不行多有

待於論說之詳及其從之亦多勉強甚則以忤旨不售又甚則譴斥隨之今大臣一言非惟樂從且褒諭再三非從善之速乎自昔事有關於人主之身猶易言也惟出左右權倖之意則往往難於轉移蓋其憑依甚親營求甚祕凡所以取九重之寵而拒絕外庭之議者甚巧是以人主每私焉不能自克今除授之私遽止不吝深言覬覦之因而有取於漢之畫一非守法之堅乎且諱過者人之情也聖語乃謂僥倖之門蓋在上者多自啓之洞然明白事當理盡非反己之周乎

戊子臣僚上言建康府駐劄御前後軍軍人李進

等各持刀刼盜馮念二家本軍差將官軍兵捉獲其
吏部人吏將獲賊人引用獲強盜法擬行推賞巳降
指揮孫福等四人各特與轉一官張顯等一十一人
各支犒設錢令看詳上件條法係是海行不干礙官
司軍兵即非本部合用條法今檢准見行條法諸監
臨主司所部犯法及失覺察者自有罪名何緣更當
推賞臣以謂當今要務莫先於軍政當罰而賞與賞
盜何異軍政如此紀綱法度後將奈何欲望特降睿
旨將本軍將佐孫福等四人推賞指揮特賜寢罷仍
乞參照前年戚世明部下軍兵杜彥等作過將佐降
官等指揮比類責罰施行其張顯係是隊將亦合一

軍兵刦盜罷主將

例行遣外其餘捕獲軍兵刦合依已得指揮推賞庶幾稍正軍律以警後來所有錄黄未敢書讀詔孫福等更不推恩捕獲官依已降指揮支賞吏部引法不當可從杖一百科斷

臣留正等曰兵不可不蚤正素治也司馬光嘗上疏論習軍政其一也以謂國家久安樂因循而務省事執事之臣頗行姑息之政於是姦邪怯懦之臣至有簡省教閱使之驕惰保庇羸老使之繁冗屈撓正法使之縱恣詆訾粟帛使之憤惋長此不已有以異唐之季世乎斯言誠深切矣況又將帥進或不以正無材智威信以馭其下甚至掊克士

詔興
水利
進呈

卒貧爲交結則紀律不復敢嚴平居無事弛慢以玩法怨悍以要賞糜所顧憚設有緩急變態百端並緣欺罔弊將若何且身隸五符而公肆奪攘於闤闠之中此甚無制度也本軍捕而獲之猶不足償失而何賞之敢冀夫其得是賞也必有委曲其間彼將卒習見朝廷法令之可遷就恩澤之可僥倖也則綱紀將日紊矣　壽皇英明果斷洞照情僞收用賞之誤懲援法之欺此雖一事而所以嚴朝廷重名器謹師律沮吏姦具在是矣

是月詔興水利　九月辛卯朔　是月進呈中興會要　太上　今上玉牒　台州饑命賑之　冬十

嚴遏糴之禁

月甲子臣僚言伏見浙東諸郡今歲例有旱傷如溫台二州自來每遇不稔全藉轉海般運浙西米斛粗能贍給訪聞浙西平江秀州管下邊海諸縣自來凡有他郡客人般運米斛例不放令出海前去是以糴販者稀少荒歉之處爲害甚大欲望特降指揮下兩浙轉運司并平江府秀州嚴行禁戢仍令重立賞榜許人陳告如有違犯將官員奏劾公吏斷配施行若其他有似此遏糴去處亦乞令轉運司行下禁戢詔從之

臣留正等曰遏糴之非霸主猶知禁之秦爲富强者也亦輸晉粟焉况王者如天地斯民猶吾赤子

梁克家罷相
曾懷右相
陳升卿賜出身
詔改元淳熙

而或出内庫銀絹代輸身丁錢撥上供錢對減四
川酒課而民間作佛老會以報 上恩詔漕臣以
水旱之實聞戒州縣檢放多是不實皆以賑飢恤
災而民被實惠矣
是月梁克家罷相出知建寧府從所請也 以曾
懷爲右丞相張説知樞密院事鄭聞參知政事沈夏
卿同知樞密院事尋以姚憲簽書樞密院事 十有
一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陳升卿賜出身除監察御
史 戊戌郊詔以明年正月朔爲 淳熙元年初詔
改元 純熙尋以取法 淳化 雍熙爲義改元
淳熙 辛亥臣僚言訪聞今歲旱傷非特浙東被害

如江西諸州例皆闕雨禾稻不收而贛吉二州尤甚江東之太平廣德淮西之無爲軍和州多是先被水患繼之以旱目今民已艱食其間州郡或有諱言境內災傷不即申陳致失檢放條限或有雖曾申聞措置賑濟事件朝廷未與行下切緣救荒之政譬如拯溺救焚勢不可緩今欲從朝廷專委逐路提舉官疾速巡歷災傷去處如委係失收不曾檢放或減放不實者仰將今年苗米依合減分數權行倚閣令候來年秋熟帶納其有和糴米斛拋降馬料及諸色科買並權與住罷一年應合賑糶賑濟去處許提舉官將一路見管常平義倉米通融撥借應副其有諸州已

條畫到措置賑濟事件朝廷速降指揮庶幾官吏便
可奉行百姓早被實惠詔從之
臣留正等曰自昔四方有災惟患言者隱其實小
其事不患其張皇也其捄災惟患奉行者吝於費
緩於備不患其過當也　元祐中蘇軾在浙西因
歲大旱次年復大水請于朝求所以賑荒者臣僚
乃或難之范祖禹歷詆其非朝廷於是多從軾之
請吳越之民遂免流散且是時方法　仁宗政事
凡有未便民者悉罷行之而臣僚忍視一方赤子
嗷嗷之急必令詳奏災傷分數賑貸次第若深疑
其虛濫不實者賴國家仁厚之積有餘君子多務

旌陳敏政家行義

忠實惻怛以承休德是以外有如軾內有如祖禹者反復開陳而上澤不壅矣　壽皇矜念淮浙江東西水旱之變既禁戢遏糴矣又戒實言荒歉矣至是又命逐路有失檢放之限更行體訪諸州應有賑濟之請無得稽遲凡可以寬斯民者無言不行豈非至仁歟

漢州什邡縣楊村進士陳敏政家特賜旌表門閭自敏政高祖母王氏遺訓至今五世同居並以孝友信義著聞本州以其事來上故有是命王氏年十八歸于陳歲餘夫卒守志不嫁在家事舅姑盡孝教子及孫皆篤學有聞節操行義著於宗族鄉閭鄉人不

郊祀得天貺

臘雪應期

敢以其氏呼之皆呼之曰堂前猶私家呼其母張商英爲之傳云　十有二月庚午先是十一月庚子曾懷等奏郊祀禮成普天同慶自原廟行禮陰雲𩅰雨既謁清廟瑞雪應期未明而霽以至青城宿齋圜丘蕆事天氣澄爽此皆聖德昭著故高穹降格靈貺如此　上曰如卿等所言然君臣之間正當修飭以答天貺可也是日進呈次　上曰臘雪應期二麥正仰此曾懷奏近得四方書問皆云冬至郊祀成禮瑞雪先期以爲殊慶可見四方氣候皆同今又得雪此乃陛下勤政願治聖慮頃刻未嘗不在民天地報貺蓋有自也　上曰卿之禱久矣聖人之意以謂修己責

有常固非臨時所能祈禱也

臣留正等曰天命之難諶詩書言之備矣自昔帝王所以敬天而奉若其意者必正心修德講學從諫任賢去邪勤政節用寬刑省役飭弊興利動容周旋與天為一是以天心悅穆災害不作而休祥應之不然意慮偏詖嗜慾膠固平日此心已與天不相似而乃暫施敬於祭祀之時望昭格於祈禱之頃天其果易動耶　壽皇嚴親祠之禮天地報貺瑞雪應期雲氣澄霽大臣方頌詠盛德而聖意愈加寅畏諭以正當修飭此其至誠悠久自強不息與帝王同符至是得雪大臣又且歸美不知聖

小事亦不創例

心所以對越上帝者盖無頃刻之不敬非一朝夕之積也切觀聖語云丘之禱久矣聖人之意以謂修己貴有常固非臨時所能祈禱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曰聖敬日躋上帝是祗 壽皇盡之矣

乙亥新知欽州鄭人傑欲乞於所在差兵級二十人逐州交替起發前去之任 上曰此雖小事恐其他援例不許

臣留正等曰天下之事皆當謹其微也況賜予者人情爭趍之始以爲小而輕予其一章援不已僥倖必多兵級二十人事甚小也 壽皇恐其他援

廣西鹽復官賣法

例卻之防微杜漸若是其嚴則夫祿秩爵命有大於此而法令所不許者寧復啓之乎此其爲後世訓也至矣

是月廣西鹽復官賣法從帥臣范成大之請也二廣鹽法自　靖康間行官般官賣法至　紹興八年後因臣僚言其爲利甚博遂改行鈔法節次更廢不一至　乾道六年逐司互有申陳遂自八年詔令兩路通販官鈔九十萬貫同認歲額然實於西路歲計不便遂詔廣西鹽住行鈔法撥還運司均與諸州官般官賣以充歲計

減三州丁絹額

是歲減紹興府嚴處州丁絹額

黎州蠻犯邊

黎州蠻犯邊　下闕

下闕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三

責監司稽緩罷

開閱不許設酒

交趾入貢

孝宗皇帝十三

淳熙元年春正月庚子 上宣示文字一紙云蔡洸具到衢州守臣并本路監司措置會子申繳文歷比他州稽緩守臣可恕所專責者監司其提刑趙彥瑞特降兩官曾懷奏賞信罰必要當如此 上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化天下也 己酉詔已降指揮令殿前司主帥於二月內就茅灘合教諸軍訪聞舊來每遇大閱主帥例設酒食如待客之禮可專劄下王友直毋得循習務令軍容整肅 庚戌進呈安南事 上曰安南入貢禮意可嘉可令有司

討論賜國名典故以聞　二月戊午朔進呈江西安撫司申檢準　紹興三十年七月九日指揮將諸路禁軍以十分爲率取五分專一教習弓弩手帥司每歲春秋選差將官前去諸州教閱緣　乾道新法按閱條內不曾修立詔令諸路帥司遵依元降指揮施行仍令敕令所修立成法　上曰諸路揀中禁軍土軍弓手須常令教閱責在守臣如有違戾當坐其罪

辛酉詔平江府將魏壽卿見存家產抄估補塡所侵盜官錢以臣僚言壽卿知無爲軍巢縣移易大軍錢二萬二千餘貫入己故有是命　庚午進呈差曹冠充沿海制置司幹官時冠差遣屢經繳駁　上頗

不可為人擇官

憐之朝廷欲以沿海制置司幹當使臣闕一員改作文臣幹辦公事處冠　上曰此却不可古者為官擇人未嘗為人擇官今乃因冠而改窠闕近於為人擇官也可别尋闕次處之

臣留正等曰傳曰人官有能也又曰聖王量能授官此為官擇人之說也夫為官擇人則必能是事者然後處以是官上無輕授下無曠瘝故職業修而治功立也若乃為人擇官非徇請託之私則行姑息之愛而已豈體國之義哉朝廷欲易闕以處曹冠　壽皇斷然不可且曰近於為人擇官聖訓如此誠可為萬世法也

禁諸軍請借　李天祚加封　步司弩手內教　用人二弊

庚辰詔州郡循習舊弊巧作名色饋送及虛破兵卒以接送爲名多借請受并假官權攝支請供給之類又聞諸司與列郡胥吏牙校月有借請蠹財困民致令歸正揀汰之人拖下請給仰諸路監司帥臣覺察　是月賜交趾國名安南李天祚加封南平國王

三月辛卯召步軍司中軍弩手射射鐵垛簾赴內教　庚戌臣僚言用人之弊一曰上下之分未嚴二曰義利之說未明何謂上下之分未嚴夫任賢使能人主之柄助人主進賢退不肖大臣之職近世一官或闕自銜者紛至始則悉力以求之不則設計以取之示以好惡而莫肯退聽限以資格而取求不已未

賑濟人特補官

聞朝廷有所懲戒也何謂義利之說未明居官司職義也皆公營私利也今中外求官者惟計職務之繁簡廩稍之厚薄既得之則指日而望遷援例而欲速公家之事未嘗爲旬月計也願明詔大臣深思致弊之由共圖革弊之術使士風稍振百官奉職從之

是月進呈浙西帥憲司保明進士施浦等各出米五千石賑濟欲遵格補官 上曰朕不鬻爵以清入仕之源今以賑濟補官却是爲百姓 初 祖宗因唐舊分別流品不相混淆故有出身無出身及進士上三名賢良方正曾任館閣省府之類遷轉皆不同犯贓及流外納粟尤不使汙士流蓋不待分左右也

官名去左右字　王之奇罷淮南帥

元豐官制行始一之然猶有一官而分左右者徒以少優進士出身而已至　元祐中遂自金紫光禄大夫至承務郎皆以有出身無出身分左右至犯贓則併去左右字論者尤以爲當　紹聖以後復去之紹興初方務行　元祐故事故左右之制亦復行至是有趙善俊者建言以爲本范純仁偏蔽之論請復省去從之　是春言者論淮南安撫使王之竒好爲大言備位無補欲爲脱身之計遂請分閫之行淮上荒殘之餘首建招誘耕鑿荒田多請官錢空名綾紙而去所招之人間以妄包已貇熟田計爲頃畝以補官者遂罷之之竒既罷淮南復分爲東西路　夏四

訓宗室名

詔舉制科

聚議用漢故事

月丁巳朔 是月宗正寺請訓宗室名異祖下廣字子連繼字 太祖下與字子連孟字 太宗下必字子連良字親賢宅多字子連自字棣華宅茂字子連中字魏王下時字子連若字 詔舉制科略曰昔我仁祖臨御親選天下十有五人崇論 議載在方冊慶歷 嘉祐之治上參唐虞下軼商周何其盛哉

五月丙申進呈臣僚劉子陳請伏見六部及諸寺監官同共討論勘當文字多是不曾聚議取辦臨時遂致考究未盡供報稽緩乞今後令所轄所隸官司會議供申 上曰此用西漢故事甚爲得體便可施行

己亥簽書葉衡言兵權繫於將帥民命宅於牧守

久任將帥牧守　論奔競壞氣節

二者之患每在數易望自今精加選擇使材稱其職然後力行守久任之說以破數易之害從之　甲寅著作郎木待問奏士大夫氣節不立惟在　陛下涵養作成如奔競之習最壞氣節不可不革　上曰當如卿言必見之賞罰使之懲戒

臣留正等曰恭聞　仁宗皇帝一日謂輔臣曰比來臣僚請對何求進者多求退者少耶王曾對曰苟抑奔競豈靜退則庶幾有難進之風矣士大夫氣節不立奔競實壞之然所以革奔競者固自有道也苟惟上之好惡不明下之趨嚮不一使奔競者卒得志將以善風俗難矣　壽皇謂必見之賞

罰使之懲戒可謂革弊兢之要道歟

六月丙辰朔詔王友直吳挺持身甚廉治軍有律凡所統馭宿弊頓除可並與建節旄武功大夫榮州剌史提舉台州崇道觀秦琪身任帥臣蠹壞軍政專事阿附貪墨無厭可責授舒州團練副使漳州安置

臣留正等曰兵法曰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矣夫馭將之道莫先於賞罰然焉得人人而賞罰之賞一以勸百懲一以警衆在乎至公至明而已 壽皇課諸將之功罪不崇朝而口口之旄節或竄以散階賞罰並用無所偏倚所勸懲者奚止

不許換易差遣　治薦舉不當罪　議祫享東向位

王友直吳挺秦琪等輩哉

戊午詔累降指揮已有差遣人不得干求換易比來約束寖弛日益奔競今後似此之人可依已降指揮三省具名聞奏當議降黜其已授差遣人朝辭訖限半月出門　己卯詔知漢州　沂主管宗道觀晁公退各降一官新州編管張松移南恩州沂等薦舉夔路鈐轄陳彥充將帥任使至是密院審察彥別無可采故也　是月詔議祫饗東嚮之位初吏部侍郎趙粹中言謹考前代七廟異宮祫饗則　太祖東嚮乃者　紹興五年董芬建議乞正　藝祖東嚮之尊謂太廟世數已備而　藝祖猶居第四室乞遵典禮

正廟制遇祫饗則東嚮得旨下侍從臺諫集議旣而王普復有請當時集議如孫近李光折彥質劉大中廖剛晏敦復王俁劉寧止胡交修梁汝嘉張致遠朱震任申先何慤楊晨莊必強李弼直皆以其議悉合於禮時臣叔父渙任將作監丞因陛對奏陳甚力據引詩禮正文乞酌漢太公立廟萬年南頓君立廟章陵故事別建一廟安奉僖順翼宣四祖禘祫烝嘗並行特祀而 太祖皇帝神主自宜正位東嚮則受命之主不屈其尊遠祖神靈永有常奉 光堯皇帝深以爲然即擢董弇爲侍從叔父渙爲御史是時趙霈爲諫議大夫以議不已出倡邪說以害正論而欲祫

饗虛東嚮今若稽之六經典禮三代之制度定　藝
祖爲受命之祖則三年一祫當奉　藝祖東嚮始尊
開基創業之祖其太廟常饗則奉　藝祖居第一室
永爲不祧之祖若漢之高祖其次奉　太宗居第二
室永爲不祧之宗若周之武王若僖順翼宣親盡而
祧別議遷祔之所則臣亦嘗考之祔於德明興聖之
廟唐制也立太公南頓君別廟漢制也前日王普既
用德明興聖之說而欲祔於景靈宮天興殿朱震亦
乞藏於夾室今若別建一廟爲四祖之廟或祔天興
殿或祇藏太廟西夾室每遇祫饗則四祖就夾室之
前別設一幄而　太祖東嚮皆不相妨庶得聖朝廟

蠲放旱傷稅賦

東路自　淳熙元年為始作三年帶納江東路候豐熟作兩年帶納江西路即不曾據州軍報到災傷數上曰既是災傷若與倚閣稅賦亦無從出可並與蠲放如有已納數目與理充一年合納之數

臣留正等曰持法守常者有司之各道也損上益下者聖主之至恩也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即位以來勤求民瘼愛養民力寧儉於用而不肯使天下之匱乏寧無餘而不肯使天下之不足蠲逋已責指利與民殆未易以縷數而四蜀之市估二廣之鹽筴所以與之者雖百萬計不吝也其他或因守臣之請或因監司之言斟酌裁損以厚天下者

又不一而足　乾道之旱兩浙江東西倚閣之數米以斛計者九十七萬有奇而絲綿羅絹不與焉浙東江東錢以緡計者十四萬五千三百有奇而江西不與焉始也止欲倚閣俟豐歲而後取聖訓所宣特與悉蠲除之雖天下之澤豈有踰於此哉夫財散則人聚本固則邦寧民之愛戴有隆而無替者其必原於此矣

丁酉詔諸路州縣市令司日下並罷官司及在任官收買物色並依民間市價支錢不得科抑減剋如違以違制論許民户越訴

臣留正等曰古者有司市之官辨物而平市俾市

存撫歸正人

胥以莫買又有買師以令之使有常買凡若此者皆以爲民也市令司之設其始亦不過掌物價之貴賤以時知其登下而已吏並緣以爲奸顧厲民以自養至於官取之價反輕於民其何以使商賈皆悦而願出於王之市哉聖慮及此誠仁政之所先也

癸卯中書門下省奏關外四川沿邊諸處及金州上津皆有歸正等人詔令四川安撫制置司行下都統司將上件歸正等人常切存撫毋令失所

臣留正等曰嚮化慕義有不可却之情則綏撫安輯有不得已之費況南北之勢未合則激勸之道

當然其可恤一時之費而忘萬世之計哉辛巳之役國威大振自潼關以西臨洮以東黄河以南長淮以北莫不響應幾半天下而與敵抗是時不吝爵賞不惜金帛駕馭天下之豪英而用之又豈拘於尋常之尺度哉王世隆起於山東及其歸也便殿召見賜之金帶鞍馬即日拜武功大夫而爲御前統制官矣耿京起於濟南及其遣人進表也即加天平軍節度使而爲檢校少保矣其餘或以一城歸或以一旅至莫不顯賞以旌之而其有戰功之多者事定之後或廩之於諸司或餉之於諸軍或官之於諸郡有任滿接續請給之優恩有未滿

詔守臣躬視水災

三月陳乞差遣之異遇昔之歸正者不磨勘不奏薦而今則有磨勘奏薦矣昔之補官者有減五官減三官而今則並免減矣以至淮東置五十四官莊以給歸附之人假之牛具畀之糧種者亦皆以其持愛君之心而至慕中國之義而來則恩意以懷之亦不可後故也

甲辰詔沿江被水之家令守臣胡與可躬親巡門相視既而相視到被水貧乏之家六百三十有八詔令左藏南庫每家支錢五貫文仍許於沿江白地二百畝內依元來丈尺指射蓋屋居止量入白地租錢

戊申江東提舉潘甸言被旨所部州縣措置修築

命諸路開具修陂塘

明大臣誣謗

令密院公心差除

濬治陂塘今已畢功計九州軍四十三縣共修治陂塘溝堰凡二萬二千四百五十二所可灌溉田四萬四千二百四十二頃有奇詔劄下諸路依此逐一開具以聞　是月曾懷復相先是臺臣詹亢宗李棠論李杓王宗已因中懷懷遂求退且乞辨明誣謗續棘寺根究無實乃貶責亢宗及棠而復相懷續言者又論參政姚憲與亢宗等通謀陷懷以求傾奪其相位乃罷憲尋責南康軍居住　八月庚辰　上曰密院差除切須公當如親舊有乞差遣者須分明具出資格合入差遣將上侍朕處置庶免人言　壬午　上諭宰執曰朕進用人才初不因其薦引之人而為之

不以薦主去留人才

去留唯其當而已若薦者偶以罪去被薦者相與爲奸則當併逐若初不阿附而有才能當依舊用之楊倓奏　陛下聖訓誠爲至當　上又曰鯀之爲人初不害禹之成功倓又奏　陛下聖訓及此誠堯舜之用心矣

臣留正等曰聖王之用人也猶工師之用木長短、大小各隨其才而器之惟至於朽折敗腐者而後置之不可用之域其人果賢也吾用之果非賢也吾去之是用人之道也不觀其人之賢否而視其薦者之去留是教天下之士使爲黨也驩兜之薦共工皆斥之可也四岳之薦鯀四岳豈鯀之黨哉

喜太
上壽
康

君子以道相同衆人以利相從然則其有黨者必
非君子也然世之病君子者必爲黨之一說何者
不如是不足以惑人主而盡逐天下之異己故也
聖訓及此固以深燭君子小人之情僞天下之福
孰大於是

九月戊子宰執奏事畢　上顧謂曾懷等曰前日
詣德壽宮　太上飲酒樂甚　太上年將七十而步
履飲食如壯年時每侍　太上行苑囿間登降皆不
假扶掖朕見　太上壽康如此喜固不可言及回顧
皇太子在側時和歲豐中外無事人情熙熙三世同
此安榮其樂有不可形容者懷等奏此皆　陛下聖

在京官更迭補外

減放江湖路秋苗

德聖孝昭格天地有以致之　庚寅詔行在職事釐務官自今任滿非擢用者並依資格更迭補外　壬辰詔江西湖南路累經災傷所有上供米斛逐年已行減放外今年雖是豐熟尚慮民力未甦所有第四第五等人戶合納　淳熙元年秋苗特與蠲放一半如州縣輒敢違戾拘催許人戶越訴及不得容縱人吏作弊將第三等已上稱第四等以下人戶減免並令監司覺察按劾聞奏　乙未進呈淮東安撫司申商進等私攬戚三等銀過淮北分與北榷場牙家事發有銀牌天使走馬到泗州徑入獄審問陳二及攝同知趙德溫并一管軍千戶對問　上曰彼能如此

不以北人恭順為喜

甚是楊倓奏敵主本無他但其臣下有妄生事 上曰然切不可以此爲喜於理固當安靜然非我君臣之志也可以此意宣諭三省

臣留正等曰戰國之時齊居山東事秦最謹不見兵革之禍然而不免於亡者恃秦之不我病也諸葛亮之在蜀無一歲而不出師所以保國之道其在於斯歟夫有急則坐薪嘗膽以爲憂無事則翫細娛而忘天下之大患爲國遠慮者豈如是乎昔者 慶歷盛時契丹既守和好夏國亦受封册韓琦建言謂當此之時便謂太平無事則後必有大憂又況大統之未一大恥之未雪其可一日而少

以正觀諫錄為進鑑

忘於此歟然則不以敵國之懷為安而常慮天下之危聖謨洋洋非天下之至明其孰能與於此哉

新知隨州蔡戡奏論唐太宗正觀諫錄上曰從諫正是太宗所長此書置之座右可為規鑑

臣留正等曰從諫帝王之盛烈唐之太宗有焉正觀之治仁義既效此非從諫之驗歟若昔 皇祐之際唐介言事忤旨初欲貶春州別駕再移英州又改為潭州通判未幾而復召再居言職 仁祖之量天地不足以侔其大也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之德莫大於聽言 隆興之初士氣激昂蓋駸駸乎 皇祐之盛近臣論事言雖切直莫不寬顏

治苞苴受賂罪

聽納雖小臣一時賜對之言尤簡記於數年之後好善之意同符 仁祖而猶有取於唐之太宗者謙德之至也

丁未詔張蒍不合輒受賄賂追三官勒停郴州居住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李川不合私通饋遺降授武功大夫吉州刺史右武大夫楚州團練使王公述輒以財請求軍職降授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放罷左武大夫貴州刺史宋受降授右武大夫修武郎閤門祗候劉士良降授保義郎並放罷內張蒍係武經大夫文州刺史特於遥郡階官上追三官

臣留正等曰時方用兵則疆場之上有智力者皆

自致於功名息兵不用則軍旅之中雖庸儒者皆足以容其不肖由是僥覬之心生而賄賂之謀勝矣夫以文帝之嚴尤寛於張武之受金而聖斷剛明獨不恕於張薦之受賂者蓋方修明軍政之時誠不可以開僥倖之門也豈以一說之故而撓國家之法哉同時降黜若李川若王公述若宋受若劉士良各有嚴謫之辭凜然可畏而於王公述之制有曰惟其背公營私日以苞苴請托爲事則侵牟士卒以自膏潤蓋理之必然者燭物之情何其明也冐濫之風於是乎革矣

是月曾覿開府儀同三司　幸玉津園宴射　冬

嚴賣易恩澤禁

蠲紹興上供

戒士夫用術數

十月壬戌詔自今違法賣易恩澤及薦舉受賂之人因事敗露有司定罪外更取特旨重作行遣　戊辰詔紹興府今年合起發上供苗米四萬三千五百石特與蠲放以守臣張宗元言諸郡旱傷故也　十有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丙戌簽書樞密院事楊倓劄子奏近因奏事論及時政伏蒙宣諭朕嘗訓戒士大夫曰待敵當用詭道在朝當用誠實百餘年來嘗患西北强而中國弱正緣反是待敵既無奇策動則爲敵所窺在朝以術數相傾以躁競取進風俗之弊當捄正之仰惟聖謨嘉言切中時宜臣備位樞臣躬受玉音欲望宣付史館詔從之

戒執政徇私

臣留正等曰華夏之分不可瀆也雖恥之義不可忘也切窺天王之用心安肯一日而忽於此哉天下譬之一身中國猶元氣也西北猶外邪也士大夫不以術數相傾各竭其力以事君則中國之强誠如元氣之充雖有風寒果何自而襲之故夫天下之禍亂皆有所自來而外敵之盛衰係乎中國之强弱聖訓之意深矣

甲辰以龔茂良參知政事因奏事畢賜坐 上顧葉衡及茂良曰兩參政皆公議所與衡等起謝 上從容曰自今諸事不可徇私若鄉曲親戚且未須援引朕每存公道設有未是處卿等宜力爭君臣之間

君臣不事形迹

曾懷罷相

論祖宗留意聖學

不可事形迹房杜傳無可書之事蓋輔賛彌縫不見于外所以能然衡曰皐夔稷契在唐虞之朝其見於後世者都俞吁咈數語而已茂良曰大臣以道事君遇有不可自當啓沃豈容使迹見于外　曾懷罷相除職奉祠懷以疾自請也　以葉衡爲右丞相　己酉著作佐郎鄭僑劄子論　祖宗朝每日召見講讀官至　仁宗朝始有間日一講之制　上曰自　太宗　真宗始置侍讀講官於聖學尤爲留意

臣留正等曰堯舜之稽古禹之好善言湯學於伊尹高宗學於甘盤又學於傳說緝熙光明之歌於詩汲汲皇皇之載於傳記夫豈誦說云乎哉蓋將

上用恩下守法

以啓德性之高明輔聞見之廣博鑒古今治亂之幾達人情事物之變修之身而形之天下存之心而見之事業　列聖相承共由此道雖以天縱之資尤不忘於講學而天下之士梏於小智之私徇於偏見之陋顧乃以學爲末者是豈足以識聖學之妙哉

壬子進呈江西漕臣錢佃等奏興國軍以公使庫酸敗酒散下通山等三縣抑勒百姓高價収買臣等雖已禁止乞嚴行禁約事　上諭葉衡龔茂良曰奉行法令在下不可不嚴事既上聞却當從寛然後各得其宜今屬郡違戾監司已置不問而乞朝廷嚴行

禁約事體不順遂詔令本路監司開具散酒當職官吏姓名申尚書省

臣留正等曰古之王者三宥然後制刑公猶使人追之上用其恩而厚下守其法而嚴上下之職分固如是也監司不任怨而每事欲取必於朝廷之施行則果何以法爲哉宜乎聖訓之丁寧也

十有二月甲子詔臨安府鹽官縣三鄉旱傷可減放苗租等六千三石八十石先是本鄉人告旱傷本府差察推方傑減放止一千六百一十石漕司委準備差遣方伯達同本府糧料院錢閱知縣李宗文再同檢視合放上件詔方傑展二年磨勘　丁卯詔前

前軍　中軍　內教

修吏部七司法

因立例法之弊

軍與中軍各帶甲射射爭賞內弓箭手以六十步每人射八箭要及五分親弩手以一百步每人射六箭前軍以十三日中軍以十四日並射射鐵垛簾赴內教　是月修吏部七司法參政龔茂良言官人之道在朝廷則當量人才以擢用在銓部則宜守成法以差注蓋法者一定不易如規矩權衡不可私以方圓輕重也夫法本無弊而例實敗之法者公天下而爲之者也例則因人而立以壞天下之公者也昔者之患在於用例破法而比者之患在於因例立法今吏部七司法者自晏敦復裁定有司守之以從事可以無弊緣臣僚申明衝改前後不一率多出私意徇人

淮南復分東西路魏王治二州愛惠

情向者　陛下深知其弊嘗加戒勑毋得用例破條然有司巧於傳會多作條目於是率修立成法矣臣謂用例破法者其害淺因例立法者其害大宜詔有司講求本末將新舊法相與參考舊法非大有所牴牾者弗可輕去新立條制凡涉寬縱於舊法有違者一切刊正庶幾國家成法簡易明白可以遵守從之

是歲淮南復分為東西路　皇子判寧國府魏王愷徙判明州治二郡咸有惠愛

泉州左翼軍帥司聽節制

節館職錄策

增入諸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四

孝宗皇帝十四

淳熙二年春正月甲申朔　二月癸亥詔泉州左翼軍去朝廷二千里每事必申密院殿司恐致失機自今遇有盜賊竊發一時聽安撫節制　三月己丑進呈何澹試館職策有御筆勾處奏審取旨　上出文字一紙乃錄其策中所言堂闕歸部亦有未便舊法吏部長貳得以銓量年老不堪釐務之人令不復有所進退近來引見選人改官未聞有不許改官者上曰恐所言有可採者不欲遺之後五日檢照條例將上申嚴舊法令吏部從實銓量并引見選人改官

擢詹騤等及第
楊甲直言忤旨
降會子換銅錢
楮幣少而重

於進卷內具出舉主所薦事狀如係捕盜人即詳具所得功賞之因從之　是月親試舉人賜詹騤以下及第出身有差尋特御射殿引正奏特奏名按射推賞有差後遂為例　蜀人楊甲對策言恢復之志不堅者二事其一謂妃嬪滿前聖意幾於惑溺其一謂策士之始其及兵者不過一言而已是以談兵革為諱論兵革為迂也　上覽對不悅寘之第五　是月降會子五十萬貫付兩淮收換銅錢　夏四月壬子朔內殿進呈淮東西兩總領各乞以金銀兌換會子支遣　上曰綱運既以會子中半入納何故乃爾闕少葉衡龔茂良奏緣朝廷以金銀換收會子樁管不

用金銀價低軍人支請折閱所以思用會子　上曰
何幸得會子重但更思所以闕用之因三日復宣問
及此衡奏戶部歲入一千二百萬其半為會子而南
庫以金銀換收者四百餘萬流行於外者纔二百萬
安得不少　上曰此是戶部之數不知兩總領所分
數入納如何兩處且各以三十萬與之兌換金銀及
錢良臣申到民間入納闕少會子并兩淮收換銅錢
已支絕會子乞再給降　上曰會子直如此少茂良
奏聞得商旅往來貿易競用會子一為免商稅二為
省脚乘三為不復折閱以此觀之大段流通　上令
應副因宣諭曰卿等子細講究本末思所以為善後

除已青
豁放苗

之計

臣留正等曰以楮爲幣其始行之猶未至於流布自發內帑所積以易之而後楮幣重於黃金雖有僞之亂眞與夫易於欺隱之爲弊而三十年間其重也有加於前日者蓋得其所以權輕重之道也然猶聖訓丁寧思所以爲善後之計豈非以是爲權宜之制乎聖慮所及其深遠矣

乙卯進呈江西湖南昨得旨以頻年旱傷第四第五等人户合納秋苗特蠲一半切恐諸郡支遣不足緣此數擾及民上曰比是特恩又所爭止十七八萬斛可並於上供數內除豁仍禁戢不得輒有敷擾

許人戶越訴將違戾官吏重作施行
臣留正等曰蠲減之難蓋拘於上供之不可闕
仁宗皇帝嘗因水旱詔減上貢然後惠利及於斯
民　壽皇聖帝自即位以來蠲逋已責亦云多矣
而　淳熙改元江西湖南所減斛以萬計者十有
八悉於上供之數而除之節用以裕民至哉之仁
與天同其大矣
戊辰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吳挺劄子切見
四川諸軍近年以來兵將官差除廢罷雖名爲出自
宣撫司其實多自諸司官屬及州縣官造作毀譽推
薦中害往往罪賞不當因此兵將官不以職事爲意

兵將官奔競交結

專務奔競交結乞指揮嚴行戒飭詔令宣撫司常加覺察如有違戾具名申奏重作施行

臣留正等曰風俗之弊至於毀譽之亂眞交結以媒進其在遠方容或有之主帥之言要之未必盡然而聖主爲之戒敕亦足以見皇明之燭雖遠而必從雖微而必察四方萬里如在畿甸之中此所以天下之大而運之一堂之上也

久任知縣

五月己丑詔知縣並以三年爲任從知饒州王師愈之奏也

臣留正等曰古者吏與民相親宣吏布於六鄉之中又何嘗有遷徙更易之勞哉故夫言焉而民聽

之令焉而民從之後世旣異於古而又不使之久任以千萬人之情僞而聽於一令之耳目雖得賢者爲之猶恐難乎其爲力也三年爲任則官脩其業民習其敎古之意爲近之矣

辛卯宴宰執於澄碧　上曰今歲雨暘時若蠶事已畢聞諸處麥已登場米價低平百物俱廉可喜遂汎問中外事葉衡等各以所聞對　上曰自三代而下至於漢唐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何故衡奏正爲聖君不常有如周之八百年所稱極治者成康而已上曰然朕嘗觀無逸篇見周公爲成王歷數商周之君享國久遠眞後世龜鑑未嘗不以此爲戒衡等同

以無逸為龜鑑

奏 陛下能以無逸為龜鑑誠 宗廟社稷無窮之福也

臣留正等曰人主之德成於憂勤而敗於逸樂成王之賢未必遠過於商之三宗蓋以衆賢在朝相與講明天下之理推之於稼穡之艱難而驗之於小人之怨詈據舊鑑新日就月將遂成賢君之名無逸之書之效也仰惟 至尊壽皇聖帝天資之高聖德之不可及然猶有取於是書則夫保天下之治於無窮也蓋原於此矣

上又語及君臣相遇之難曰如陸贄之於唐德宗不謂不遇朕嘗覽奏議喜其忠直次第見於施行龔茂

喜陸贄奏議

用人不可分黨

良奏蘇軾在經筵繳奏陸贄奏議其表云人臣獻言正如醫者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陸贄不遇德宗今 陛下深喜其書欲推行之是亦遇也上又汎論用人不可分別黨與須當盡公又曰朝廷所用止論其人賢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四十餘年不解皆緣主聽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兵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嘗笑之爲人主但公是公非何緣爲黨衡等同奏文宗優柔不斷故有此語 陛下聖明英武誠非難事 上曰此所謂坐而論道豈不勝如絲竹管弦皆起謝

臣留正等曰自古小人之欲害夫君子也其說有

二曰好名也曰歸過於人主也至於逐君子而去之則必歸於朋黨之一說黨之名立黨之說行則善士之容於朝者少矣君子去則小人之志伸極其所爲皆足以召天下之禍信史所載殊途一轍

聖諭用人不可分別黨與王音所傳天下稱誦亦孰敢有不精白以承休德者哉

龜鑑曰召於選德見於祥曦引於水殿宴於澄碧從容坐席之間上下射飲之樂非但曰禮樂相示而已凡軍國大政古今理亂有事當商確者不妨專奏有疑當關決者隨即徹聞如某事未施行則以不肯任事責魏杞如某除未公當則以徇情廢

戒士夫清議

上用中于民

法責允文且謂朕有闕失卿等不可不極言非聽
納之勤能如是乎
上又曰朝廷所行事或是或非自有公議近來士大
夫又好唱爲清議之說出語一出切恐相師成風便
以趨事赴功者爲猥俗以矯激沽譽者爲清高駸駸
不已如東漢激成黨錮之風殆皆由此深害治體豈
可不痛爲之戒卿等可書諸紳茂良奏曰唐末白馬
之禍害及縉紳至有清流濁流之說然惟大中至正
之道可以常行　上曰朕常日所行乃執其兩端用
其中於民衡等同奏舜之所以治天下者其要在此
六月癸亥進呈内降李顯忠奏陳乞女夫添差東

上下堅守法度　用人在久任　定補外帶職格

南第四副將趙鼐差遣奉御筆再與前任差遣緣無
添差恩例有礙近降指揮　上曰卿等合如此理會
既礙指揮則已大凡法度須是上下堅守　乙亥臣
寮言用人之道未有不以久任為說諸路則監司帥
守諸軍則都統統制此尤不可不久望詔大臣求材
預備待其或闕則取而用之如此則官得其人可久
於其任從之　是月定補外帶職格從左司諫湯邦
彥之請也邦彥言　陛下憂勤萬務規恢事功然而
國勢未强兵威未振民力未裕財用未豐其故何耶
由羣臣不力故也望自今而後中外士夫無功不賞
而以侍從恩數待有功之侍從以宰臣恩數待有功

使　上曰未可向來正緣所出數多致有前日之弊
今須少待徐議施行
臣留正等曰幣之以楮權時之宜也斂散之得其
術則未始不便於民　大觀嘗改四川交子爲錢
引矣蓋自取湟廓增之以助軍費由是比天聖一
界逾二十倍價益損矣及其換也以新交子之一
易舊交子之四因多寡而爲重輕其驗可考也觀
之於此聖主之慮深矣
丁未　上宣諭葉衡等曰賈和仲朕本欲行軍法然
其罪在輕率進兵朕觀漢唐以來將帥被誅皆以逗
遛不進或不肯用命令和仲正緣輕敵冒進誅之却

議和失罪　賈仲律
彗西　出方
張論西法　栻廣盬

恐將士臨敵退縮俟勘到情犯別議施行先是　上宣諭衡等賈和仲與茶賊戰失利當治其罪此須商量要歸於當朕非固欲誅之和仲當一小寇乃失律如此設有大敵當如何不誅恐無以警諸將然誅一人須要是卿等更熟議　是月彗出西方　八月甲戌廣西經略張栻言諸郡賦入甚寡用度不足近年復行般賣鹽此誠良法然官般之法雖行而諸郡之窘猶故蓋以此路諸州全仰於漕司漕司發鹽使之自運除本腳之外其息固有限而就其息之中以十分爲率漕收其八諸州僅得其二逐州所得既微是致無力盡行般運而漕司據已撥之數責八分之息

湯邦彥使北　淮襄等依舊分路　黃茂材教六花陣

以爲寄樁則其窮匱何時而已幸有僅能般到者高價抑買豈保其無欲乞委本司及提刑鄭丙漕臣趙善政公共將一路財賦通融斟酌爲久遠之計既於漕計不乏又使一路州郡有以支吾見行鹽法不致弊壞從之　是月湯邦彥使敵請河南陵寢之地也

九月辛卯詔楊廬荊南襄興元金興州依舊分爲七路每路文臣一人充安撫使以治民武臣一人充都總管以治兵　丁酉知荊門軍黃茂材言唐李靖六花陣法出於武侯嘗因陛對畫圖以進比帥司奉詔令州軍見管民兵以七十五人爲一隊正合李靖兵法遂將本軍義勇民兵分爲七軍每軍旗幟各別

色號置造兵器候今冬躬自教習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可以成六花陣令來荊南府差將官前來本軍教閱恐只沿習軍中之法乞將本軍民兵自教兩月卻差荊南將官一員閱視從之

己亥龔茂良李彥穎奏省院各止獨員臣等於擬除批旨等事皆不便　上曰朕深入思慮以未得其人故爾遲遲因汎論中外臣僚　上曰爲宰臣須胸次大乃能容物茂良奏誠如聖諭坤之六二乃大

論宰臣當容物

臣文其辭云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直方之德須大乃能有容　上曰居此位安可不大彥穎奏後之爲輔相者往往先有忌克之心以故不能容　上曰士大

士夫知道者少

重邊郡選辟

夫更歷外職任未見其短纔居政路便覺有此等病茂良奏書之秦誓曰如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云云蘇軾爲之訓傳謂前一人似房元齡後一人似李林甫 上曰此說極當次日内殿奏事畢茂良等謝昨日聖訓 上曰今士大夫能文者多知道者少故平時讀書不見於用 庚子詔階成西和鳳州當職官以下令本路帥漕司於四路在部官同共選辟并體量見任人委實癃老及不堪倚仗者並申制置司躬親審量保明申取朝廷指揮其所辟官不許辭避所有邊賞一節令吏部看詳申尚書省以知成都府權四川制置使范成大所奏也

范成大乞互相應援

葉衡罷相

臣留正等曰關外四川最為極邊之地吏之不得其人可乎其後十月乙未又有旨四川守臣舊以統制官兼令都統司審擇保明奏差通判令制置司保明選辟見任知通令兩司各行審量能否聞奏誠使一郡之内皆得其人則遠方之人如在畿甸之内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之意可攷於此矣

甲辰制置范成大言相度乞下興州都統司如鳳州不測緩急所有應援一節一面應機將附近軍馬遣發前去却申制司照會從之　是月葉衡罷相以諫官湯邦彥論其奮身寒微致位通顯未聞少有裨益惟務險愎以為身謀也初命知建寧府言者不已

禁私易官吏

給亭户納鹽手歷

遂罷之　閏九月庚戌詔諸路常平司每歲於秋成之際取見所部郡縣豐歉各及幾分如有合賑糶賑給去處即仰約度所用及見管米斛若干或有闕少合如何措置移運並預期審度施行仍須管於九月初旬條具聞奏　辛酉浙憲徐本中言近者州郡率用私意更易官吏不申省部不報監司移郡之邑移邑之郡或以他官而兼攝或以里官而任重往往辭繁就簡捨薄從厚請求僥覬惟利是趨易置紛然寖亂舊制理宜戒飭從之　壬戌詔浙東提舉鹽司體訪浙西提舉薛元鼎措置印給亭户納鹽手歷式様將合支本錢盡數秤下支給毋致積壓拖欠先是元

詔浙東修水利

小官不許再任

守祖宗成法

定坊場祖額

鼎印給手歷遍給亭户令賫歷就秤下支錢至是復令浙東行之　丁卯詔浙東今歲間有旱傷州軍仰轉運提舉日下委官興修水利召募本處闕食人支給錢米因此存濟趂時修築不得因而科擾　辛未進呈淮南轉運司申濠州鍾離定縣巡檢耿成令再任　上曰　祖宗成法惟監司及沿邊郡守方許再任耿成雖有勞效已經再任不欲以小官差遣壞祖宗成法因論及國家承平二百年法令明備講若晝一儻能守之自足爲治蓋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　是月賑兩淮饑　冬十月戊寅朔詔浙東合納内藏庫坊場錢可依自來立定祖額　庚辰詔昨令

具修利　不陞服　賞川職　如上后號
析水官　許降屬　李舉　太帝尊

諸路興修水利以備旱乾今歲旱傷江東淮東爲甚
未安當來如何興修元興修官具析以聞從門下省
請也　丁酉進呈御筆將上臣僚奏吳益王府多字
號宗子係　英宗四世孫祖免親乞陞等換官并每
月添支錢米及雇募人等　上曰此事須當討論恩
數即可與如服屬亶容輒有陞降　壬寅　上諭執
政曰李川按劾統制官解彥詳等不能平賊此甚可
喜風俗委靡務爲姑息以徇人情此弊非一日朕每
見有能舉職者須與激勵李川昨曾降官令可與復
元官更轉一官　十有一月戊申朔日南至加　太
上帝后尊號　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

不受王揖羨餘

緯文太上皇帝　壽聖齊明廣慈太上皇后　戊午進呈提點坑冶王揖奏剗到本司寬剩錢十萬貫欲乞進入以裨慶賚之萬一　上曰此不可受亦不須却宜令就本處樁管充製造軍器使用龔茂良奏是舉不惟可遏獻羨餘之原亦使中外聳然莫測聖意所在

復祖宗會計録

癸亥臣僚言　祖宗時有會計録備載天下財賦出入有帳一州以司法掌之一路以漕屬掌之紹興七年臣僚有請倣　本朝三司之制專舉提舉帳司總天下帳狀以户部左曹郎官兼之積習既久視為文具乞詔户部條畫申嚴措置俾天下財賦有所稽考不致失陷從之　戊辰進呈知靜江府張栻

奏保伍之設誠戢盜之良法臣自到官以來講究措置施行於靜江境內頗得其效近復以推於一路乞下有司攷訂斟酌申嚴而行之　上曰張栻頗留意職事可委諸路州軍守臣詳廣西已行事理措置施行帥憲司常切覺察毋致稽慢　栻尋又奏本路備邊之郡九而邕管為最重邕之所管輻員數千里而左右兩江為最重自邕之西北有牂牁大理羅甸自杞而西南有白衣九道安南諸國皆其所當備者然邕之戍兵不滿千人所恃以為籬落者惟左右兩江溪洞共八十餘處民兵不下十萬首領世襲人自為戰如古諸侯民兵之制其去邕管近者餘三百里遠

治修水利不職罪

者近千里所恃以維持撫馭之者惟提舉盜賊都巡檢使四人各以戍兵百餘爲溪洞綱領其職任可謂不輕矣可不遴選其人謹護其土以爲南方久遠之蔽乞依　大觀指揮許本司奏辟從之　已上進呈

提舉江東潘甸提舉淮東葉翥權發遣平江府陳峴具析到修治陂塘事　上曰昨委諸路興修水利以備旱乾今歲災傷乃不見有灌溉之利若非當來修築滅裂即是元申失實內江東已修去處最多被傷分數尤甚於是潘甸特降一官落職葉翥特降兩官陳峴特降一官

臣留正等曰恭惟　壽皇聖帝務農而憂民雨暘

必關念慮蠶麥致形詔書水利之興在在而有其以功績聞者既加之賞矣否則罰亦必行是以年穀屢登田野加闢雖有水旱民無菜色蓋以聖心勤民之切而有司先備之素也

申嚴大臣見客禁

甲戌詔大臣日見賓客有妨治事累有指揮如侍從兩省官三省樞密院屬官有職事於聚堂取稟私第除侍從外其餘呼召取覆等官每日各止許接見一次出榜私第可常切遵守施行

肅朝儀

十有二月丁亥詔近來赴朝臣僚於殿門內輒行私禮朝儀不肅有違條法令閤門覺察彈劾

臣留正等曰周官掌治朝有職禁慢朝有法然後

行太上慶壽禮　更定强盜賊法　併左藏南庫封椿庫

君道尊如上帝主勢重於萬鈞聖詔丁寧聞者加
警會朝之間其孰敢有不肅者哉
甲午行 上皇慶壽禮以 太上皇帝來年聖壽
七十預於立春日詣德壽宮行慶壽禮大赦 是月
更定强盜賊法詔比舊法增一倍定罪 併左藏南
庫封椿庫提領左藏封椿庫顏度言今相度欲將南
上下庫及封椿上下四庫併為二庫以左藏南庫左
藏封椿庫為名將兩處錢物乞從朝廷各行就便對
兌並不用上下二字不須添置官吏就用各庫官吏
合干人等從之遂以左藏南上庫充左藏封椿庫對
兌時內旨取撥南庫緡錢色目寖廣龔茂良奏朝廷

龔茂良講求財用

李燾上兩朝通監

所急者財用數十年來講究措置靡有遺餘而有司乃以窘匱不給為言臣因取其籍披尋本末源流具見積年出入之槩大抵支費日廣所入不足以當所出之數至 紹興十七年所積盡絕每歲告闕不過二百萬緡至二十四年以後闕至三百萬緡而 乾道元年二年闕六百餘萬緡爾後却有增收鹺錢色目粗可支吾有司失職無以為計專指南庫兌貸給遣臣復講求南庫起置之因其間經常賦入蓋亦無幾而屬者支費浩瀚約計僅可備二三年之用若繼自今撙節調度可無倉卒不給之患因條具以聞

上感悟 是歲江西轉運副使李燾上 神 哲兩

置饒州大都司
閩浙福建兩兵土

朝續資治通鑑長編自治平四年三月盡元符三年正月以王揖爲都大提點坑冶其合差官令揖奏辟尋移司饒州歲鑄以十五萬爲額口口

淳熙二年春正月戊申朔二月辛巳上御便殿閱兩浙福建土兵上曰軍士皆好身手教閱再三數月事藝已精熟弓弩手自可比殿司之數因諭輔臣曰向來兀朮入攻陳思恭邀截于平江官軍乃用長槍不能及敵兀朮遂以輕舸遁韓世忠江上之戰亦然若用弓弩兀朮必成擒矣今次州郡起發禁軍土軍極整肅茲又及時遣歸更加激犒他時調發必易集也三月丙午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進呈

進呈上皇日歷　不給四川借職田　公舉監司郡守

上皇日歷夏四月戊寅進呈四川總領所乞再借四路職田租課十年歲爲錢十二萬貫充揀汰人請給　上曰昨借諸路職田尋已給還四川自當一體豈可再借龔茂良李彥穎奏圭田所以養廉誠不當借　上曰卿等可契勘別撥錢作揀汰人請給職田自今歲便與給還　龔茂良等奏昨已繳進令侍從臺諫兩省官薦舉監司郡守指揮未審曾經睿覽否上曰薦舉本欲得人又恐干求請託却長奔競之風茂良等奏天下事未有無弊雖三代良法久亦不免於弊今　陛下既欲精選監司郡守非薦舉何由知之　上曰若令雜舉則須衆論僉允庶幾近公況又

禁納苗重收耗

竄葉衡

經中書考察而後除授亦足以見朕於人材博采遴選如此非苟然也乃詔侍從臺諫兩省官參照資格不以內外雜舉監司郡守歲各五人中書省置籍三省更加考察取旨　辛巳進呈兩浙運判吳淵奏乞將諸路州郡輸納秋苗加耗不得過三分御筆將上龔茂良李彥穎奏近年州縣納苗加耗太重甚者至兩石以上方可納一石　上曰如此則民力安得不困吳淵既為漕臣自當覺察若有似此去處可令奏劾重作行遣諸路依此施行　是月雨雹　葉衡責居彬州以其昨任宰輔不能正身竭誠日惟沈湎于酒徇私背公也　初湯邦彥敢為大言虞允文深器

湯邦彥辱命被竄

之允文出爲四川宣撫也辟邦彥以行允文没邦彥還朝爲右司諫奉詔充申議使使金求陵寢地邦彥至燕敵人拒不納既旬餘乃命引見夾道皆控弦露刃之士邦彥大怖不能措一詞而出 上大怒詔流新州 上諭輔臣敵既不受 本朝禮物邦彥乃受敵中所賜辭受之際理亦易曉乃不顧名節辱命如此邦彥既一斥不復自是河南之議始息不復遣泛使矣

大事記曰恢復之機既失雖虞允文始相建議遣使以陵寢故地爲請然識者以爲當爭之於未講和之初而不當爭於和議已定數年之後彼雖仁

義不足而凶暴有餘反以大義責我故當時端人正士如張栻黄中劉珙朱熹吕祖謙最爲持大義者也而　乾道五年張栻入對則謂欲復中原之地必先収中原百姓之心欲得中原百姓之心必先固我境内百姓之心六年黄中入對則謂言和者忘不共戴天之讎固非久安之計言戰者復爲無顧忌之大言無必勝之術内修政理外觀時變而已張栻再入對亦謂敵中之事臣雖不知而境内之事知之詳矣比年諸道歲饑民貧國家兵弱財匱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七年劉珙手疏則謂吾所以自治者大抵闊略而乃

外招歸正之人内移禁衛之卒手足先露吾恐恢
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可勝
言者呂祖謙輪對則謂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
略當審始終本末當具舉緩急難易當預謀而朱
熹戊申封事亦曰此事之失已在 隆興之初不
合遽然罷兵講和遂使宴安酖毒之害日滋月長
坐薪嘗膽之志日遠月忘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勝
慮者何恢復之可圖乎蓋□炎□興之敵奉辭以
討之可也 隆興之敵正名以絶之可也 乾道
之敵積實以圖之可也惟 隆興有恢復之志而
無恢復之機此 孝宗之志所以未盡遂也

上喜得雨

錢卓犯階級降官

五月丙午龔茂良李彥穎奏農事正是時民間以久不得雨爲慮適連夜霶霈極可慶　上喜甚曰朕日夕以此爲憂早上方宮中焚香拜謝天地更乞終惠成此豐年以寬焦勞之念不知江東淮南何如可令逐路漕臣具得雨日分及布種次第申尚書省

戊申進呈權知隆興府呂企中奏本路鈐轄錢卓初到官權借印記慍怒形於公移　上問如何龔茂良李彥穎奏　祖宗朝分道置帥以任一面之寄事權至重平時分守嚴則緩急號令得行一路兵官於帥臣自有階級豈容如此　上曰　祖宗立法有深意錢卓可降一官

治國服下　戒牧官
中以天　飭馬

臣留正等曰五代之季將悍而兵驕眞人作而天下一　上之使下如臂之運指下之從上如手足之捍頭目者非以分守之明而階級之嚴乎授之鉞而專征雖出位犯分之副將亦可得而誅之萬世之基實定於是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臣等於此見之

乙卯宗正少卿程叔達輪對論修政等事因言西北盛衰不足以爲中國慮而中國之治否所宜留意　上曰中國既治自然懷服矣　癸亥王淮進呈步軍司相度牧馬去處　上曰前日牧馬官辭朕戒以愛護馬當如愛護己身饑飽勞佚各隨時調節若己身

不許張默添差

獎宋瑾不求進

減四川虛額錢

所不能堪者馬亦不能堪之但馬不能言告訴不得耳龔茂良等奏云 陛下留神馬政曲盡物情聖言及此其仁蓋不可勝用矣 詔以張默爲國子監書庫官先一日中使傳旨有張默者乃秀王夫人親堂姪欲與一添差監當於法不礙否龔茂良奏近制惟宗室戚里及歸正人方得添差在法稱戚里者謂三后四妃之家至是奏審 上曰朕正不欲先自廢法可勿行遂同奏乞除正關書庫官詔從之 是月以宋瑾爲殿中侍御史瑾入對 上曰惟卿不求進所以有此除 六月乙酉四川制置范成大奏四川酒課折估虛額錢四十七萬餘緡乞自 淳熙三年爲

削遺表恩澤之濫

朱熹除祕書郎

始減放詔以湖廣總領所上供錢内撥還　戊戌進呈敕令所修到寺監長貳雜壓在中散大夫之上致仕恩澤外更與遺表蔭補條法　上問舊法如何龔茂良等奏舊法已與致仕蔭補即無遺表恩澤　上曰名器之濫皆由如此放開莫若只依舊法　甲午龔茂良奏近奉詔旨欲奬用廉退之士有朱熹者操行耿介屢召不起宜蒙録用　上問曾爲何官李彦頴奏聞曾歷州縣官一任後以察院編修武學博士召皆不起近歲　陛下特與改官見任宫觀　上曰記得其人屢辭官此亦人所共知今可與除一官於是詔除祕書郎

朱熹辭命與祠

臣留正等曰東漢之興人謀咸贊既不乏人矣既定之後建三雍講六藝東都諸子皆足以辨之雖不待於側席幽人可也光武獨拳拳於羊裘之故人何哉西都之俗事利禄乏節操習俗既成國隨之而不振光武固有鑒於茲矣自嚴陵之高尚百世之下聞者興起清問所宣獨有取於廉退之士其以是夫

熹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顧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乃力辭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即命主管沖祐觀　上謂執政曰有魏掞之令安在龔茂良等奏已物故　上曰其人直諫

贈魏捄之官　用法不私趙師夔　鄭鑑除校書郎

方欲稍加擢用不謂已死朝廷不可無直諒之士近有鄭鑑議論亦甚切直觀其所言似出於肝膽非矯僞爲之者因看鄭鑑劄子頗思魏捄之鑑時爲太學正遂命召試館職又曰捄之雖死欲少加旌别可贈宣教郎直祕閣　秋七月乙巳宣諭湖秀兩州積欠最多趙師夔雖已去官可併將上取旨龔茂良李彦頴奏　陛下之於羣臣了無親疎之間　上曰此安可少偏茂良等同奏聖心如天地之公本　分别是月以鄭鑑爲校書郎　上語執政曰鄭鑑所試館職策議論切直甚可取因問今合除何官龔茂良等對曰前此學官召試往往止除正字　上曰可除校

詔獎劉珙
仁義功利之辨
臺察遷官
擇遠地監司

書郎賞其盡言因曰策中所言或是或非大率剴切不易　詔獎劉珙珙時知建康府以江東荒歉珙賑濟有方也　八月庚辰兩浙西路提點刑獄陳舉善進對論仁義功利之辨　上曰仁義既行功利自在其中　先是詔御史臺六察許隨事彈奏至是詔近日糾察各揚乃職臺綱益振可各特遷兩官　九月癸亥侍讀周必大進讀　三朝寶訓　眞宗皇帝嘗擇廣南轉運使因謂左右曰交廣之民去朝廷遠當選操心平允能安遠人者任之自今凡命遠官尤須謹擇　上曰於所不聞知處尤當留意

臣留正等曰論天下之勢者或譬之一身欲其氣

之流行無一脉之不通也或譬之一堂之上欲其休戚憂喜無一人不同也二廣之民遠矣戸口不若近之蕃民力不如近之厚恩澤不如近之易洽號令不如近之易行儻非監司之得人則民之疾苦吏之賢不肖何自而知之哉唐自中世以來仕而不得志者始吏於南方牧守之任用爲斥逐之地時人有遺遠之歎 國朝家法相傳尤重遠民都俞論道之際每及於是天下之幸也

是月參政龔茂良李彦穎等謝外日宣示中宮褘衣 上云珠玉之屬乃就用禁中舊物所費不及五萬緡茂良等奏云若不因宣諭無由得知支用如此

革奢侈自宮禁始

不多 上云朕安肯於此妄有所費 上因宣諭近
來風俗如何莫大段奢侈否奏云輦轂之下近似稍
侈皆由貴近之家倣效宮禁以故流傳民間彼若知
聖意崇樸亦必觀感而化 上云若要革弊當自宮
禁始茂良等奏 仁宗嘗以南海没入大珠賜温成
皇后后時爲貴妃以充首飾戚里靡然效之京城珠
價至數十倍 仁宗禁中内宴望見貴妃首飾不復
回顧曰滿頭白紛紛豈無忌諱貴妃皇恐易去之
仁宗大喜命剪牡丹遍賜妃嬪不數日間京城珠價
頓減 上喜云此事誠當始於宮禁茂良奏中宮又
以儉德聞何患不革 上曰然 初錢良臣以太府

錢臣訐習
良請近
三所首弊
總苞之

少卿為淮東總領龔茂良秉政聞户部歲撥淮東錢六百九十萬緡而本所歲用六百十五萬緡而已因奏遣户部員外郎馬大同著作佐郎何萬軍器少監耿延年分往昇潤鄂三總司點磨錢物會良臣以歲用不足請于朝茂良奏令所委官一就驅磨而近習恐賕賂事覺極力排之茂良不顧十二月萬奏總所侵盜大軍錢糧累數十萬茂良奏下其事於有司次日御批令具析既又改為契勘俄中旨召良臣赴闕駸駸柄用其後茂良之貶良臣與有力焉延年亦言湖廣總所有別庫別歷所収已行改正故二人並遷官卒坐茂良黨罷去大同獨無所覺舉翱翔朝路累

彭民佛會上
州作老報恩

年然後補外蓋三總司苞苴賄賂根株盤結其來已
久非但一日也　是秋彭州奏奉詔撥上供錢對減
本州三縣酒課額民間作佛老會以報　上恩乞以
功德疏隨會慶節表疏同進　上弗許令守臣諭以
國家裕民之意并諭執政曰前日蠲減蜀中折估錢
人情歡感已如此若異時兵革偃息數十年來額外
橫賦盡蠲除之民間喜可知也龔茂良奏　陛下躬
行節儉視民如傷所不獲已者養兵之費勢未能去
爾　上曰自渡江後所增稅賦比舊如何茂良奏如
茶鹽榷酤皆數倍元額其最可念者折帛月椿等錢
爲江浙數路之害　陛下念念不忘若一旦恢復舊

批出決獄得晴

疆則輕徭薄賦且有日矣　上曰然　台婺等州水

冬十月甲戌初　上以雨過多恐妨收刈御筆欲行下諸路決遣獄囚於是擬進指揮　上曰朕以久陰祈求未應獨未曾決獄昨日欲批出方下筆而風急起雲陰頃刻吹散至晚已開晴一念之誠隨即感應龔茂良等奏天人之際其應如響　陛下此心與天通宜其報應之速如此翌日付下張掄奏劄乞宣付史館　上曰朕初不欲言偶宣諭及此如此則是朕自矜也可寢其奏　己卯龔茂良李彥穎奏昨日王淮趙雄為臣等言王音嘗及中宮辭受合得恩數并及平居常服澣濯之衣等宣諭臣等切謂中宮天

中宮儉約

治體不可偏

資恭儉誠爲盛德且有以見 陛下齊家之要 上曰家道如此深以爲喜 本朝文物家法遠過漢唐獨用兵差爲不及茂良等奏國家自 藝祖開基首以文德化天下 列聖相承深仁厚澤有以固結天下之心蓋治體似成周雖似失之弱然國祚綿遠亦由於此漢唐之亂或以母后專制或以權臣擅命或以諸侯强大藩鎭跋扈 本朝皆無此等可以見祖宗家法足以維持萬世 上曰然大抵治體不可有所偏正如四時春生秋殺乃可以成歲功若一於肅殺則物有受其害者亦猶治天下者文武並用則爲長久之術不可專於一也 乙酉進呈禁止奢侈

禁奢侈嚴於有官

創太史局階官

指揮　上曰今日習爲奢侈者在民間絕少多是戚
里中官之家指揮內須添入有官者違犯取旨重作
施行

臣留正等曰兼足天下在明分民之僭差而不知
止者以分守之不明也以度教節則民知足民之
踰侈而不知足者以法度之不立也常人之情相
視傚莫知紀極非有以示之則何自而革哉聖德
躬行於上而又立法禁以裁之施誥命以訓之天
下之不化者鮮矣

進呈太史局官制　上曰古者日官居卿以底日
如今太史局官制太輕且如醫官有大夫數階太史獨

醫官不帶遥郡

不許淹延民訟

無之可創大夫階如醫官　安和安之類庶幾稍重
其事醫官昨來多有轉行遥郡者既名伎術官却帶
遥郡輕重不倫自後宜罷之　詔今後監司被受三
省六曹委送民訟事件並仰躬親依公子決疾速回
報若事干人衆或涉遠路須合委官定□亦仰立限
催促仍令所屬曹部置籍稽考如有違籍□滯申尚
書省將所委監司取旨施行

臣留正等曰民訟之淹其爲民之害□□於水旱
之變以夫民之訟而至於有司也貧者□□而屈
富者雖累歲而無傷王符愛日之言歎農□□廢
業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從而作者蓋□□也

補賑濟官罷鬻爵

戒州郡節用

聖詔丁寧首及於此不出戶庭而周知天下之情
雖堯舜之用心亦何以過於此哉
庚寅御筆曰鬻爵非古制也夫理財有道均節出
入足矣安用輕官爵以益貨財朕甚不取自今除歉
歲民願入粟賑飢有裕於衆聽取旨補官其餘一切
住罷　丁酉進呈漕臣吳淵具到秀州十年収支錢
數多寡不同　上曰此係累政守臣任內事不欲深
究可令呂正己今後痛加撙節大抵州郡用度不節
必至掊斂惟先能節用即年例違法妄取之數可以
蠲減少寬民力龔茂良李彥穎奏聖訓及此天下之
幸也

謹
令出

臣留正等曰民之出力於田畝而輸之公上爲之者常勞而享之者常逸分當然也用之無節而取之無藝豈理也哉郡有小大則用有多寡等其力而爲之用量其入而爲之出亦焉有不足者奈何餙廚傳以邀虛譽厚囊橐以富私室而民力之竭或不之恤也　至尊壽皇聖帝富有四海而不忘天下之民形於詔命者史屢書之不一書而止也天下之吏於此其孰敢不體上之德意而奉承之哉

庚子　上曰出令不可不審書云屢省乃成欽哉事至於屢省何患不成凡天下事朕與卿等立談之間豈能周盡事情須是再三詳熟思慮方爲盡善前

蜀民作道場報上恩

此正緣不審故出令多反汗無以取信于天下比來
甚悟此龔茂良李彥穎奏臣等生長閭閻更歷州縣
見聞不爲不多然猶思慮有所不及　陛下深居九
重處事無不曲當非聖智絶人不能及此　上曰亦
賴卿等佐佑自今當勉之　十有一月戊申權四川
制置使范成大奏　陛下俯念四蜀酒課虛額之弊
乃六月十二日詔書各與次第蠲減歲蠲上供緡錢
四十七萬爲蜀民代補贍軍折估之數令下之日百
萬生靈鼓舞驩呼如脫溝壑寰區四路州縣節次申
到自今年七月十五日以後各於寺觀啓建感恩祝
聖道場臣謹按　慶歷六年三司使王拱辰建議榷

不許改易戰船

守臣不拘文武

河北滄濱兩州鹽 仁宗皇帝曰使人頓食貴鹽豈朕意哉下詔弗許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爲佛老會報 上恩令舉四蜀之廣民心愛戴不佯同辭宜與河朔故事俱傳不朽伏望宣付史館詔從之

癸丑郊 是日進呈建康都統制郭剛奏本司車船戰損已補塡依海船樣造多槳飛江船 上曰車船古之艨衝辛巳用以取勝豈用改造可令郭剛具析并約束沿流諸軍遇有損壞隨即修葺不得擅有更易其多槳船止許逐軍自行刱造並不得充新管車船數 御筆詔三省樞密院諸州軍守臣惟才是用令後不拘遠近州軍並聽於文武臣內選差 十有

后族裁減恩澤　清入仕之源　賜東宮通鑑紀事　禁監司交遺受餽

二月乙酉龔茂良等奏昨者恭覩中宮奏劄檢照皇后親屬恩澤裁減外尚餘一十八人欲望聖慈更賜裁減奉旨更裁減八人臣等仰惟　紹興三年指揮　皇后受冊親屬與恩澤三十名十三年與二十五人近制減作十八人比舊例幾鐫其半　皇后猶且謙冲退託力具辭免　陛下遂賜俞允今以中宮之貴而猶務節約則爲臣下者當如何欲望　陛下明詔有司申嚴法禁凡僥倖冒濫者必務革去又詔侍從近臣各思所以清入仕之源詔從之　是月以表樞所編通鑑紀事賜東宮令與陸贄奏議熟讀曰治道盡於此矣　禁監司交遺及因行部輒受諸郡

折送計所受悉以贓論　是冬賜蘄州黃梅縣方甫旌表門閭以三世同居孝行顯著本路漕臣以其事來上也　減徽州歲絹額　是歲詔今後法應得謚及特命謚者並先經有司議定申中書門下省具奏取旨依舊制更不命詞止備坐所議給敕吏部牒本家照會　罷鬻官田　詔知興元府右軍統制兼知階州田世雄前軍統制兼知鳳州傅鈞各與轉一官任滿日並與再任從制置司請也　安南李天祚死子龍翰嗣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四

違主帥約束降罰

增入名儒講義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五

孝宗皇帝十五

淳熙四年春正月庚申樞密院進呈馬帥吴拱按正將馬彦恭輒役人船般載馬草已降充副將　上曰吴拱初到所按劾須與行遣王淮等奏其事雖輕然違主帥約束豈爲無罪　上曰只依所申降充副將

臣留正等曰取民笠覆官鎧雖公吕蒙尤以爲犯軍令以官船載官馬草亦公也以其違要束而治之善御軍者固當如是也方茲肅師律以厲士氣其嚴若此下之人行之不以爲非上之人聽之不以爲過果何患乎士之不可用哉

撰幸學詔
詔兩語
淳熙歷行

丙寅進呈　紹興十四年幸學詔　上曰今所降詔大意欲以崇尚風化勸厲諸生使知所趨向朕得詔中兩語當爲君子之儒毋慕人爵之得龔茂良等奏當以聖語諭學士令載之詔書　上曰可　是月行　淳熙歷秘書省中昨爲紀元統元乾道三歷交食不密得旨令太史局別造新歷已行進呈今來測驗新歷稍密　上曰自古以來歷未有不差者況近世此學不傳士大夫無習之者訪求草澤又難得其人新歷比舊所謂彼善於此不須別命名只以　淳熙爲名　戶部侍郎韓彥古言今國家大政如兩稅之入民間合輸一石不止兩石納一疋不止兩疋自

正數之外大率增倍然則是欺而取之也謂宜取州縣大都所入稍倣唐制分爲三等視其用度多寡而爲之制自上供爲始上供所餘則均之留州留州所餘則均之送使送使所餘則派分遞減悉蠲於民朝廷不利其贏焉然則自朝廷至於郡縣取於民者皆有成數不可得而容私於其間然後整齊天下之帳目外而責在轉運使内而責在户部量入以爲出歲考能否而爲之殿最州縣不得多取於民朝廷亦不多取於州縣上下相恤有無相通無廢事無傷財責籍之成太平之基立矣奉御筆韓彦古所陳周知民隱可擇一才力通敏者先次施行一郡俟已就緒當

州縣置財用都歷

命學官講中庸

頒降諸路倣而行之尋詔令吏部郎官薛元鼎前去秀州依此將錢絹米斛等數具帳聞奏其後元鼎奏驅磨本州財賦惟憑赤歷難以稽考望委戶部行下本州將州縣應干倉庫場務每處止置都歷一道應有収到錢物並條具上供州用實數各立項目抄轉仍從戶部每歲委轉運司差官遇半年一次索歷檢照如有虛支妄用許本司按劾取旨其他州郡亦乞依此施行從之　雨雹　二月辛巳龔茂良李彥穎奏　祖宗朝幸學皆儒臣講經　上曰詩書易累朝皆曾講如禮記中庸篇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一段最關治道前來却不曾講茂良等奏此於治道

措置預催税弊

包括無遺　陛下聖學高明深得其要　癸未進呈

大宗正丞劉溥奏近年諸郡違法預催夏税民間苦之龔茂良李彦穎奏往年諫官曽論此事方施行間户部長貳執奏不行至去年春言者又及此版曹復申前説拘回録黄其説謂遞年四月五月合到行在折帛錢共六十一萬□□擬支遣若不預催恐至期闕誤　上曰既是違法□民朝廷須别作措置安可置而不問茂良等□□聞奏户部每年八月於南庫借六十萬緡應副□□次年正月至三月撥還今若移此六十萬緡□□□□□□□户部自無闕用可以禁止預催□□□□□□□此措置不過移後

就前却得民力少寬於□□□□於是詔令諸路轉
運司行下所部州縣今後須□依條限催理如有違
戾去處仰監司覺察

臣留正等曰自昔□□□□□二月而賣新絲五月
而糶新穀夫前期而督之輸其弊必至於此也聖
恩加惠斯民以內帑之儲假版曹之用不過遲速
先後之間而民得免艱難迫促之苦與其有積於
公而未用之財曷若以寬其民於不足之時蓋聞
損上以益下未聞財散而人不聚也申嚴是法而
行之則民之受賜夫豈有紀極哉

甲申臣僚言今日之郡守爲民害者掊克慘酷是

論郡守掊克慘酷　幸太學武學

也賦稅有定制而掊克之吏專意聚斂下車之初未問民事先請屬邑知縣均認財賦且多爲之數督責峻急國家法令之設所以與天下公共者也而慘酷之吏非理用刑者或殘人之肢體或壞人之手足或因其微罪而隕其性命或羅非辜而破其家業乞明詔守臣丁寧戒飭其取民有定制毋得掊克以竭民之力犯法者自有常刑毋得慘酷以殘民之生從之

乙酉幸太學釋菜于先聖命國子祭酒林光朝講經賜光朝三品服　幸武學著作郎傅伯壽尋上言武成之廟所從祀者出於唐開元間一時銓次失於太雜　太祖皇帝嘗見白起之像惡其詐殺已降以

傅伯壽論武學從祀

杖畫而去之神武不殺之仁垂訓深矣　太上　紹興間亦以議者之請黜韓信而陞趙充國黜李勣而陞李晟去取之間皆所以示臣子之大節也然王翦佐秦騁狙詐之兵蓋無異白起而彭越之臣節不終亦同韓信至於王僧辯雖能平侯景然反連和于齊吳明徹雖能因北齊之亂以取淮南然敗於呂梁爲周所俘不能死節韋孝寬拒尉遲之義兵楊素開隋室之禍敗慕容恪長孫嵩慕容紹宗宇文憲王猛斛律光于謹或本生西北之裔或屈節僭僞之邦縱其有功豈足多録若夫尹吉甫之伐玁狁召虎之平淮徐皆爲有周中興之名將陳湯之□□□傳介子之

幸秘書省賜詩

剌樓蘭馮奉世之平莎車班超之定西域皆為有漢之雋功在晉則謝安宴衍以靖北寇祖逖擊楫誓清中原在唐則王忠嗣之撫衆守邊張巡之百戰死敵忠義謀略卓然冠於一時而垂於後代闕而不録似有所遺臣竊謂宜倂詔有司討論歴代諸將為之去取然後與　本朝名將繪於殿廡使天下士皆曉然知朝廷激義勇而尚忠烈且知夫貶□□□者所以尊中國黜不終之節者所以正君臣去嗜殺之暴者所以尚仁義其為勸沮者大矣起居郎錢良臣亦請收・建隆　建炎以來功烈顯著者參陪廟祀是年七月己酉施行

幸秘書省賜省官燕　上賦七言

終歲憂念民事　修太武學　建光堯御書石經閣

律詩坐者皆屬和　丁亥龔茂良等奏近日雨暘順序物情熙熙米價甚平可以少寬聖念　上曰朕終歲憂念百姓自初布種以至收成其間少有旱澇未嘗不惕然念之每歲常到十月以後農事一切了畢方始放心　己丑進呈知臨安府趙磻老具到兩學修造圖本西北隅建閣安頓　太上皇帝御書石經上云碑石可置之閣下其上奉安墨本以　光堯御書石經之閣爲名朕當親寫茂良等同奏自古帝王未有親書諸經及傳至數千萬言者不惟宸章奎畫照耀萬世其所以崇儒重道可謂至矣　上曰　太上於字畫蓋出天縱朕嘗謂鍾繇字最工稍帶隸體

免和糴之效

爵賞不可濫與

諸總所貼助經費後不盡録　三月丙午進呈范成大奏闕外麥熟倍於常年縁去歲朝廷免和糴一年民力稍紓得以從事於耕作故其效如此　上曰免和糴一年民間便已如此乃知民力不可以重困也王淮奏去歲止免闕外今從李蘩之請盡免蜀中和糴一年爲惠尤廣　辛酉進呈楚州捕賊推賞内隨從捕獲人欲支錢三十貫　上曰與五十貫如何王淮等奏凡支折資錢每一資折三十貫今隨從獲未該一資若支五十貫恐太多　上曰極口口等奏與五十貫亦不足惜但歡喜者不過被賞數口而不平者千萬人也　上曰此論甚善亦如朝廷與人官爵

諭大臣節浮費

史浩侍讀

盡歸至公人誰敢怨若徇私輕與得者固喜而怨者必至惟至公可以無怨朕與卿等交修當謹守此法密院事少三省事多卿等見三省宜以此意宣諭

戊辰進呈戶部歲用經常及用度之數龔茂良奏其間有合節省者欲做　寶元　慶歷故事命臺諫司戶部詳定　上曰今日用度多費於養兵如禁中大段節省外庭浮費絕少朕嘗覽戶部所具支費三二十項內不過一二項可議裁節然不過數千緡若令臺諫論議又卻難處如果有合節省件目卿等可自奏陳先是諫官蕭燧論節浮費詔戶部條具至是進呈

是月以史浩爲醴泉觀使兼侍讀

幸玉津園

應材言諫職之臺

宴射　是月閤門舍人應材言臺諫之官在於言天下之大利害不在於捃摭細故區區止於言人之短長也大姦大惡固不可不為天下國家誅鋤之若夫有用之才豈可以細故而輕壞之茍一陷譏議遂為廢人急緩之際欲人為用無復有矣程顥為御史神宗召對顥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　神宗歎賞以為得御史體劉安世作臺諫官嘗言　祖宗之時於人才長養成就之甚勤也故其在臺諫未嘗以細故而輕壞人材乞降　睿旨刻之御史臺諫院永為臺諫官之戒　上深然之　夏四月壬午進呈湖廣總領劉邦

審驗將材

翰等審驗到鄂州水軍統領謝貴雖是年及委無殘疾氣血未衰若蒙依舊存留在軍尚堪使令王淮等奏謝貴出戍長沙守臣王佐謂有目疾職事不舉主帥李川申其人無疾患得旨委劉邦翰審驗得尚堪使令 上曰謝貴依舊存留在軍管幹職事.

臣留正等曰軍政莫大於進退人材之際然而陞差者未必皆以藝能簡黜者未必皆由老疾於是乎有審察之命樞臣固嘗患夫四川之地遠也聖訓則欲畀之道里之費矣夫以一拱揖之際雖難盡其勇怯智愚之實至於老疾獨不可求之於言貌之間乎非不信夫主帥而爲是察也抑亦制夫

人之私情而同歸於公耳如郭剛之揀汰傅松泉論不以為然朝廷既令與鎮江右軍兩易其職矣剛猶且捃摭細故而按之則夫私情之難克也如是哉至如吳拱之揀汰統制范旺而旺則筋力未衰揀汰統領王進而進則人才可用皆以審察而得之謝貴之事亦復類此然則搜羅人材亦不遐棄非特士心皆感於奬拔之恩而天下亦服 聖主之明矣

五月癸卯進呈利州提刑權金州史俁奏金州都統司例私販茶鹽月科與軍人每名三斤高立價直於請糧處剋除 上曰蜀中軍人貧甚豈宜更有剋

宣示
敬天

劄可令李思齊契勘起置月日因依申樞密院王淮
等奏欲併約束諸軍 上曰俟李思齊奏來却與約
束 己酉宗正少卿程叔達進對言臣昨蒙玉音許
賜宣示敬天圖願得稽首拜觀 上顧左右取圖圖
至叔達整衿肅容進觀 上亦相與誦讀每至前代
王者或不能敬畏修省則曰此圖美惡並著亦欲以
之儆戒又至無逸篇則曰無逸一篇言人君所以享
國久長皆由嚴恭畏 所致尤當以爲法叔達因言
陛下於敬天之事既知所以爲戒又知所以爲法宜
乎聖德日新天之相之有隆而罔替也
臣留正等曰敬天之有圖前乎此未有爲之者自

論士夫恥言農事

壽皇聖帝始爲之翼翼之心寅畏之實可攷也昔在舜之時敕天之命惟時惟幾形於歌矣文王之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被之詩矣推古昔之事而爲之圖得失之跡燦然在目自帝王以後蓋未有如今日之美也夫盤盂有銘几杖有誡古人所以進德而不已也聖敬日躋而猶有取乎此則夫聖人之德與天而爲一矣

甲子進呈盱眙軍報淮北岸多有蝗虫此間却仍歲豊稔修德與不德之驗昭著如此 上曰今夏蠶麥甚熟絲價米價極賤此甚可喜 上又曰近世士大夫多恥言農事農事乃國之根本士大夫好爲高

論士大夫諱言理財

責實之效

論士夫諱言恢復

論而不務實却恥言之王淮等奏士大夫好高豈能過孟子孟子之論必曰五畝之宅植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所見諸侯未嘗離此數語　上曰今士大夫微有西晉風作王衍阿堵等語豈知周禮言理財易言理財周公孔子未嘗不以理財爲務淮等奏曩時虛名之俗誠是太勝自　陛下行總覈名實之政身化臣下頃年以來士風爲之一變此聖主責實之效　上曰然近年亦稍變然猶未盡且不獨此耳士大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百畝內五六十畝爲人所强占亦投牒理索否士大夫於家事則人人甚理會得至於國事則諱言之卿等見士大夫可與

道朕此語淮等奏敢不揄揚堯言

大事記曰　孝宗自受禪以來不徒以承顏順色爲孝而以繼志述事爲孝編　光堯慈訓衰紹詔旨凡所以奉承者不可槩數而　孝宗不徒述已爲之事而必欲繼未爲之志復讎一念上通于天置恢復局覧華夏圖建國用使開都督府江北諸城增陴浚隍江淮分戍鼓聲達于泗頴觀其初年對羣臣論天下事則曰當如剏業時又曰當以馬上治又曰某事當俟恢復後論之與王十朋語及陵寢聖容慘然曰四十年矣嘗謂輔臣曰本朝家法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未及朕於敵讎

未復日不遑暇宮中臺殿皆 太上時爲之朕不
敢增又曰士大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百畝
内五十畝爲人强占亦投牒理索否士大夫於家
事則人人理會得於國事則諱言之此其志可知
矣
丁卯密院進呈殿步司令來分揀汰官兵三百八
十餘人宣命劄子及舊付身合千餘道已於昨日令
承旨司盡數當官給發 上曰舊付身如何王淮奏
昨取舊付身批鑿離軍因依今仍給還 上曰頃歲
逃亡事故有家屬者將付身批鑿革弊甚多前此冒
名承代者不勝衆今用批鑿之法已十年所革冒濫

福建水謝然除官龔良相立省院審
州劔　廓中臺　茂罷　三密奏法

不知其幾矣　是月福州建劔水命賑之　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廓然之命自中出中書舍人林光朝不肯書黄光朝尋改權工部侍郎力求去除知婺州　龔茂良罷相出知建康府以謝廓然論列而茂良亦自引疾乞罷故也　詔自今三省樞密院進呈文字所得之旨朝退即具奏審再承畫降方可施行自是每奏目復用黄紙貼云得旨云云朝退封入或有改易遂爲故事時言者指龔茂良矯傳敕旨斷遣曾覿之直省官故也　六月辛未王淮等奏比來積雨　陛下恐妨農稼初二日禁屠宰却常膳不御齋心祈禱聖德動天連日開霽天人相與之理於此

聖心寅畏得晴

戒士夫朋比

嚴禁銷金

可占雖然 陛下寅畏奉天固非一日一念慮之間應答如響夫豈偶然者 上曰所謂卯之禱久矣己卯殿侍謝廓然言 陛下臨御以來動鑒家法而治效猶未進豈朋比之習容有未革望敕臣下合謀輔治毋黨同以來異毋阿比以害公使忠良蹇諤之士盡言而不疑奸險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如此則治效可馴致矣從之 壬辰進呈禮部太常寺看詳到太武學神像合依五禮新儀制度用金裝飾 上曰禁銷金指揮甚嚴今用添金可也宜依禮部太常寺看詳事理施行

臣留正等曰銷金之禁舊矣而道釋之宫用之自

東宮添讀唐鑑

體訪二廣守臣臧否

若也非有司奉命承教之責乎祀典之重與兩學之象設然猶不肯以金而爲之聖慮深矣由中及外小大之吏皆能體夫德意而行之使是法之設不爲虛文則黄金雖與土同價不難致也

是夏東宮官請 皇太子近因讀范祖禹唐鑑見其學問醇正議論精確欲遇講日添讀此書從之

秋七月庚子右正言葛邲乞令二廣帥臣監司將見任郡守每歲精加考察守倅見闕去處元係堂除或部闕亦乞早賜差注或人所不願就令廣南諸司公共辟差一次其已差未到者催促之任 上曰郡守不得其人則千里被害可令二廣帥臣監司限兩月

體訪所部守臣臧否以聞　壬寅詔六院官依舊制不入雜壓已降指揮更不施行林虑封贈改正　丙午進呈昨得旨閤門舍人黄夷行可與郡臣退而考之則資歷尚淺在外止數月到閤門纔二年　陛下用人雖不當問資歷然近方立閤門舍人格目　上曰若不用資歷則他人皆有詞須得用資歷也閤門舍人幾年當得郡趙雄奏近降指揮須關陞後更歷二年補外者與郡則有出身人六年無出身人八年方可今夷行纔歷二年半　上曰夷行又是閤門祇候非舍人自難爲行不若且待　己酉詔文宣王從祀去王雱畫像武成王廟升李晟於堂上降李勣於

不與
潛邸
添差

將帥
體國
擇兵
官

李晟位次仍以曹彬從祀　辛亥進呈內批添差浙西準備將王守忠任滿日特與再任趙雄奏守忠係潛邸祗應卽非隨龍依指揮不應添差　上曰如此則難爲雄奏聖意欲與之特令依隨龍人例可也　上曰旣礙指揮不若且已雄奏聖德誠不可及潛邸舊恩不肯假以一添差臣下何敢用私意也　上曰不如此則法不行　甲寅進呈郭剛申權統領陳鎧乞落權字趙雄奏在外諸軍統領却無密院審察法須從統領揀選則統制何憂不得人　上曰如此則尤好雄奏昨見王友直說須從訓練官處不輕授則準備將至統制官方是一一得人臣答之云惟將帥

嚴內
侍寄
資法

體國者乃肯如此使人人似殿帥之言則軍中何患無人　上曰此方是澄其源然非體國者不能也

乙卯進呈吏部申內侍李裕文合轉歸吏部　上曰昨與在京宮觀元不曾降轉歸吏部指揮趙雄奏從來內侍寄資官罷內侍差遣須轉歸吏部　上然之臣留正等曰舊制內侍省以百八十人爲額入內內侍省無定員自內侍省選入以充遷轉之法與夫所兼職掌皆有內外之分而不可紊至於寄資尤嚴其法聖明兼聽遠覽一聞大臣之言欣然從之蓋以國家立法之美意要當守而不變也

戊午進呈畢趙雄奏蜀中五月得雨遐邇皆足今

以豐年為真瑞

革科舉弊

歲又有大有年之望　上曰如此則甚好江浙間已大熟昨聞蜀中未得雨今已報得雨耶雄奏豐年須溥遍乃佳今吳蜀皆稔此誠可慶　上曰世以鳳凰芝草甘露醴泉為佳瑞是皆虛文不若使年穀屢豐公私給足此真瑞也　丙寅禮部狀少保史浩奏恭覩邸報臣僚論科場之弊得旨申嚴行之臣守福州嘗為規畫數十事宿弊既去場屋整齊試者二萬人無一諠譁臣當時措置曉示編類成書似與今來指揮符合謹以上進禮部國子監看詳乞下臨安府雕板印造成冊遍諸州詔從之　尚書省言信州常平義倉米元申帳狀管九萬三千餘石今次提舉司申

治虛常平罷　閻蒼書言茶馬弊

有六萬八千餘石及至盤量止得一萬二千九百餘石其餘皆是虛數提舉官李庚到任已及二年並不檢察是致闕米有誤賑濟知州趙師嚴通判李桐係乾道三年在任之人所申帳狀隱庇虛妄詔李庚特降兩官放罷趙師嚴李桐各降兩官不得與堂除

是月吏部郎閻蒼舒言馬政之弊不可悉數今欲大去其弊獨有貴茶蓋北人不可一日無茶以生 祖宗時一馱茶易一上駟陝西諸州歲市馬二萬匹故於名山歲運二萬馱令陝西未歸版圖西和一郡歲市馬三千匹爾而併用陝西諸郡二萬馱之茶其價已十倍又不足而以銀絹紬及紙幣附益之其茶既

立待補太學法

多則北人遂賤茶而貴銀絹紬而茶司之權遂行於他司今宕昌四尺四寸下駟一匹其價率用十馱茶若其上駟則非銀絹不可得 祖宗時禁邊地賣茶極嚴自張松大弛永康茶之禁因此諸人盡食永康細茶而巖昌之茶賤如泥土且茶愈賤則得馬愈少猶未足道而因此利源遂令洮岷疊巖之土人深至吾腹心內郡此路一開其憂無窮今後欲必支精好茶而漸損其數又嚴入北茶之禁則馬政漸舉而邊境亦漸安矣詔令朱佺嚴行禁止 立待補太學試法每正解一名取待補五名 竄龔茂良先是茂良退朝開府曾覿當道不避茂良奏白 上前曰臣固

龔茂良以忤曾覿竄死

龔茂良論恢復六事

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體　上遣中使諭覿詣政府謝茂良取其直省官撻之御筆宣問施行太遽會柴瑾論奏不行得旨補外或指瑾爲茂良同年未幾謝廓然除殿中侍御史中書舍人林光朝繳還詞頭忤上旨改除工部侍郎光朝乃茂良同里茂良求去益力六月內批除職與郡令內殿奏事手疏六事論恢復之具曰天意曰人事曰財賦曰將帥而所以用之者曰謀曰時既退臣僚論茂良擅權植黨　上親灑宸翰諭以體貌大臣之意章再上落職罷臣僚復論茂良四罪言茂良行丞相事首尾三年臣僚奏對有及邊備利害必遭譏罵陛辭之日方有所論凡數百

言此可誅一也　陛下孝誠篤至率羣臣同上萬年之觴與冊正中宮駕幸二學亦皆斷自聖心舉行巨典茂良乃自謂皆出其建明誕慢如此可誅二也以己所言駕為天語以　陛下聖訓掠為己恩其可誅三也具薦察官則私以妻黨林處為首擬除後省則特以鄉人林光朝為言其可誅四也尋責寧遠節副英州安置明年卒于貶所　八月辛未詔今後職事釐務官並見闕方許差除其　乾道九年十二月五日已降指揮更不施行

臣留正等曰職事之列於朝釐務之仕於京公卿大夫由此其選也使其未闕而已差須次而後至

命臣閱兵
守敎民

則與銓曹何以異哉　淳熙詔書革而新之其旨
深矣至今循而守之誠得古者任人之意也
壬申進呈前來敎閱民兵兩淮荊襄總費爲緡錢
三十六萬有奇米三萬石有奇　上曰此謂逐路追
集敎閱耶謂逐州敎閱耶趙雄奏兩淮各就漕司逐
路敎閱江陵襄陽荊門各就逐州　上曰如此則可
與降指揮候農隙日令守臣敎閱一月　樞密院奏
已降指揮令諸州軍有御前屯駐或分屯軍馬去處
將見敎閱禁軍差官部轄附大軍一就敎閱所有不
係駐劄并分屯軍馬州軍其禁軍自合逐州敎閱切
慮因而廢弛理宜申飭詔令諸路帥司行下所部州

詔諸州閱教軍禁

執政減年舊法守

治臣使官盜罪物

軍守臣嚴行責委兵官將見管禁軍精加教閱不測差官前去拍試如有武藝退惰具當職官姓名按劾施行　癸未進呈程大昌奏士𢄙陳乞恩數乞依執政轉廳減半　上曰士𢄙自少保轉少傅可依轉廳條格給之又宣諭舊法遷官却依初除試爲太濫大昌所陳自有見行條法無可議者李彥穎奏大昌言宰執轉廳失於審勘便同除授全給減年合行釐正　上曰可令有司遵守見行條法　甲申進呈大理寺獄案　上曰宋資成盜用過七千餘緡雖士大夫猶不可恕况小使臣乎可依擬定特旨施行乃刺配籍没其家資　進呈鎮江府副都統制岳建壽申權統

主帥擇將非才降官

制杜俊乞落權字給降宣命都堂審察杜俊筋力精神衰之乃詔特與罷從軍岳建壽具析申　上曰身爲主帥既是統制官非才自合審驗申明令乃因循津發豈得無罪可降一官　九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本朝仁厚比於周

己酉御講筵侍讀史浩讀　三朝寶訓　眞宗謂近臣曰諸路提點刑獄官昨已令察官吏踰違不理而廉幹之士未令稱舉四海聞之謂朝廷惟求人過又慮不識治體之人因而生事當降詔若有能吏聽其奏薦浩曰　本朝　祖宗忠厚如此　上曰本朝仁厚可比於周又讀秘書丞鄧餘慶坐祠祭不至私罪當劾所薦之主　上曰連坐舉官誠亦不易如此

孔孟之言不同

公坐猶尚可矜其有本不諳知勉徇請託及乎敗累何以逃責王旦曰薦才誠難亦有中道改節者 上曰然援十得五縱使徇私朝廷由此得人亦不少矣旦曰求人之際但信其言而用之有所曠敗亦以所言而坐之浩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觀 眞宗與王旦之言可以見聖賢之遠近也王旦爲相欲坐繆舉者之罪此賢人之言也 眞宗以爲援十得五縱使徇私然朝廷由此得人亦不少矣此聖人之言也其言包含廣大豈不如天之遠耶 上曰孟子之言最爲辨其視孔子之言則氣象大不相侔蓋孔子之言約而盡且如莊列之言自不如老子

閱蹴毬
紹興水
不次用將
陰雨決獄

之約此乃聖賢之分也　是月閱蹴毬于選德殿
紹興府水　冬十月戊辰執政進呈金州副都統制
李思齊申請軍官擇有才略智勇人不次陞擢　上
曰專用年限資歷則才者無以自見若許躐次陞差
則兵官得人矣詔許躐等陞差發赴樞密院審察取
旨給付身　丙子詔陰雨多日大理寺臨安府并屬
縣及兩浙西路諸州縣見禁罪人在內委臺官在外
委提刑即時躬身前去檢察決遣如路遠去處分委
通判杖罪已下干并繫等人日下並行疎放仍將已
斷放過名件逐一開具聞奏　己卯執政進呈江州
置駐劄軍因依趙雄奏昨準宣諭賣度牒非佳事今

漸革鬻牒之弊

湖廣總領所歲有給降度牒定數不知紹興年間不曾給降亦自足用豈紹興三十年創置以萬人爲額之前度牒初未行也上曰待以示三省朕甚不欲給降度牒當漸革之

臣留正等曰刺民爲兵鬻民爲僧皆非古也世變之極兵民分爲二致兵固已病民矣又因兵而財用不足藉度牒以給之一人爲兵供之者十人既未能革養兵之弊又敺民以棄南畝游手日衆農民日削可不念哉聖語首及於此其意深矣

庚辰詔幸灘上抽摘諸軍人馬按教宰職管軍知閤御帶環衛官自祥曦殿戎服起居從駕餘免十

給義士衣甲

革軍中冒濫弊

有一月己亥樞密院進呈金州管內安撫司申本州管保勝軍二千三百餘人見闕衣甲千八百餘副上曰衣甲亦不可不理會舊來主帥見說盡令義士赤肉當敵此何理也趙雄奏 陛下興言及此義士何得不以死報近利路安撫司乞再置作院專一打造義士衣甲今欲行下逐旋均撥應副并舊宣撫司亦大有衣甲已令周嗣武點檢俟申到定數亦當分給義士也 庚子樞密院進呈內外諸軍申繳逃亡事故付身 上曰近來軍中之弊不知革去多少只如逃亡事故付身有家累者批鑿無家累者焚毀數年之間免冒濫者多矣趙雄奏且如軍中陞差與揀

汰離軍之人令赴密院審察皆有去取此事亦奇

上曰行之稍久主帥自不敢用私喜怒有所陞黜也

甲辰樞密院進呈魏王奏武德郎鄭亘古乞添改差明州都監趙雄奏亘古無添差恩例若欲從之須降特旨　上曰既無添差恩例自是難行雄奏如此則令具正闕奏辟　上曰甚好雄奏一使臣差遣小不應格雖魏王奏請　陛下亦不從羣臣誰敢不遵守格法也　丙午樞密院進呈李川申近旨不許管軍官接見賓客川自準聖訓不敢妄見一人遂斂衆怨動生謗議趙雄奏欲申嚴指揮行下　上曰李川能如此遵守誠不易得可與再行約束仍獎諭李川

客審離人

院察軍

不魏所廢

以王請法

獎川私

李杜謁

不廢審察之法

將帥能如此執守甚副朕意宜益堅此意勿恤衆怨謗議雖起不足慮也丁未乃詔江上并四川諸軍遵依已降指揮如有違戾重作施行干求乞貸若借舟船人馬之類並以贓論　戊申樞密院進呈郭鈞申乞將右軍統制田世雄改充中軍統制緣止係改移即非泛行陞差乞免赴樞密院審察　上曰初除統制時曾經審察乎趙雄奏舊來止是宣撫司陞差未經審察　上曰審察之法豈可輒廢若以爲正當防秋可令至來年中春津發赴樞密院審察給降付身

十有二月甲戌臣僚言農田之有務假始於中春之初終於季秋之晦法所明載州縣不知守法農夫

何偁措置水利　召雍山不至　乾道重定武階

戊寅前浙東提舉何偁言本路措置水利創建河浦塘埭斗門二十處增修開濬浅浹碶閘溪浦河堰弗潭湖埂六十三處計灌溉民田二十四萬九千二百六十六畝詔浙東提舉姚宗之覆實開具聞奏

是歲知遂寧府杜莘老舉布衣雍山行義召不至賜出身添差本府教授尋乞致仕

乾道初定節度使至正任刺史除上將軍橫行遥郡除大將軍正使除將軍副使除中郎將使臣以下除左右郎將正任謂承宣使至刺史也遥郡謂以階官領刺史至承宣使也正使謂武翼大夫以上也副使謂武翼郎以上也使臣以下謂訓武郎以下也至是年詔令後環衛官

點磨四川總所財用

節度使除左右金吾衛上將軍左右衛上將軍承宣使觀察使爲諸衛上將軍防禦使至刺史通侍大夫至右武大夫爲諸衛大將軍武功大夫至武翼大夫爲諸衛將軍正侍郎至右武郎武功郎至武翼郎爲中郎將宣贊舍人敦武郎以下爲左右郎將　差度支郎周嗣武點磨四川總所嗣武尋奏蜀爲今日根本之地自屯兵蜀口五十年間竭全蜀之力僅足以供給軍費目今歷尾雖管錢引八百萬道乞存留在蜀以備非常急闕之需從之　四川制置使胡元質奏云爲蜀民之病者惟茶鹽酒三事爲最酒課之弊近已損減蜀茶　祖宗時並許通商　熙寧以後始

胡元質奏川茶弊

從官榷當時課息歲不過四十萬　建炎軍興改法賣引比之　熙寧已增五倍　紹興十七年主管茶事官增立重額逮至二十五年臺諫論列始蒙蠲減當時鄭靄爲都大提舉奉行不虔略減都額而實不與民間盡蠲前官所增逐户納數又越二十餘年其間有産去額存者有實無茶園止因賣零茶官司抑令承額而不得脱者似此之類不一逐歲多是預俵茶引於合同官場逐月督取張松爲都大提舉日又計與洋諸場一歲茶額直將茶引俵與園户不問茶園盛衰不計茶貨有無止計所俵引數按月追取息錢以致茶園百姓愈更窮困欲行下茶馬司將無茶

之家並行倚閣茶少額多之家即與減額得旨令元質與茶馬司及總領司措置六年九月丙子奏減虛額元質又云鹽之爲害尤甚於酒蜀鹽取之於井山谷之民相地鑿井深至六七十丈幸而果得鹹泉然後募工以石甃砌以牛革爲囊數十人牵大繩以汲取之自子至午則泉脉漸竭乃縋人於繩令下以手汲取投之於囊然後引繩而上得水入竈以柴茅煎煮乃得成鹽又有小井謂之卓筒大不過數寸深亦數十丈以竹筒設機抽泉盡日之力所得無幾又有鑿地不得鹹泉或得泉而水味淡薄煎數斛之泉不能得斤兩之鹽其間或有開鑿既久井老泉枯舊額猶在無由

減井盐重額

蠲減或有大井損壞無力修葺數十年間空抱重課或井筒剥落土石堙塞彌旬累月計不得取或夏冬漲潦淡水入井不可燒煎或貧乏無力柴茅不繼虛失泉利或假貸資財以爲鹽本費多利少官課未償私債已重如此之類不可勝計臣欲擇能吏前往逐州考覈鹽井的實盈虧之數先與推排等第隨其盈虧多寡而增損之必使上不至於重虧國計下實可以少紓民力方可施行詔令元質與李蘩同共相度措置條具聞奏元質續奏鹽井重額沈痼百姓垂五六十年矣號呼籲天而天不聞　陛下亟出所儲略無愛嗇俾不踰時出窮民於水火之中誠若有所不

再減鹽額
均井

及臣親聞歌頌之聲目覩和平之象實千載希闊難逢之嘉會乞宣付史館從之　元質又言簡州最爲鹽額重大近蒙蠲減折估錢五萬四千餘緡但官司一時逐井除減使實惠未及下户富厚之家動煎數十井有每歲減七千緡者下等之家不過一二十井貧則無人承當額徒虛欠官司督責不免望委制置司再將向來已減之數重行均減其上户至多者每歲不得減過二千貫其餘類推均及下户

孝宗皇帝十六

禁州郡預借

革絹丁二弊

淳熙五年春正月丙申朔　二月戊辰臣僚言郡縣之政最害民者莫甚於預借蓋一年稅賦支遣不足而又預借於明年是名曰借而終無還期前官既借後官必不肯承望嚴戒州縣如有違戾監司常切覺察從之　己巳臣僚言丁稅二弊一丁之稅人輸絹七尺此唐租庸調之所自出也二十歲以上則輸六十則止殘疾者以病丁而免二十以下者以幼丁而免此　祖宗之法也比年鄉司爲姦託以三年一推排方始除附乃使久年係籍與疾病之丁無時銷落

前添之丁隱而不籍皆私斜而竊取之致令實納之人無幾而官司所入者大有侵弊此除附之弊也若其輸納則六丁之税方湊成絹一疋官司紐於久例利其重價及頭子勘合市例縻費之屬必欲單名獨鈔其已納者又不即與銷簿重疊追呼此輸納之弊也令欲縣委丞置丁税一司遇歲終許民庶之家長或次丁立罪賞自陳其家實管丁若干老病少壯悉開列于狀將舊簿照年實及六十與病廢者悉除之壯而及令者重行收附如隱年者許人告首每歲納足即與銷簿給鈔許錢絹從便送納從之　是月雨土

三月辛酉四川制置胡元質言蜀折科之額視東

減蜀中折絹錢

史浩右相

南爲最重如夏秋税絹以田畝所定税錢爲率凡税錢僅及三百則科絹一匹不及三百者謂之畸零其所輸納乃理估錢則準時直當承平時每縑不過二貫兵興以來每縑乃至十貫是一縑而取三倍也陛下軫念遠民重困每縑裁定作七貫五百蜀民驩呼鼓舞然獨成都自淳熙五年爲額減放訖其他州縣尚有應昨來指揮去處乞行下約束詔四川總領所同逐路轉運司取見諸州軍未盡數減放因依更相度與裁減若以歲計却有妨闕仰公共措置將諸州財賦通融相補開具以聞　是月以史浩爲右丞相

親試舉人賜姚穎以下及第出身有差先是侍御

賜姚穎等及第　謝廓然請禁程王學　會子始分界　却羡餘代納折帛錢

史謝廓然言近來掌文衡者主王氏之說則專尚穿鑿主程氏之說則務為虛誕夫虛誕之說行則日入於險怪穿鑿之說興則日趨於破碎令省闈引試乞詔有司公心考校毋得徇私專尚程王之末習從之

是春詔會子以一千萬緡為一界尋又詔如川錢引例兩界相沓行　夏四月辛未知紹興府張津奏本府支用剩錢四十萬貫起發應副御前激賞支用詔令紹興府將張津所獻錢爲人户代納今年和買身丁之半仍令本府印給文牓遍下諸縣鄉村曉諭通知如人户今年已多納折帛錢與理充來年應輸口數即不得因而重疊催擾如稍有違戾許人户徑

置司
看詳
言事

詣尚書省陳訴

臣留正等曰乾道五年臣僚嘗言諸州所獻羨餘類皆移東易西以覬恩倖聖訓有曰今日財賦安得有餘自今若有此獻朕當卻之至是張津猶以羨餘四十萬緡來獻　壽皇聖帝卻而不受復俾為民代輸以其所斂之民者還以畀民豈惟知所取予而示之以好惡其所以警厲臣工風動中外者亦宏矣臣故特著于篇

丁亥詔令後差給事中一員立一司專一看詳天下言利病奏狀劄子及經朝廷陳乞數奏者如有利國便民事雖其言可採並先參訂　祖宗法委無違

戾方許上籍一供省覽一留三省以備舉行如涉兵
機即關密院
臣留正等曰詢謀稽衆雖堯舜不廢焉四方之言
便宜顧可忽哉然其間徇偏見出新意與舊章相
戾者若輕信而亟用之則往往暗壞 祖宗成
法是又不可以不審擇也夫 祖宗法度晝一明
備如古良醫處方其君臣佐使甘苦温凉分劑之
多寡修製之異同莫不各有深意若使俗醫輒以
已意增損於其間則必失古方之意今 壽皇聖
帝既詔專立一司看詳採其利國便民者又須先
參訂 祖宗法委無違戾然後籍而行之有用言

張栻再任廣西

與大臣論朋黨

之實而無改制之名聖慮及此可謂遠矣

是月雨土　五月甲午朔詔知靜江府張栻除秘撰令再任以栻久任帥閫績效有聞也　庚子右丞相史浩奏臣蒙恩俾再輔政唯盡公道庶無朋黨之弊　上曰宰相豈當有朋黨人主亦不當以朋黨名臣下既已名其為黨彼安得不結為朋黨朕但取賢者用之否則去之且如葉衡既去人以王正己為其黨朕固留之以王正己雖衡所引其人自賢則知朕不以朋黨待臣下也浩奏陛下此心如止水如明鏡賢否皆不得遁故姦邪不敢名正人以朋黨漢黨錮唐白馬之禍皆人君不明為羣邪所惑遂致如此甲

辰進呈庚子宣諭聖語論朋黨事　上曰唐文宗有言去河北患易去朋黨難朕常嗤其言何至於此朋黨本不難去若人主灼知賢否所在惟賢是進不肖是退弗問其他則黨論自消漢唐末世朋黨皆數十年不能解以至禍亂朕常歎之其患盡在人君之無學所以聽納之不明也若能公是公非惟理適從何朋黨之有哉使胷中有詩書有古今則黨論何從而起浩奏用人惟論賢否則自無朋黨只如唐牛李之事後世之論者謂德裕之黨多君子宗閔之黨多小人然德裕之黨豈無白敏中之傾險宗閔之黨豈無周墀之直諒但於兩黨中用賢者黜不肖者則其黨

自破范大成奏陛下學力高妙鑑自聖心漢唐史策
所載無此氣象當於前日聖語中增入以詔萬世
上曰漢唐朋黨之論大抵皆由主聽不明而其原始
於時君不知學浩奏說命三篇專論聖學如終始典
于學如學于古訓之類帝王要道無先於此　上曰
善辛亥進呈庚子甲辰兩日聖語　上曰前世朋黨
之興盡由人主偏聽及黨論既成亦隨其中混而為
一朕故推究源流以立此論卿等記録詳矣朕觀漢
唐之末時君心術不明又偏聽是非故姦臣得投其
隙以立黨與遂成禍亂甚可憐也朕每讀前代史書
至可喜處則欣慕之至有不忍觀者則為之掩卷太

息
上又曰君子羣而不黨和而不同賢者自然以類聚雖曰羣曰和然自有不黨不同之處豈可皆指以爲朋黨邪浩奏堯舜在位九官相遜文武傳國十亂同心謂之朋黨可乎趙雄奏人主之聽儻有所偏即所偏之處臣下必從而趨附之則黨與遂成今陛下謂朋黨盡由偏聽可謂深切著明范成大奏陛下聖謨正大可以頒示臣庶使皆知天子不以明黨待天下之士則孰不精白一心以承休德上曰朋黨之論不立則士大夫可以安心營職無他顧慮至於治亂禍福又有不可盡言者蓋國之將興則有所謂天誘其衷否則有所謂天奪其魄天人之際其可畏也

罷創
立場
務

禁請
托

詔舉
臺官

臣留正等曰　壽皇聖帝謂漢唐朋黨之論皆由
主聽不明而其原始於人君之無學萬世之下無
以易此論矣聖謨洋洋當與六經並傳故備載之
以詔永久
是月詔諸路州縣創立場務者皆罷之　六月庚
午新知南劒州曾植言近日公正之道微請托之風
盛省部之理訴倉庫之出納刑獄之決讞州縣之爭
訟無一不用關節欲望百司舉職難矣乞戒飭百官
若内外皆行公道毋徇私情其有不悛行法自近始
庶幾百官各揚乃職從之　甲申詔可令翰林學士
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各舉堪任監察御史二

人以備擢用遵用　祖宗故事施行壬辰詔侍御史
亦令薦舉　閏六月丁酉湖廣總領周嗣武奏蜀爲
今日根本之地自屯兵蜀口五十年間竭全蜀之力
僅足以供給軍費目今歷尾雖管錢月八百萬道欲
望軫念蜀民之力已疲乞存留在蜀以備經常急闕
之須是亦富藏天下維持根本之義　上曰甚善又
奏蜀中錢引自天聖間創始每界初只一百二十五
萬餘道至建炎間依元符之數添印至三百七十餘
萬道尚未爲多目今見行兩界通共四千五百餘萬
道較之天聖之初何啻數十倍今四川總領所又有
別造錢糧會子接濟民間貿易比折成貫錢引自是

大理獄空

修高郵寶應長隄

六十三萬道僊歲歲添印一旦價例減落則於四川錢引所係非輕　上曰蜀中錢引已多豈可更有增添並從之　大理卿吳交如等劄子本寺公事勘斷盡絕並無收禁罪人見今獄空欲依故事上表稱賀詔免上表令降詔奬諭　丙辰淮東總領言高郵寶應田歲被水澇昔元祐間發運張綸興築長隄二百餘里爲函管一百八所石堰斗門三十六座以時疏洩下注謝陽湖流入于海故年穀屢登自殘擾之後盡皆廢壞湖水漫流今乞專委官同守令於農隙之際官給米募夫擇湖水衝要去處建石堰斗門函管察隄岸之損缺修築塡補庶幾公私利便從之明年

罷階成等州營田

旌死節

利路復分東西

四月三日畢工詔淮東總領葉翥覈實以聞　是月興州都統吳挺言今階成西和鳳州并長舉縣營田以三年計之所得纔四萬九千餘緡而所費乃一十七萬緡乞令州縣召民户請佃將軍兵抽還教閱從之　强霓强震並贈觀察使仍於西和州立廟賜額旌忠以知興州吳挺言霓守環州震為兵官並死節不屈於北也　利州路復分東西以吳挺帥西路兼知興州知興元府程价充東路安撫　秋八月甲午内降御筆詔略曰比年以來五穀屢登蠶絲盈箱嘉與海内共享阜康之樂尚念耕夫蠶婦終歲勤動賈賤不足以償其勞而郡邑或弗加恤使倍蓰以輸其

詔戒重價折稅

不以文采取武臣

直甚亡謂也其令諸路監司嚴戒所部應民間兩稅除折帛折變自有常制外當輸本色者毋以重價强之折錢若有故違按劾以聞重寘于法可令臨安府刻石遍賜諸路監司帥臣郡守　戊午國子博士錢聞詩劄子論今日登用武臣不過於武臣中選用有文采者欲以此激厲武勇恐反怠其習將見將帥子弟必有事文墨弄琴書趨時好尚以倖進用者　上曰若如此時朕安得人使

臣留正等曰乾道淳熙之際獎用武臣所以責功實厲士氣圖遠略也若乃褒衣博帶以習媚雅哦詩賦曲以誇技能収書畜畫以角名勝則化介士

幸秘書省賦詩

陳俊卿入對

上從諫踈近習

爲腐儒愈見其無用矣豈聖意哉

九月壬申幸秘書省御製詩一首賜史浩以下賜秘書監陳騤少監鄭丙紫章服　是月陳俊卿入對時曾覿以使相領京祠王抃知閤門事樞密都承旨甘昇爲入内押班三人相與盤結士大夫無恥者爭附之於是鄭鑑爲館職袁樞爲宗正簿因轉對數爲上言之俊卿判建康因過闕入對宣出賜茶論覿抃招權納賂薦進人材而皆以中批行之此非宗社之福且曰陛下信任此曹壞朝廷之紀綱廢有司之法令敗天下之風俗累陛下之聖德　上感其言因是稍踈覿於是覿亦覺爲　上所踈七年疽發背死八

年趙汝愚為吏部侍郎上章力詆王抃之罪會抃擅許北使以起立問起居　上悔悟汝愚因請對論抃逐之抃去獨有昇在朱熹嘗因過闕奏事力為　上言之　上曰昇乃德壽所薦謂有材行熹曰姦人若無材何以動人主其後　上察其姦竟抵昇罪

大事記曰曾覿龍大淵王抃甘昇四人憑恃恩寵招權納賄然四凶之寡不能以勝元凱之衆故曾覿龍大淵之始用事雖劉度張震胡沂周必大金安節諸公爭之而未勝而終以陳應求一言而去曾覿再至與王抃甘昇為姦雖劉珙張栻龔茂良鄭鑑袁樞爭之未勝而曾覿復以俊卿一言而去

王抃以趙汝愚一言而去甘昇以朱熹一言而去於此見　孝宗之英明塵翳終不能以滓太清也於此見乾淳君子之多稂莠終不能以害嘉禾也

陳俊卿諫用白劄

俊卿之在建康也是時御前多行白劄子率用左右私人賫送俊卿因上奏曰號令出於人主行於朝廷布於中外古今之所同也間有軍國幾密文字或御前批降則用寶行下此所以示信防偽也今乃直以白劄傳旨處分事宜於數百里之外其間亦有初非甚密之事自可付之省部今白劄既信於天下則他時緩急或有支降錢物調發軍馬處置邊防干國家大利害事其間豈能保其無偽若嚴重知體之人

必須奏審則往來之間或失事機若庸懦無識之人即便施行則眞僞不分豈不誤事況祇稟文字只付差來人或令回申元承受處到之與否不可得知此於事體尤爲非便上降手札獎諭愧謝之言　是秋進呈三祖下第六世仙源類譜　仁宗皇帝玉牒冬十月先是歷官推九月庚寅晦旣頒歷矣而北使來賀生辰者乃以爲己丑晦蓋小盡也於是會慶節差一日接伴檢詳丁宦調護久之敵人乃肯用正節日上壽蓋歷官荆大聲妄改甲午年十二月爲大盡故後天一日也　十一月庚申右丞相史浩奏陛下事親之懿二典所載誠有所不能及者如朔望駕朝

編光堯慈訓

德壽宮與夫聖節冬至正旦上壽或留侍終日或恭請宴游凡所以盡子之道以天下養者皆極其至自宜大書於策以為萬世父子之法然自陛下登位以來至是凡十有七年其間豈無親聞 太上皇帝聖訓與夫陛下問對玉音外庭不得而知史官不得而書誠今日之闕典也欲望陛下以前所聞及自今以後所得 太上皇帝聖訓陛下問對玉音許令輔臣隨時奏請俾之登載日歷或宣付史館別為一書則聖子神孫得以遵承家法而天下後世知聖朝慈孝之德之盛詔從之庚午秘書監鄭丙等奏所書 太上皇帝聖訓 皇帝問對玉音及尊號詔册儀注之

耕牛充力　租免家

類乞先載日歷外仍别爲一書自朝廷立爲書名頒
降尋詔其書以光堯慈訓爲名
臣留正等曰恭惟　光堯慈訓之書堯父舜子慈
孝之盛萬世莫有加焉至於今日相授一道益增
厥光切謂壽皇聖帝聖訓與皇帝問對玉音亦宜
登載史冊以詔永久他日有司尚當有援茲事以
請者故詳著之
丁丑進呈王希吕繳奏浙閩州縣推排物力至於
牛畜亦或不遺舊法即無將舍屋耕牛紐充作家業
等第之文送勑令所看詳人户租賃牛畜雖係營運
取利緣亦便於貧民欲依所奏將應民户耕牛租牛

依紹興三年五月六日指揮並與免充家力行下諸路州縣遵守施行　上曰國以農為本農以牛為命牛多則耕墾者廣豈可指為家力因而科擾可令檢坐紹興指揮申嚴行下監司常切覺察如有違戾按劾聞奏

臣留正等曰河北自五代末皆稅田鑄至　國朝猶因之呂夷簡歎曰王政本於農此何名哉乃表除之朝廷推其法於他路自是農器無征今兩浙物力筭及耕牛近於田鑄之類矣　壽皇聖帝謂國以農為本農以牛為命遂亟詔勿筭此可謂知稼穡之艱難重王政之原本矣

戊寅　上宣諭宰臣曰卿等皆朕親擢凡事盡公當官而行勿有所畏朕旣深知卿等則讒毀之言無自而入朕覩魏證王珪之事唐太宗凡有所言亦未嘗每事皆從彼皆終其身事太宗卿等當以魏證王珪爲法不得輕爲去就　詔成都一路十六州除成都自有飛山軍及威茂黎雅嘉州石泉軍係沿邊去處兵備不可抽摘外自餘諸州各選兵官前去逐州按試勇壯有武藝人抽摘團結共取一千人作二隊如李德裕雄邊子弟以雄邊軍爲名從知成都胡元質請也　是月史浩罷相授少傅保寧節度醴泉觀使兼侍讀　以趙雄爲右丞相王淮爲樞密使錢良

遴選監司郡守

弛魚池禁

不置城外欄稅

臣參知政事 十二月辛卯進呈監司郡守除目
上曰郡守得人則千里蒙福監司得人則一路蒙福
卿等遴選其人不可輕授 壬辰進呈趙彥逾劄子
乞將南康軍諸處魚池爲放生池不許租與民戶
上曰聞沿江之民以魚爲生今而禁之恐妨細民
乙卯進呈知臨安府吳淵劄子乞復置西溪等兩處
發引欄稅 上曰關市譏而不征去城五里之外豈
可復置欄稅
臣留正等曰趙彥逾請以魚池爲放生池名則美
矣而實妨細民之利吳淵請於西溪置欄稅防則
密矣而實重商旅之害 壽皇聖帝勤恤民隱見

關防
奏辟
弊

於聖訓明切如此固非二臣之所及也

臣僚言昔大觀中嘗患內外官司奏辟員闕差遣多是權要子弟及易舉親戚陞養資任非任能責成之意嘗下詔凡奏辟官於奏狀前用貼黃具所辟官在朝親屬職位姓名以聞欲望檢舉大觀已行之詔應自今有合奏辟官屬必於貼黃前說不係權要子弟親戚庶幾公道稍伸私情盡革以仰副清朝綜核名實之意詔從之　是歲前知雷州李茆奏廣西鹽法見於已行者曰鈔商興販也曰官自搬賣也然二者利害不可不究且官自搬賣舊係本路轉運司主其事行之既便歲課自充諸州亦無闕乏之患爰自

守廣西官賣鹽法

紹興八年改行鈔法轉運司所得僅二分不能給諸州歲計至於髙折秋苗民被其害逐年賣鈔所虧之數甚多陛下灼見其弊仍舊撥還轉運司均與諸州官搬官賣盡罷折米招糴之爲民害者止令轉運司歲認息錢三十一萬貫其爲計甚善自當確守此法必爲永久之利臣恭聞光堯太上皇帝在御之日嘗詔諸路提舉鹽事司不得妄有申請變更鹽法乞申嚴行下勿使朝廷良法爲妄議者紛更實一路幸甚詔令户部將廣西官搬官賣鹽法申嚴行下常切遵守　劉珙以屬疾請奉祠未報請致仕　上以珙病亟遣中使挾侍醫以來珙知疾不可爲亟上遺表

首引蔡顯伍文以爲近習用事之戒且言令以腹心耳目寄此曹故士夫倚之以媒其身將帥倚之以饑其軍牧守倚之以賊其民朝綱以紊士氣以索民心以離咎皆在是顥亟加擯退以幸天下後謚忠肅珙韐之孫子羽之子也 知盧州舒城縣佘永錫坐贓特貸命編管封州仍籍没家財

增入諸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六

復合同憑由法

增入諸儒講義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七

孝宗皇帝十七

淳熙六年春正月庚午進呈門下後省看詳司狀太社令葉太廉劄子奏乞詔內侍省遇有取索庫務物依舊法給合同憑由二本一本付傳宣使臣取索一本令本省畫時寔封差人置歷付所取庫務官勘驗支供仍將合同繳奏降下户部除破如南庫封樁庫各下提領所其他倉庫理合一同所貴杜絕姦弊本司看詳欲依所陳自合遵依 祖宗舊制應在內官司遇有宣索之物並先次經由合同憑由司 上曰此良法也可依 癸未趙雄等奏光州復置中渡榷

不買北物

不喜珠玉圖畫

場官御前恐有曾經在摧場幹事之人可以差充監官庶可檢察禁物不令過界　上曰御前自來不曾差人在淮上買物如淮白北果之屬毫髮不曾買宮中並無唯遇　太上皇帝賜來則有之向來劉度守盱眙嘗獻淮白卻而不受近蒙　太上皇帝賜得數尾每進膳即食一小段可食半月記得元居實知盱眙軍初之任日朕慮其在任輒獻北物再三戒勅令供貢文狀不得買物以獻其狀尚留尚書省卿等可取觀之雄等奏陛下豈獨奉養儉素只如珠玉圖畫之珍皆不得其門而入　上曰　太上皇帝留得圖畫一百餘軸皆名筆也亦未嘗掛蓋天性不好雄等

奏此暗消磨多少事人主一有所好則衆獘生焉陛下一意於天下事無他嗜好眞堯舜主也

臣留正等曰人主惟有一心而人人皆欲伺其所好以投之所好一形於外則來者紛然皆得以乘間而入矣武王聖人也受一獒之獻而召公有憂之作書累數百言其防微之意深矣漢文帝即位之初有以千里馬試帝意者帝曰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自是守恭儉清靜之治者二十餘年實由此其基也切惟

壽皇聖帝於此物無所取於滋味無所嗜於圖畫無所好豈特天性恬淡不爲外慕亦由聖見高明

不以戚里廢公法

誠足以知其爲有損而無益耳移其玩物之志於萬幾兢業之間此所以勤政務學獨出於百王之上而小人終無所投其隙也歟

甲申内批登仕郎張聞禮係　太上皇后姪女夫特添差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趙雄等奏在法雖戚里文臣未經銓試武臣未經呈試並不許陳乞添差上曰豈可以戚里而廢公法卿等理會得是可留下文字今後有似此等事切須執奏　四川制置胡元質夔路運判韓瞨奏夔路之民爲最窮而諸州科買上供金銀絹三色民力重困所有大寧監鹽課委有增羨臣今與總領所及本路轉運司公共措置已將

免夔路科買金銀

幸佑聖主命太子讀經史

鹽課趲剩之錢買金銀發納總領所及茶馬司盡蠲免九州民間歲買之弊外有餘剩錢若干可以盡免今年夔路諸州一年合科民間買絹之數餘錢又可與民間每歲貼助其費民力可以少蘇 上曰監司郡守興利除害實惠及民要當如此並從之趙雄奏夔路之民最貧韓晪為漕臣措置此錢以免科擾宣力甚多 上曰不可不旌賞尋加晪直秘閣 雨雹

二月己丑朔幸佑聖觀即 上儲宮也 皇太子從召史浩曾覿入侍 上御講宮顧瞻棟宇初無改造儼然如新喜而念舊興至明遠樓下 上顧謂皇太子曰近日資治通鑑已熟別讀何書對曰經史

錢良臣失舉自劾　竄茹驤　詔前宰執侍從言事

並讀　上曰先以經爲主史亦不可廢　庚寅參政錢良臣以失舉茹驤改官自劾詔良臣所奏乃欲以身行法國有常憲朕不敢私可鐫三官癸巳詔戶部侍郎陳峴待制張宗元新知秀州徐本中饒州居住趙磻老各降三官以保舉茹驤坐失舉也先是驤知湖州長興縣侵盜官錢入己事發免眞決台州編管籍没家財故有是命　甲午太學博士高文虎論前宰執侍從帶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在外者皆有論思獻納之責　上曰卿此奏尤爲得體朕亦有聽納之益且知州郡閭民情丙申詔前宰執侍從帶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及太中大夫以上守郡奉祠之人

禁兵官褻慢

今後如有已見利便聽非時聞達即不得輒陳乞恩澤自述勞績之類其責降官不在此限　丁酉殿前副都指揮使郭棣奏每遇宣押打毬或蒙賜酒其諸軍正額額外統制官內有於馬上率爾奏事者及賜酒之際無指揮宣喚輒詣榻前紊煩奏事甚失臣子事君之禮乞自今後遇有宣押從本司約束詔從之

臣留正等曰朝不失禮燕不失恭然後法度正而堂陛之分嚴若燕私之際武夫兵將輒恃恩昵干求奏請輕瀆王威則亦幾於褻矣　壽皇聖帝所以亟從郭棣之請蓋肅威嚴謹名分防狎慢之意於是乎在此萬世子孫所當遵守也

癸卯進呈淳熙海行新法　上曰朕欲將見行條法令勅令所分門編類如律與刑統勅令格式及續降指揮每事皆聚載於一處開卷則盡見之庶使胥吏不得舞文趙雄等奏士大夫少有精於法者臨時檢閱多爲吏輩所欺今若分門編類則遇事悉見吏不能欺陛下智周萬物俯念及此創爲一書所補非小乃詔勅令所將見行勅令格式申明體倣吏部七司條法總類隨事分門修纂別爲一書若數事共條即隨門釐入仍冠以淳熙條法事類爲名　三月庚午進呈知鎮江司馬伋言用石修砌湖閘門浚海鮮河使舟船有所艤泊之所　上曰司馬伋浚河修閘惠

詔臣融計
漕通歲

利甚廣可除寶文閣待制　丁丑宰執奏事　上曰
諸路漕臣職當計度欲其計一道盈虛而經度之也
令則不然於所部州郡有餘者取之不足者聽之逮
其乏事從而劾之吾民已被其擾矣朕今以手詔戒
諭之俾深思古誼視所部爲一家周知其經費而通
融其有無廉察其能否而裁益其耗蠹庶乎郡邑寛
而民力裕也趙雄等奏責任漕臣盡於此矣陛下厲
精圖治加惠元元軫念及此天下之幸也　於是出御
筆手詔以戒諸道轉運詔略曰分道置臺寄耳目于
爾漕臣職在計度欲其計一道盈虛而經度之也職
在按察欲其蚤正素治毋使至於病民厥或異此朕

聽大臣避親嫌

賑淮東鼠災

何賴焉汝等得不視所部爲一家周知其經費而通融其有無廉察其能否而裁抑其耗蠹令兩浙轉運司刻石徧賜諸路漕臣　乙酉進呈除目李嶧欲除太府寺丞去年七月三日注籍　上曰可錢良臣奏李嶧乃李如岡之子臣李如岡之婿今臣備數政路恐外人疑臣私於親戚欲乞與外補　上曰李嶧以論薦陞擢不因卿進然卿既已親嫌爲辭可與近見闕知州軍差遣　是月高郵軍通泰等州去年以田鼠爲災田穀絶収命賑之　雨雹　夏四月丙申

上曰伯昌近自太府寺丞除提舉淮東常平茶鹽其家却懇請　德壽宮欲改除少監朕思朝廷御監又

裁添差員數

封椿庫朽貫

非閤門御帶之比尤不可輕授趙雄等奏陛下至公無私愛惜名器雖宗室近屬戚里近親除授之際一毫不以妄與此可爲萬世之法　丁酉　上曰州郡間近日添差員數頗多今後宗室戚里歸正官等添差通判職官等每州各不得過一員帥司參議官諸司屬官準此　五月甲子進呈提領封椿庫閻蒼舒狀封椿庫共管見錢五百三十萬餘貫年深有斷爛之數乞拘收西庫綱運見錢對充支遣其斷爛錢貫給工索之費　上曰錢積之久必致貫朽趙雄等奏陛下儉德冠古帝王未嘗一毫妄取於民而府庫充足　上曰朕不敢毫髮妄用所以有此以待緩急之

用實前此所無

臣留正等曰我　太祖皇帝削平僭僞諸國取其府藏而別儲之名曰封樁庫歲終凡國用之餘亦皆入焉嘗諭輔臣俟滿三五百萬當賂契丹以贖幽燕之民否則散滯財募戰士以圖攻取其規模宏遠矣　列聖相承不替前烈　神廟所謂爰設内府期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是也　壽皇聖帝躬行節儉惜財賦中都封樁之錢至於貫朽建康京口江上諸處寄樁亦皆不下數百萬緡夫豈徒以聚財爲富而已蓋國恥未雪版圖未復他日北向大舉用以贍軍賦賞戰功此其聖志之所

不差奏祥瑞官

平彬寇出宸筭

在手臣伏讀聖訓曰朕毫髮不敢妄費所以有此以待緩急之用嗚呼此眞　藝祖之志也臣故明著其事以諗守藏者俾勿忘

戊辰進呈秘書省狀以太史局申明堂大禮合差禮畢奏祥瑞官一員　上曰朕以豐年爲上瑞不必差官奏祥瑞也　丙戌　上曰王佐以帥臣親入賊峒擒捕誅勦與向來捕賊不同書生亦不易得趙雄等奏乞旌賞因曰令日成功皆出宸筭蓋王佐初時奏事已云束手無策止日夜俟荆鄂大軍三千人至陛下亟降宸翰令將本路將兵禁軍義丁土豪無慮四五千人自足破賊宸翰又云諸路養兵皆出民力

驅磨截留上供數

小寇不用畜兵何爲鄉爲帥臣焉不知此王佐得此訓戒方知驚懼遂專用本路鄉兵等不復指準大軍今日擒陳峒等皆鄉丁非大軍也宸翰所料明矣非陛下明見萬里則王佐成功必不如此之速陛下必欲旌賞之宜俟王佐保明立功之人來先自下推賞然後及王佐也　是月臣僚言諸路州郡截用上供錢物初令度支點對驅磨既而復令關帳司驅磨然而關防滲漏之弊終不能革者緣其間窠目不一失於參照且有以某事許截經總制折帛錢又有不以有無拘礙盡許拘截者緣所截窠名不一州郡得以容姦重疊申部而逐部只是照應大案合催名色徑

保全李顯忠家

行銷豁各部各案既不關會何以稽考今欲令度支每歲專置截使簿一面如遇承降指揮截使名色錢物之數即時抄其所隸部分候諸州申到帳狀即關會度支回報方許關帳司驅磨銷豁從之　六月戊戌進呈臨安府勘到李顯忠諸子師說等無禮於繼母王氏令其子師古行財傾陷異母兄弟等事　上曰師說兄弟呼母為侍婢可謂悖禮其母多出貲財以傾之豈為母之道耶母子皆當抵重罪朕念顯忠昔日歸朝頗著勞效今歿未久不忍見其家門零落朕欲來日批出悉赦其罪聽其自新庶幾仍有母子之情自今專務協和如或不悛即寘典憲未晚趙雄

求四川遺書

措置唐鄧積蓄

等奏陛下聖慮及此不唯有補風教抑可以感激諸將忠義之心已亥詔有司一無所問仰臨安府追集師說等奉宣恩旨副朕保全顯忠門戶之意既而王氏母子感泣謝恩旁人見者亦以手加額　上曰如此施行非獨可以保顯忠門戶亦有補於風教　是月求四川遺書以其不經兵火所藏官書最多也

秋七月癸亥進呈荆鄂副都統郭杲奏唐鄧諸處自來積穀不多襄陽自漢江以北四向美田民間多有蓄積欲密行措置於秋收之際收儲以備緩急　上曰令周嗣武同劉邦翰詳所奏事理於秋成之際廣行收糴其合用倉敖及收貯去處仰公共相度措置

不喜時新

申　甲子趙雄等謝昨日蒙恩賜新茘子流香酒

上曰朕却獻方物所以四方珍味嘉果俱不曾有昨日新茘子蒙　太上皇帝賜到所以分賜卿等朕昨日食素亦未曾嘗朕聞舊日京師謂之獻時新遠方新珍之物奔走爭先勞人動衆害物甚多朕欲痛革此事最不喜時新之物蓋世俗既競時新則不待物性成就而爭先採摘甚可惜也

臣留正等曰宣政以來羣檢用事凡四方花果竹石之類皆假應奉為名水馳陸走騷動州縣殃毒百姓其為禍也廣矣觀宣政之覆轍則　壽皇聖帝盛德豈不為萬世無窮之法乎

重營
建

癸酉進呈知臨安府吳淵狀修造後殿畢工上
曰朕本不欲修羣臣皆言此殿朽損不得已修之趙
等奏此殿乃旰朝聽政之所及將來大禮陛下於此
宿齋而朽蠹不葺臣子之心安乎此臣等所以再三
懇請必欲修葺然制度亦不至壯麗殊無勞費也
中書舍人鄭丙言近來卿監丞簿悉除史官館職學
官書局員數頗多監司郡守差至三政參議通判添
差相踵歸正使臣養老將校填滿諸郡東宮徹章祕
書省進書講官宮僚及預修官吏賞之可也下至雜
流厮役監門邏卒亦皆霑賞曰就龍日久曰應奉有
勞閑一河道修一閘堰横被醲賞欲行裁抑詔曰賞

詔
給
誥
舍

功還職不以濫予丙之言是也而掌行書讀每有除授可否不即以聞積累既多徒有所論不能濟於未然之前豈所望於忠益耶可劄付給舍給事中王希呂兼權中書舍人李木等皆以失職待罪　上曰謂之無罪可待則不可謂之放罪則丙等不自安只令依舊供職　甲申臣僚奏切見舊制章奏凡內外官登對者許用劄子其餘則前宰執大兩省官以上許用劄子以下並用奏狀近年因臣僚奏請凡沿邊守臣與帥漕臣并主兵官許用劄子自後他司內郡應用奏狀者或以劄子上塵乙覽并口往往抵許前政陳說已能不知大體紊煩天聽欲望申嚴有司應

稽考章奏式　呈今上會要　王日休進九邸總要　刪驢驗等收稅令

帥漕郡守主兵官如事涉兵機許用劄子其餘若不如式則令所屬退還并乞令朝廷稽考臣僚章奏如於公事之外輒以私事上瀆天聽者略賜施行則人知警畏各安其分矣詔從之　是月進呈　今上會要一百五十卷　沿海制置司參議官王日休進九邸總要三百四十卷送秘書省看詳言其間郡邑之廢置地理之遠近人物所聚古迹所在物產所宜莫不該載詳備安有可采詔特遷一官　八月戊子進呈勅令所重修淳熙法冊御筆圈記戶令內驢驗馬舟船契書收稅　上曰凡有此條並令刪去恐後世有筭及舟車之言　壬辰　上宣諭近建康行宮主

以屢豐年為喜

管匙鑰內侍將到江東諸州稻禾色樣皆十分結實今歲遠近皆豐熟可謂屢豐年也朕殊以為喜趙雄等奏陛下聖德日新故天報以屢豐年之祥　上曰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朕當益務修德仰承天祐臣留正等曰唐太宗即位之初一年飢二年蝗三年大水至四年米斗三錢行旅不齎糧輒震而矜之自以為行仁義既效驕心一生去王道遠矣已亥庚子之間連歲告稔　壽皇聖帝每對大臣不曰當更作好事仰荅天貺則曰當益修德政以承天祐夤畏如此夫豈有一毫驕心哉昔當觀睿訓有俯同正觀之意以此觀之太宗蓋不及也

上宣諭宰執批答辛棄疾文字可劄下諸路監司帥臣遵守施行先是湖南漕臣辛棄疾奏官吏貪求民去爲盜乞先申飭續具按奏御筆付辛棄疾卿所言在已病之後而不能防於未然之前其原盖有三焉官吏貪求而帥臣監司不能按察一也方盜賊竊發其初甚微而帥臣監司漫不知之坐待猖獗二也當無事時武備不修務爲因循將兵不練例皆占破纔聞嘯聚而帥臣監司倉黄失措三也夫國家張官置吏當如是乎且官吏貪求自有常憲無賢不肖皆共知之亦豈待喋喋申諭之耶今已除卿帥湖南宜體此意行其所知無憚豪强之吏當具以聞朕言不

警諸路監司帥臣

刪去　繼絶　户奏　裁令　罷樊　仁遠　謬舉　豐年　眞祥　瑞

再弟有誅賞而已　上又曰亦欲少警諸路監司郡守也　辛丑進呈户令内有户絶之家繼絶者以其家財物許給三千貫如及二萬貫奏裁　上曰國家財賦取於民有制今若立法於繼絶之家其財産及二萬貫者奏裁則是有心利其財物也趙雄等奏有似此欲悉刪去　上曰可悉令刪去　壬寅詔浙東提舉樊仁遠於盜賊將發之際輒薦雷潨自代外託遜能内實避事又所薦雷潨顯屬繆舉可罷新任

九月戊午趙雄奏前日已降指揮免奏祥瑞　上曰朕自有眞祥瑞豐年是也百姓家給人足瑞莫大焉

庚申進呈徐存剳子陳乞宫觀　上曰徐存曾中

因奏對盡知其人

刪縱盜罰錢令

刪無額錢賞格

狹隘不耐官職向因輪對嘗識其人可與宮觀趙雄等奏曰陛下知人之明過於堯舜臣下凡一經奏對者輒知其爲人以一字褒貶無不曲盡　上曰立功業耐官職須有才德福厚者能之荀卿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朕每於臣下觀其形以知其命聽其言以察其心相形論心蓋兼用之　丙寅進呈捕亡令諸捕盜公人不獲盜應決而願罰錢者聽上曰公人捕盜不獲許令罰錢而不加之罪是使之縱盜受財也此等條令可令刪去丁卯進呈賞格內有監司及知通納無額上供錢賞格　上曰　祖宗時取於民止二稅而已今有和買及經總制等錢又有

不忘恢復

無額上供錢既無名額則是白取於民也又立賞以誘之使之多取於民朕誠不忍也可悉刪去　上又曰朕不忘恢復者欲混一四海效唐太宗為府兵之制國用既省則科歛民間諸色錢物可悉蠲免止収二稅以寬民力耳雄等奏陛下聖念及此天地鬼神實臨之必有陰相以濟大業

臣留正等曰　壽皇聖帝萬機之暇無他嗜好勅局所修條令皆勤乙覽去取之間輒經御筆竄定其勤於政理盖前代所未有也臣嘗觀筭及舟車之訓而知聖人之遠慮觀縱盜受財之訓而知聖人之淵識觀有心利其財物之訓而知聖人之大

義觀設賞誘之多取之訓而知聖人之至仁故褒
而載之以著明　聖志焉
龜鑑曰乾道新書之上淳熙制書之呈聖天子究
心律令法爲之條事爲之類又親加之筆削焉如
騾馬舟船之稅則刪之曰不可利其財物捕獲不效
之罪刪之曰不可縱盜受財也一事之傷於民一
法之累於物莫不悉舉而去之聖心之不輕如此
又何弊政舛令之有哉

明堂復合祭

辛未大饗明堂復合祭奉　太祖　太宗配自乾
道以後議者以德壽宮爲嫌止行郊禮至是用李燾
等議復行明堂之祭遂合祭並侑焉從祀百神並依

復太祖太宗並配禮

南郊禮例先是禮部奏前禮部侍郎李燾奏乞行明堂并録連典故一 神宗聖語熙寧五年 神宗問王安石曰宗祀明堂如何安石曰以古言之 太宗當宗祀今 太祖 太宗共一世若迭配明堂亦於事體為當 神宗曰今明堂乃配 英宗如何安石曰此乃誤引嚴父之道故也若言宗祀則自前代已有此禮 神宗曰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為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一治平元年知制誥錢公輔知諫院司馬光呂誨之議曰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以

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荅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夫凡爲天子皆當以其父配天然後爲孝也近世之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誤認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爲法也一天章閣待制兼侍讀李受天章閣侍講傅卞言臣等竊以爲嚴父者非專謂考也故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下乃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夫所謂天者謂郊祀配天也夫所謂帝者謂五帝之神也故上云嚴父配天下乃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父者專謂后稷也且先儒謂祖爲王父則知父天者不專謂父考也一乾道六年李燾爲秘書少監兼權侍立官奏

昊天四祭在春曰祈穀在夏曰大雩在秋曰明堂在
冬曰圜丘名雖不同其實一也　太祖嘗行大雩之
禮於開寶　太宗再行祈穀之禮於淳化至道其禮
並如圜丘獨明堂之禮皇祐二年　仁宗始創行之　太
嘉祐熙寧元豐元祐紹聖大觀政和又繼行之
上皇帝建炎二年既祀圜丘紹興元年即祀明堂以
太祖　太宗並配天地神祇饗荅福祚綿永陛下臨
御之三年既親祈穀七年又祀圜丘竊謂明堂之禮
合宜復行遠稽　祖宗故事近遵　太上皇帝慈訓
實爲當務之急淳熙三年三月壽因轉對又申前請
是歲遂詔令禮官太常寺詳議而舉行之　丙子四

減放川茶虛數

加封李龍翰

川安撫制置使知成都府胡元質奏川蜀產茶自熙寧以後一從官榷軍興以來聚斂之臣增立重額產日益去額日益增民日益困於是條其狀以聞乞同茶馬司公共措置旋被隆旨俾之措畫臣遂與提舉茶馬官置局委官推核增虧之數所合減於虛額凡一百四萬三百斤有畸其引息及土產稅錢共計十五萬二千九百九十四貫有畸係每歲合納之數遂具以聞奉旨除放遠民交慶欲望聖慈宣付史館以傳無窮詔從之 冬十月安南李龍翰加食邑封功臣號（初封制詞失錄不載） 十一月乙卯朔宰臣趙雄等乞宣示御製用人論 上曰此論欲戒飭臣下趨事赴功

乞示人　催路常　創堂施膳
宣用論　諸羅平　新不丹

而已豈爲卿等設邪邇來年穀屢豐雨暘時若中外晏然皆卿等贊襄之力　癸卯　上曰義倉米專備水旱以濟民今連歲豐稔常平米正當趁時収糴可嚴行以先降旨揮催諸路以常平錢盡數糴米時諸路未有申到故也　癸酉　上宣諭曰近蒙　太上皇帝賜到倭松眞如象齒已於選德殿側盖成一堂趙雄等奏陛下不因　太上皇帝賜到良材亦未必建此堂也　上曰朕豈能辨此木植乃　太上之賜近嘗謝　太上皇帝因奏來春和暖欲邀請過此堂奉萬年之觴　太上皇帝已許臨幸雄等奏陛下平時一椽一瓦未嘗興作可謂儉德矣乃蒙　太上

論賞罰出於無心

皇帝賜到木植即建此堂可謂孝德矣孝儉之德堯舜事也　上曰此堂並無所費不施丹雘數日間當與卿等觀之　戊寅進呈右正言黃洽劄子奏賞罰必欲當　上曰賞罰自是欲當然朕有一言昨亦嘗宣諭黃洽夫矯枉而過直則復歸於枉矣故矯枉至於直可也過於直不可也猛本所以濟寬然過於猛則尤不可蓋過於猛則人無所措手足濟寬而過於猛猶矯枉而過其直也惟立表亦然所立正則其影直所立過中則影亦隨之朕守此其久一賞一罰決不使之至於過趙雄等奏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此舜事也　上曰中者朕朝夕所常行至官使人才譬

之置器須置得適當乃合於中若置之失宜則非中矣朕之於臣下初無喜怒好惡嘗於禁中宣諭左右曰朕本自無賞罰當隨事而應不得不賞罰耳初無毫髮之私也又常守兩語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故雖平日所甚親信苟有過失必面戒之而疎遠小臣或有小善寸長則稱奬不一雄等奏大哉王言此之謂無心孔子論古帝王獨以堯為大者以其無心故也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雨露之所生成雪霜之所肅殺天豈有心於其間哉今陛下如天之無心得堯之大得舜之中所以聖德日新治效日著蓋本諸此　是月雨土　十二月戊子進呈柴瑾具析

柴以誕職　嚴姓澤　罷廣官
瑾欺落　異恩法　二攝

到薦舉王璞因依　上曰令歲免發海船而瑾乃以發海船薦舉王璞可謂欺誕矣特落職以為薦舉者之戒　甲午進呈士韜乞將異姓恩澤與姪女夫張元質趙雄等奏在法異姓恩澤合奏有服親太常寺供到姪女夫無服　上曰既於法有礙令一放行遂為無窮之例攀援不已斷不可開　己亥刑部尚書謝廓然奏切見二廣緣去朝廷既遠舊多煙瘴去處又有攝官定差之文縣或有闕監司守臣輒差拔副尉攝參軍助教權攝　上曰遠方用此曹權縣細民何負可令二廣帥漕憲司將似此名色並日下解罷令後州郡違戾仰按劾施行如諸司違戾許互察以

暇時只好讀書

蓋叔世之君所爲

守恭儉兩字

聞　辛亥進呈知筠州趙子濛奏本州支使鄒如愚司理趙善劭荒廢職事　上曰官無高卑皆當勤於職事又曰朕於機務之外猶有暇時只好讀書唯讀書則開發智慮物來能名事至不惑觀前古之興衰考當時之得失善者從之不善者以爲戒每見叔世之君所爲不善使人汗下幾代其羞且如唐季諸君以破朋黨去宦官爲難以朕思之殊不難也凡事只舉偏補弊防微杜漸銷患於冥冥若必待顯著而後治之則費力矣朕又每守兩句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朕每於臣下未嘗有一毫輕侮之心皆待以禮至於玩好之物有來獻者未嘗受之即諭以此物是

卿所玩好者一切不留此皆讀書有得雄等奏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陛下躬行如此聖學高矣臣留正等曰帝王之學與經生學士不同必也見諸踐履措諸事業然後為務學之實夫豈徒摘章句誦文義而已　壽皇聖帝躬行恭儉本於讀書有得又考前代興衰以其善者為法不善者為戒此眞帝王之學也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汲汲者其在茲乎

龜鑑曰朕在宮中只看經史機務之外只好讀書講泰之九二而明君子小人之辨講萃之上六而知盛衰治亂之由讀禹貢因大禹之勤儉而戒人

論會計録

召馬倆不至

主之貪心讀中庸為天下國家九經一段而知治道之最切進正觀諫録覽宣公奏議聖訓嘗曰讀書不能行如陳隋之君何補而暇日取通鑑讀曰帝之所以為帝王之所以為王法其所興戒其所亡口誦心惟未嘗去手是則 孝宗之講學又豈徒誦說云乎哉

是月臣寮請會計財用之數為會計録 上曰向者欲為此録緣戶部取於州縣為經總制錢者色目太多取民太重若遽蠲則妨經費須他日恢復之後使民間只輸二稅其餘名色乃可盡除之 潼川府路言馬倆行義文學召不至賜出身補本府教授

旌表潼川府中江縣孝廉里進士楊揄家門閭以本府上其嫡母賈氏夫死不嫁事舅姑以孝聞舅姑皆年九十餘無疾而終賈氏追悼喪葬盡禮至有芝草生於墓側楊揄事其母復能盡孝道時賈氏年八十四而康健不衰皆由楊揄孝感所致也

增入諸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七

放免臨安征稅

日有戴氣

孝宗皇帝十八

淳熙七年春正月甲寅朔進呈臨安府城内外及諸縣放免收稅一年爲緡錢百二萬有奇及用内帑等錢對補之數　上曰朕於内帑無毫髮妄用苟利百姓則不惜也趙雄等奏昨黄榜既揭都城歡呼蓋古今絶無而僅有又奏太史局申前月二十八日日有戴氣言人君德至於天爲萬民所愛戴則有是瑞

上曰二十八日恰是議放稅時朕之本心只欲連歲豐稔物價低平百姓家給人足茲爲上瑞耳

臣留正等曰漢文帝詔天下三十而稅一又詔免

鎮江府開河道

田租之半又詔天下田租盡除之此蓋史冊未有之事而文帝何獨能行之揆厥所繇蓋恭儉之類也　壽皇聖帝愛惜財賦不肯一毫妄費而蠲減之令史不絕書至是乃放免臨安府城内外及諸縣一年之征又盡出内帑以補之捐利予民雖出聖神之本心然儉德之効實見於此孔子曰節用而愛人自古及今未有用之不節而能愛人者也臣於文帝之事有感焉故併取以爲儉德之證云

二月癸未朔知鎮江府曾逮言本府開閘海鮮河及新河等以便舟船　上曰楊子江天下至險不可艤舟趙雄奏鎮江舟船輻輳前此綱運客船漂溺不

魏王愷

論建儲事

不以進頌進職

少　上曰若多開河道以便舟船甚好　壬辰趙雄等奏魏王愷背乞寬慈抱　上抆淚曰朕曏來躍次建儲者正見此子福氣頗薄耳然亦不料其如此之夭也趙雄等奏昔建儲之初天下猶未能盡識聖意乃今方是曉然　上曰朕以宗廟社稷之重斷然行之　己酉進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陳岩肖上表進淳熙中興聖德頌　上曰可令宣付史館因曰陳岩肖筆力不衰嘗為侍從惜其老矣欲與進職又別無名不欲因進頌也

臣留正等曰明主一嚬一笑足以化天下移風俗壽皇聖帝雖念侍從舊人終不欲因獻頌與之加

察官察事之故　進仁宗哲宗玉牒　張栻卒　張栻廣西之政

職風旨如此四方聞之其敢復有以諂諛進者乎

丙午　上曰朕令察官察事甚好邇來所察甚有補於事趙雄奏事之大者言者論之小者察官察之則吏治畢舉官邪迸去矣　是月進　仁宗玉牒慶歷三年至皇祐三年凡十年及　哲宗玉牒　頒釋奠儀　張栻卒初栻在朝未期年而召對六七栻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故不悅者衆坐是而出居三年　上復念栻除知靜江府增秩再任凡五年廣西諸州運鹽漕司取其八分之息公私兩病栻奏以鹽息什三予諸郡又因兼攝漕事出其所積緡錢四十萬而中分之一爲諸倉煮鹽

張栻湖北之政

之本一為諸州運鹽之費所統州二十有五荒殘多盜栻乃簡閱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縣卒伉健者為效用斥漕司鹽本羨錢以佐諸州兵食之不足者申嚴保伍之令而信其賞罰知流人沙世堅才勇喻以討賊自效所捕斬前後以千百數傳令溪洞酋豪喻以弭怨睦隣毋相殺掠示之恩信謹其禁防由是內寧外服革橫山買馬之宿弊諸蠻悅感爭以其善馬至改知江陵府湖北尤多盜栻入境首劾罷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羣盜遁去又益為教條諭其黨與得相捕告以除罪郡瀕邊屯軍主將每與帥守不相下栻既以禮遇者將得其歡心又加恤士

伍每按親兵必使與大軍雜試均犒以相激厲修義勇法使從縣道階級農隙講武大閱於府有言於朝請盡籍客户爲義勇者栻慮其擾亟閱民籍家三人者乃籍其一爲義勇副軍別置總首人給一弩俾家習之三歲一遣官就按辰沅諸州自政和間奪民田以募游惰號萬弩手栻爲奏去其病民罔上者數條並淮民出塞爲盜者法皆抵死異時置而弗治至是捕到數人仍有北人在黨中栻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疆埸之事毋曲在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其理直且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户熟田以與之請於

張栻遺表不得達

朝以熟爲荒乞授流民事下本道施行如章栻劾大
辨詐諼宄虐所招不滿百數而虛奏十倍請論其罪
不報章累上大辨易他郡蓋宰相忌栻者沮之云栻
自以不得其職數求去尋以病請祠病且死自作遺
表來上略曰再世蒙恩一心報國大命至此厥路無
由猶有微誠不能自已伏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信
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永清四海克鞏丕
圖邸吏以庶僚不得上遺表却之　上迄不見也栻
初以父任右承奉郎平生未嘗乞磨勘　上知之其
在靜江特進二秩爲承事郎栻之言曰學莫先於義
利之辨義者本心之所當爲非有爲而爲也有爲而

武舉取將帥才

詔舉賢良

爲則皆人欲非天理此栻講學所得之要也栻嘗從胡宏講學宏告以孔門論仁之旨栻默然若有得者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 三月丙辰兵部措置武官舉補官差注格法 上曰武舉本欲取將帥之才今前名皆令從軍以七年爲限則久在軍中諳練軍政將來因軍功擢爲將帥庶幾得人 壬戌詔舉賢良内降制畧曰永惟通儒明於古今王事之體朕所嘉尚乃即位以來詔書三歲一下而應是選者未能盡當朕意豈詢求之路未廣而考擇之法或嚴耶將朕誠意未孚而眞賢實能莫爲時出也中外侍臣若部使者郡守其各悉心搜選俊異以名來上名儒茂才

詔舉賢良

太上帝后宴大内

有能稱吾詔者當崇顯焉今歲科場其令尚書侍郎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學士待制各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一人守臣監司亦許解送　庚午車駕詣德壽宮起居恭請　太上皇帝　壽聖皇后至太内開宴於淩虛閣下　上巾褁赭袍赴　太上壽聖榻前各再拜起捧觴上千萬歲壽酒三行　太上　壽聖聯步輦以行　上亦步輦從至翠寒堂棟宇顯敞不加丹雘　上曰凡此鉅材一椽已上皆太上皇帝所賜且瑩潔無節目所以更不采飾酒復數行至堂中石路橋少憩　上捧觴勸　太上次勸壽聖皆釂飲　上亦滿引更相勸酬者再三　上奏

太上曰苑囿池沼久已成趣皆 太上皇帝積累之
勤臣蒙成坐享何德以堪之 太上皇帝曰吾兒聖
孝感通神明海内無事垂二十年安得爲無功於是
曾覿退而紀實以進 詔付史館
臣留正等曰漢高祖置酒前殿奉玉巵爲太上皇
壽有臣業所就孰與仲多之語唐太宗從上皇置
酒未央宮上皇謂吳越一家自古未有而太宗有
皆陛下敎誨非臣智所及之語此皆一時宮中燕
樂之言而史筆大書以爲漢唐盛事然自後世
視之卻行之恭内禪之議亦不容無譏焉今觀
壽皇聖帝所以悅其親者二十八年之間父慈子

孝始終無間夫豈漢唐所可幾及覿之所紀特其一事耳嗚呼盛哉

龜鑑曰孝宗之嗣承大寳也史臣以孝謚之信非溢美冒雨扶駕其禮勤也入宫降輦其情真也五日一朝其見數也或留侍終日或恭請燕遊其所以盡子職之道又極其至也見天顔悦好而喜不自勝步履壽康而喜不可言淳熙三年行七秩禮議所御之服曰此古人斑衣意也非常之慶與天下共之而聖孝達乎天下矣淳熙之十三年行八秩禮御所賜之服曰此正昔人斑衣也罕有之典北使起服而聖孝達乎四海矣冷泉之遊杯酒相

給交子換銅錢

屬太上欣然曰挹山光而聽泉流濯喧埃而發清興其至和真樂可勝既哉翠寒之遊步輦以從天子悚然曰一椽以上皆太上所賜又曰苑囿成趣皆太上積累之功其克念厥紹又何如哉

癸酉臣僚言今京西路均房州水陸入川商旅軍兵附帶銅錢入金州利州甚多金州爲川口與商川接境舊止用交子鐵錢今乃兼用銅錢深恐泄入他界及四川毀錢爲器之弊乞下四川總所委利路漕臣置場於金州給以交子兌換官私銅錢發赴湖廣總所樁管從之　己卯　上曰進讀　三朝寶訓幾時終篇史浩周必大等奏陛下日御前後殿大率日

講讀寶訓不倦

朱熹言去冗兵寬民力

旰方罷朝 日又御講筵過是恐勞聖躬 上曰朕樂聞 祖宗謨訓日盡一卷亦未爲多雖隻日及休假亦當特坐自是每講讀 上必注目傾耳或隨事咨詢率漏下十刻而無倦 夏四月癸卯知南康軍朱熹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民貧賦重若不討理軍實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費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今日將率之選率皆膏粱子弟廝役凡流所得差遣爲費已是不貲到軍之日惟望裒斂刻剥以償債負總饞餉之任者亦皆倚負幽陰交通貨賂其

所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爲供軍而輦載以輸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然則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必盡反前之所爲然後可革也軍籍既覈屯田既成民兵既練州縣事力既紓然後可以禁其苛歛責其寛恤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患矣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係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

朱熹

言近

習害

政

之臣此一二小臣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褻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置清要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齪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議者乃略能驚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

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則民又安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又何自而復宗廟之讎又何時而可雪耶

已酉進 呈爲輝奏竊見吏部選法小使臣遭喪不解官給式假百日欲除緣邊職任及見從軍與歸正歸朝揀汰指使等官并軍功補授雜流出身人依舊以百日爲限此外小使臣如蔭補子弟宜守家法取應宗室武舉出身之類皆自科舉中來自合悉遵三年之制 上曰小使臣多是從軍或雜流出身及沿

口小
使臣
三年
制
錫燕
儉德
中外
共知

邊職任所以不以禮法責之其廕補子弟取應宗室
武舉人豈可不遵三年之制可依奏　五月壬子朔
趙雄等奏謝昨日觀堂奏事蒙恩錫燕又蒙頒賜
宸翰且終日獲聞道德仁義之言古今治亂之要躬
行恭儉之懿可謂醉酒飽德　上曰昨日少款終日
論道絶與聽絲竹不同又不設果草不具珍饌而醉
飽自有餘居常燕設亦不過如此醉飽之外雖八珍
羅列亦何用徒暴殄妄費耳雄等奏　陛下儉德中
外所共知無不欽仰讚歎　上曰近頗之雨昨晚方
欲祈禱半夜遂得雨可喜趙雄等奏　陛下修德修
政格于皇天故欲雨即雨　上曰霶霈如此皆是泰

雨自方寸中來

稷稻粱過於雨珠玉矣眞大祥瑞也　上又曰連歲豐稔米雖至賤雨既愆期朕不敢忽是時雨正霶霈　上觀雨笑曰此雨從何處來雄等奏從　陛下方寸中來人主一念克誠天實臨之　陛下誠心愛民宜其感格如此

臣留正等曰人主一議蠲放之令而日有戴氣一萌祈禱之念而雨已霶霈誠心所形其答如響天人感通之理焉可誣哉夫惟知天之爲可格然後知天之爲可畏矣臣故著其事以詔萬世

龜鑑曰敬天有圖答天有戒淫雨爲災却膳不御國矣而猶勤以禱雨爲心蝗蟲蝻害避殿以禳足

矣而且有不可不至誠之訓間分遣祈禱之請則曰應天當以實聞恐懼修省之奏則曰朕聽卿言時和歲豐若可賀矣而曰君臣交修以答天貺雨澤沾洽若可喜矣而曰益當修政以答天意喜雨有奏則曰此雨從方寸中來答天語臣則曰非但有變而後警嚴恭寅畏是其敬天之實者然也

乙卯史浩等奏進讀三朝寶訓終篇臣等竊惟學于古訓監于成憲傅說所以告高宗也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羣臣所以戒成王也二君當即位之初故其臣以是入告今 陛下久臨大寶歷年方永不待進言益勤典學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

聽務審
言詳

陛下其得之矣欲望宣付史館　詔從之　進　呈
廣南路經略轉運提刑司狀準指揮以本路奏請乞
將湖南宜章臨武兩縣割屬廣東連州再委官詢訪
審究二縣委不可割　上曰不若仍舊豈可輕更易
朕向來見有陳獻利害聽其一時之言似乎可行輕
欲更改逾年以來惟務詳審未嘗輕變一法蓋天下
之言來之欲廣而聽之在審　甲子上曰昨日日間
雖小雨至夜霶霈朕每日修省惟恐不逮孳孳為民
未嘗敢忽庶幾天心昭格雨暘以時趙雄奏聖德之
修固有素矣非若周宣王因懼而修也上曰成湯禱
旱之辭每疑好事者增益之且之不邇聲色自無女謁

人臣功業係於君　頒淳熙新書　論南北方文

何至於盛今曰女謁盛耶則是嘗果有此事矣　已
卯進呈畢　上宣諭曰歷觀自古人臣功業之成否
全係其當時人君如何耳且如裴度遇憲宗則能成
功其後在敬宗文宗時則無聞趙雄等奏有堯舜之
君然後有臯夔之臣有湯武之君然後有伊呂□
臯夔伊呂若遇敬宗文宗亦無能爲而況裴度□□
臣贊裴度以爲非前智後愚用不用勢當然蓋□□
也　上曰然　是月頒淳熙新書　六月丙戌□□
問周必大曰頃以敵中叢桂集示卿曾細看否□□
奏已曾細看語多麤率　上曰北方之文豪放□□
也麤南方之文縝密其弊也弱　甲午詔監司郡□

詔監司郡守公按刺

諭大臣扶持公道

所屬官或身有顯過而政害於民者即依公按刺或才不勝任而民受其弊者亦詳其不能之狀俾改祠祿不得務從姑息致有民訟方行按刺若廉察素明而的知其興訟不當者則當爲別白其是否以明正其妄訴之罪不得一例文具舉覺從太府丞錢象祖請也　乙未趙雄等奏近日雨頗霑足皆聖德所致

上曰朕何德惟賴二三大臣扶持公道上承天心蓋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彼小民暑雨祁寒皆未免於怨咨上之人苟能思其艱圖其易斯盡善矣雄等奏居常以盡公相告戒若曲徇親舊之情不過得其面譽安能勝衆人之毀也　上曰曲意徇人所悅者寡不

法科兼用經義

悅者衆及招人言親舊誰能致力不惟無益於國亦殊不利於身豈若一意奉公保無後患較其利害孰得孰失耶

臣留正等曰 壽皇聖帝所以曉臣下者其利害可謂明矣凡萬世臣子皆當佩服斯訓以爲書紳之戒豈惟當時二三執政而已哉

壬寅進呈祕書郎李巘奏竊觀國朝太平興國元年詔學究兼習律令而廢明法科至雍熙二年復設明法科以三小經附則知 祖宗之意未嘗不使經生明法亦未嘗不使法吏通經也謂宜略倣 祖宗舊制使試大法者兼習一經及小經義共三道爲一

因豐稔增修德政

趙彥中請禁僞學

場

上曰古之儒者以經術決疑獄若用俗吏必流於深刻宜如所奏然刑與禮實相爲用且事涉科舉可專令禮部條具來上既而禮部條具欲從臣僚所請第四場經義大經一小經二詔從之　丁未三省奏去歲豐稔今歲米賤所在和糴告辦倉廩盈溢其江東路諸郡上供米初令就近赴金陵鎮江倉今兩處守臣皆云無可盛貯乞依舊發赴行在豐儲西倉

上曰朕常思何以堪上穹之佑惟當增修德政耳

是月秘書郎趙彥中疏略云士風之盛衰風俗之樞機繫焉且以科舉之文言之儒宗文師成式具在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浮言游詞相高士之信道自守以

罷總漕司營運

六經聖賢爲師可矣今乃別爲洛學飾怪驚愚外假誠敬之名内濟虛僞之實士風日弊人才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朝好惡所在以變士風從之　秋七月甲戌進呈杜民表劄子乞住罷總領漕司營運上曰朕欲罷此久矣内外諸軍添給累重之人每歲共不過三十餘萬緡別作措置支給於是降詔兩淮湖廣四川總領所兩浙四川轉運司營運並日下住罷仰逐司將截日終見管本息錢物實數逐一開具申尚書省

臣留正等曰總司職董軍饟運司專主漕計而廼以營運規息立邸店走舟車明奪商賈之利暗虧

不許門客理選限

優恤諸軍

國家之課長姦弊損事體莫此爲甚焉然其所以得肆爲者辭曰增給諸軍而已　壽皇聖帝命以他財給其費而悉罷兩司營運名正言順罷行之間其所存者大矣易之所謂理財正辭是之謂歟

乙亥進呈伯圭劄子將門客不理選限登仕郎恩澤再奏乞理選限　上曰於法如何趙雄等奏在法不許　上曰朕每自守法不敢放開若違常法以開倖門則援例干請不已將何以阻之　丁丑進呈檢會六年詔應諸軍有家累因差出身故請過券食錢米並特與除破其無家累并在寨身故人即未該載理合一體上曰合與銷破近來優恤諸軍事件無不

惡梁李珩交結　禁販解鹽入界　執政臺諫子孫與祠

悉備平居無事須精加訓練不可使之太驕太驕則臨敵遇戰誰肯效命　八月乙酉進呈梁李珩乞宮觀　上曰此人不正近嘗貽書內侍啗之以利內侍以其書繳進趙雄等奏陛下化行中外雖暬御之臣皆知精白不敢私真盛德事也　己丑臣僚言沿邊人盜販解鹽私入川界侵射鹽利詔興州興元府都統司開具已措置禁止事件以聞既而吳挺言本司已立賞錢五百貫出榜行下沿邊屯戍統兵官廣布耳目嚴行緝捕從之　辛卯臣僚奏執政臺諫之臣身居要地而子孫從宦遠方監司郡守趣承從風而靡於四方觀瞻所損甚大欲乞今後見任執政臺諫子

恐陸運勞民　免合州欠內庫錢

孫並與祠廟差遣特許理爲考任詔從之　己亥
上謂輔臣曰漕河猶未通舟聞平江府月供闕米皆
雇夫陸運當此秋旱深恐勞民可權於百官米內支
供雖糙無害他時水生却令併輸　辛丑進呈台州
自淳熙元年至三年欠內庫錢萬餘緡本州引赦乞
除放內庫執以無例　上曰赦書所放內外一體其
除之

臣留正等曰昔唐太宗初即位詔逋負官物悉令
蠲免有司以爲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追督如故
蓋有司執吝之弊其所由來久矣　壽皇謂赦書
所放內外一體此所謂大哉王言一哉王心者歟

置湖南飛虎軍

常朝大臣免宣名

印會子代納月樁

是月置湖南飛虎軍帥臣辛棄疾所創也尋詔撥隸步軍司遇盜賊竊發專聽帥臣節制仍以一千五百人為額 旱 九月癸亥 上宣諭曰每日常朝可同後殿之儀不必稱丞相名趙雄奏君前臣名禮也臣豈敢當此 上曰記得蘇洵亦嘗論此謂名呼而進退之非體貌大臣丞相不須多辭於是詔今後垂拱殿日參宰臣特免宣名續又詔除朝賀六參并人使在庭依儀其餘並免宣名內樞密使日參如遇押班亦免宣名 詔印會子百萬緡均給江浙代納旱傷州縣月樁錢是歲二浙江東西湖北淮西傷旱檢放并賑濟計之合二百萬緡斛先是 上諭宰執

愛惜會子　儲蓄以備凶歲　朝廷臺諫不同

曰近來會子與見錢等趙雄等奏曩時會子輕矣聖慮深遠不復增印民間艱得之自然貴重又緣金銀有稅錢費擔擎民間尤以會子為便却重於見錢也上曰朕若不愛惜會子散出過多豈能如今日之重耶 冬十月丙戌姚述堯進對因論今歲旱傷賑恤之政當務寬大 上曰國家儲蓄本備凶歲捐以予民朕所不惜 是日進呈降授明州觀察使張說遺表擬贈承宣使與恩澤 上曰前日給事陳峴駁其致仕轉官令得毋再致人言乎趙雄奏朝廷行事與臺諫不同朝廷須稍從寬臺諫當截然守法不可放過乃為稱職 上以為然 乙未趙雄等奏胡元質申

制黎蠻

以賑濟比較守令

黎州五部落蠻納降昨降旨諭以彼如未屈伏毋汲汲市馬使權常在我自無能為所謂明見萬里上曰蠻人欲進馬三百匹并獻珊瑚等乞盟朕已令密院發金字牌却其獻止許其互市趙雄等皆贊美聖德

臣留正等曰不汲汲於市馬而坐制其降者聖人操縱之微權也却其所獻之物而許其互市者朝廷取予之大體也柔遠之道如此可為萬世法矣

十一月己未知隆興府張予顏言曩乾道之旱江西安撫龔茂良有請欲明諭州縣於賑濟畢日按籍比較稽其登耗而為守令賞罰以此流移者少今歲旱傷欲乞許臣茂良所請以議守令賞罰詔從之

賑南康旱傷

溥於自奉

黎蠻寇邊

壬申進呈知南康軍朱熹乞將今年苗米除檢放外有合納苗米九千九百石乞撥充軍糧　上曰南康旱傷已支撥米與賑糶賑濟矣可更依所乞雄等奏陛下聖德簡儉苟不當用一錢不與儻利百姓則雖百萬不惜　上曰朕於内帑未嘗毫髮妄用上以奉二親下則犒軍而已至於奉養口體每戒後苑毋妄殺如鵪鶉並不令供又曰御馬院所養之羊每遇斷屠則以一口奉　太上一口奉　壽聖朕未嘗殺雄等奏史稱唐太宗天姿仁恕陛下蓋無愧矣　十二月黎州五部蠻寇邊　是冬進呈　四朝國史志戶部郎趙師睪言紹興以來賦入綱目寖多中間雖

不許置總計司　不責度牒充回易

將頭子等窠名五十二項并入經總制起發造帳供
申其後復添坊場寬剩增添淨利等窠名錢一十三
項又皆隨事分隸戶部五司其爲財賦則一而所隸
者五莫相參照乞於本部置總計司以五司所隸錢
物併歸一處趙雄等尋奏戶部見有催轄司　上曰
五司分治而長貳總之既有催轄司若更立總計之
名徒重複無益也　是歲廣西帥奏乞降度牒充回
易本錢　上曰度牒不可責令漕司撥錢一萬付之

增入諸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八

不許內侍預軍事

孝宗皇帝十九

淳熙八年春正月癸丑權給事中趙汝愚奏中書門下省録黄陳源轉官差遣臣竊惟陳源係內侍而得參預一路軍政事體重大漸不可長臣嘗讀建炎三年詔書自崇寧以來內侍用事循習至今理宜痛革自今內侍不許與主兵官交通假貸饋遺借役禁兵當是時內侍與主兵官交通借役禁兵且猶不可今乃假以一路總戎之任臣恐非　太上所以防微杜漸之意也甲寅　上宣諭曰陳源舊帶添差浙西副總管近奉　太上皇帝聖旨爲應奉有勞特轉兩官

趙汝愚因論內侍不可干預軍事其言極當甚不易得丙辰又宣諭曰陳源可與在內宮觀免奉朝請密院更具應內侍見帶兵官者可並降指揮與在內宮觀永為定制

臣留正等曰齊寺人貂漏師于多魚左氏謹而志之夙沙衛殿齊師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宦者干預軍政自古忌之矣敗國喪師莫不由此蓋至於唐世宮掖之變本朝西北之釁則又其權之尤熾而禍之甚著者也　壽皇聖帝嘉賞趙汝愚之奏至於再三即罷陳源軍職又詔內侍見帶兵官者並與在內宮觀永為定制其防微杜漸

犒設射藝精熟

義倉還以予民

所以為後世慮者遠矣此繫國家安危治亂之大
者臣故詳而著之
戊辰宰執進呈諸軍犒設錢數　上曰此内外諸
軍射藝精熟人數也鄉來諸軍只習右手射近又教
習左手射頗精各支犒設以示激勸　庚午知台州
唐仲友言鰥寡孤獨老幼疾病之人乞依乾道九年
例取撥常平義倉賑給　上曰常平米令低價出糶
若義倉米則本是民間寄納在官以備水旱既遇荒
歲自合還以與民況台州自有義倉米可令賑濟
乙亥起居郎兼太子左諭德木待問奏事　上曰春
前一雪可喜待問奏近官僚對　皇太子賀雪語及

東宮見識學問

此 皇太子曰大率芝草珍異之物皆不足爲瑞惟年穀豐民閒安業乃國之上瑞 上曰東宮見識高遠待問奏近者因講周禮太府一節論國家用度當與百姓同其豐歉 皇太子曰人君但當以節儉爲本此乃言外之意非人思慮所及者又嘗對宮僚稱王佐天府之政云惟不畏强禦則可以立事不侮鰥寡則可以愛民爲政要不出此兩事耳 上曰學問過人如此誠社稷之福待問奏此皆自陛下家學中來 上曰東宮亦自儉約宮中受用凡百極簡無他嗜好又謙和慈祥朕常語之曰德性已自溫粹須是廣讀書濟之以英氣則爲盡善 上又曰恭者不侮

禮遇梁克家

人儉者不奪人恭儉者修身之本朕亦常以此爲東宮言待問奏臣亦切聞陛下踐履此兩句　上曰朕平日用之古人謂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皆當踐履　二月庚辰進呈知福州梁克家乞宮祠　上曰與復觀文殿學士趙雄等奏欲令再任　上曰難云再任可降指揮依舊知福州

臣留正等曰　壽皇聖帝每降一指揮必經聖慮如此不云再任而云依舊者待大臣之體也推此類言之則萬幾之間豈容有尚簡而不審者乎

壬午宰執進呈未及展讀　上喜見顏色宣諭云內侍賜北使宴自淮上回言麥正闕雨先得一雨後

支義倉米賑濟

得三尺雪雄等奏陛下無一念不在斯民去歲雖旱先事措置米價不增民無流殍 上曰亦賴卿等處置精審雄等奏今雖米賤猶慮其無錢可糴欲行下去歲旱傷州縣於義倉米內支給至三月終 上曰正合朕意於是詔去歲江浙湖北淮西路郡縣間有旱傷去處已令多出樁積等米廣行賑糶今雖聞諸處米價低平其間鰥寡孤獨貧乏不能自存之人無錢收糴深所矜憫可令州縣鎮寨鄉村抄籍姓名將義倉米賑濟務要實惠及民如州縣奉行不虔仰本路漕臣及提舉常平官覺察以聞重寘典憲 已亥進呈太府卿蘇峴擬除閩漕 上曰師揆來乞此闕

不欲宗室近屬作郡

趙雄等不任怨

乃是師垂為淮東提舉壞官錢二十餘萬緡兼聞其下尚有三弟他日皆作郡則近地州府都占了莫若以高爵厚祿使之就閑卿等更議之既而雄等奏陛下方務廣恩既難批出臣等日侍左右若作勘會亦涉商量須因人言乃可議此 上曰如此則且令師揆依舊淮西運判却別以一闕與師垂使避其兄庶幾事體順乃除師垂閩漕

臣留正等曰此 壽皇聖帝本意也優之以爵祿而不責以事權親親之義思莫厚焉而雄等乃以廣恩為辭何哉君唱而臣不和二三執政於是乎有罪矣

殿策問圜士　擢黃由等及第　減公私房僦

三月己巳　上御集英殿策進士有曰司寇圜土古之刑也近世殺越人于貨徒流而已覆出為盜將何以懲圜土之制今可議乎是日宰執先赴奏事宣宗御賜題聖諭云成周圜土之法乃以處姦惡今配隸盜賊甚多欲舉行其法故以此發問觀其對如何臣留正等曰臣伏讀聖語至此然後知　壽皇聖帝所以策士之意不為虛文矣故特著之

是月賜黃由等及第出身有差　詔應臨安府及諸路官私房僦不限貫百十分減三　閏三月辛巳詔諸路監司帥臣歲終各以所部郡守分三等治效顯著者為臧貪刻庸繆者為否無功無過者為平詳

郡守臧否分三等

訪問蠶繭絲薄

加考察具名來上內臧否各著事實如考察不公令
御史臺彈劾　夏四月癸丑宰執奏事畢　上宣諭
曰昨日臨安取到諸縣繭亦薄已令宮中繰絲看矣
既而樞密院從容論事因及今歲雨暘　上曰今歲
雨暘以時而繭蠶反薄大麥亦穗短宮中所養蠶亦
如此殊不可曉道來已諭三省令王佐體訪求所以
未至上淮等奏陛下愛民軫念及此天下之幸庚申
奏事畢　上曰雨恐妨麥已降香祈禱矣又曰曾問
王佐蠶繭今年如何薄趙雄等奏佐方取繭繰看亦
徧詢諸縣續具奏聞　上曰聞今年民間養蠶太多
葉既艱得又食溼葉所以繭薄孟子謂五畝之宅植

之以桑勿失其時則可以衣帛矣誠哉是言也

臣留正等曰麥穗之長短蠶繭之厚薄彼城闕膏梁之家蓋有問之而不知者矣而萬乘之尊延能取麥於野外繰絲於宮中以較其長短厚薄聖問諄復至於再三何其憂民之切耶商三宗周文王蓋無逸所謂知稼穡之艱難者誠不至若是勤也嗚呼豈不謂盛德哉

讀眞宗正說

甲戌史浩等奏昨經筵讀　三朝寶訓徽章臣等奏請繼讀何書翌日詔　眞宗皇帝正說宜以進讀自是間日退朝必御崇政非休暇未嘗暫止臣浩嘗讀正心篇論黃帝無為天下治　上曰所謂無為者

宣宴安無所事事之謂乎臣浩又讀剛斷篇讀漢武
帝知郭解能使將軍為言其家不貧　上曰武帝如
此可謂洞照事情臣浩又讀大中篇論為政之道本
乎大中　上曰勿渾渾而獨勿察察而明即此理也
臣等切窺聖意罔不推見淵微固將耳受躬行追咸
平景德之盛自昔人主臨御日久非內惑聲色則外
事畋遊其敝則至於溺浮圖求神仙今陛下天縱聰
明日躋睿智歲時甫浹篇帙再周帝王之汲汲孔子
之皇皇不是過也伏乞宣付史館詔從之　是月詔
講筵記注官侍立並以所聞退書其實　五月丙子
上曰近日都下銷金鋪翠復行於市不必降指揮只

戒京尹禁耕牛禁銅器及金翠等事刻之記事板每京尹初上輒示之　已卯進呈尚煇對言集議唯强有力者是從不若令各為議狀如論科舉則禮部秘書省國子監官皆預之類　上曰如此則廢集議矣趙雄等奏煇所論乃漢所謂雜議也恐亦可從　上曰今後遇事旋降指揮　是月以讀眞宗正說終篇賜宰執侍讀侍講說書修注官宴于秘書省　六月戊午戶部言去歲兩浙江東西湖北淮西旱傷共檢放上供米一百三十七萬九千餘石隨苗經總頭子勘合等錢計二十六萬六千餘貫詔並與蠲放　庚申

尹金等論議

翠集

下闕

因旱寬恤命侍從論思獻納

首從程頤遊復以儒學名世淵源所漸尤為深遠
上嘗令祖謙編次文鑑一書稱其用意有補治道平
生著書至多皆以繼絶表微扶正息邪晚年所輯大
事記雖未及就其經世之意亦可槩見其他所著經
說海內往往家傳人誦與伊洛之書並行于世云
八月丙午宣諭云朕緣久旱不雨曉夕思所以寬恤
無事不在念今且將諸路節次泛抛招軍並與蠲免
　壬子召侍從官王希吕以下頒示御札曰朕謂侍
從之臣當以論思獻納為任今後事有過舉政有闕
失卿等即宜盡忠極言或求對或入奏務在於當理
而後已各思體此稱朕意焉　壬戌樞密院進呈淮

安集歸正人 趙雄罷相 王淮右相 守改官作縣法

西運判趙彥逾奏本路歸正人約有二千餘人强壯者欲委官總轄教閱以機察其動息　上曰其人歸正日久皆能耕鑿居止已安自成生業若遽然差官前去總轄乃所以搔擾使之不安劄子不須行　是月趙雄罷相出知瀘州時有言雄多私里黨者於是命大臣進擬皆於姓名下注本貫封入遂爲故事以王淮爲右丞相　九月甲午進呈提領贍軍府燕世良申前官吳淵薦本所幹官楊綷與陞擢差遣今復措置開清有勞乞申前命緣其人今合赴部改官未審如何或只與堂除知縣　上曰朕方與卿等典守此法姑候一任回却與陞擢

臣留正等曰初政京官必令作縣所以試其臨人之材也　壽皇聖帝執此之政堅如金石雖有當陛擢者猶待其任回日然後與之操斷如此其不肯徇私意以隳成憲也必矣

是月以江浙湖北旱出爵募民賑濟　冬十月癸亥中書門下省言乾道八年七月內已降指揮御史臺合覺察彈劾事件並分隸六察如有違戾去處令監察御史隨所隸事許令訪聞覺察聞奏　詔劄下御史臺六察遵守施行　甲子　宣諭付出知臨安府王佐按新寧國府監押王康成為人使到赤岸欲上岸赴宴間康成乘馬經過不下馬上曰可罷新任

命令經由三省

頌忠義傳

差遣又曰所以王佐奏狀不欲徑批出施行尋常文字須是經由三省施行方合事體記得向來參政周必大曾有此請故朕遇事不忘

臣留正等曰國家置二省謂之朝廷政令必自朝廷出所以正體統示公道防過差也故不經鳳閣鸞臺不名爲敕而御筆特旨往往爲斜封墨敕之漸其源豈可啓哉　仁宗皇帝嘗謂天下事每與大臣僉議方爲詔敕或有内降皆許大臣執奏臺諫論正今觀　壽皇聖帝於王佐之奏不欲批出且謂文字當經由三省其眞得仁宗皇帝之意歟

頌忠義傳國子監簿喻良能所進也起於戰國王

以荒歉罷雪宴

歉歲舉行舉子

蠲終於五代孫晟上下一千一百年所取者一百九十人凡二十卷乞頒之武學授之將帥　上曰忠臣義士不顧一身誠可以表勵風俗　罷雪宴先是年例賀雪即賜宴以連歲荒歉艱食詔權罷　十一月甲戌臣僚言在法諸因饑貧以同居緦麻以上親與人若遺棄而為人收養者仍從其姓各不在取認之限聽養子之家申官附籍依親子孫法今之災荒亦非一處向去寒冷棄子或多若令災荒州縣坐上件法鏤板曉諭使人人通知之則人無復識認之慮而皆獲收養矣舉行荒政此其一助詔從之　辛卯進呈吏部侍郎趙汝愚奏廣招徠之路絕朋比之嫌莫

薦舉
職事
官

詔諸
路賑
饑

朱熹
入對
論災
異

若用故事令侍從兩省臺諫各舉所知若干人須才用兼備而未經擢用者陛下以其姓名送付中書籍記候職事官有闕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其有不如所舉則坐以謬舉之罪　上曰此說極是可從之王淮奏御筆抹若干人字令乞作二三人　上曰可

是月詔諸路賑饑　新除浙東提舉朱熹入對奏言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略無寧歲意者德之崇未至於天與業之廣未及於地與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與刑之遠者或不當而近者或幸免與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與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與直諒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與德義

之風未著而贓汙者駢興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與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與夫必有是數者然後有以召災而致異又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以壅已也則或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閒士大夫之

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史狡猾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先墮其數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紀綱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因論浙東捄荒事 上曰連年饑

歉朕甚以爲憂州縣檢放多是不實時熹乞勸諭推
賞 上曰至此却愛惜名器不得又乞撥賜米斛
上曰朕於此並無所惜又乞預放來年身丁錢 上
曰朕方欲如此措置寬恤數事熹又奏星變事 上
曰朕恐懼未嘗一日忘 上又曰朕未嘗一日不三
省吾身熹續又奏自今水旱約及三分已上即乞并
第四等戶依此施行又奏乞推行建寧府崇安縣社
倉法於諸路州軍熹又 上宰相書云朝廷愛民之心
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愛
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順旨之計
然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少財散猶

復白鹿洞書院

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振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爲大盜積者耶　復白鹿書院從朱熹之奏也洞本唐朝李渤舊居有臺榭環以流水雜植樹木爲一時之勝南唐昇元中因建學館買田以給諸生學者大集乃以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爲洞主掌其教授本朝太平興國二年賜以印本九經七年又官其洞主明起是年始置南康軍遂屬郡境至祥符初直史館孫冕請以爲歸老之地及卒葬焉其子比部郎中環復置學館以教子弟四方之士願就學者亦給其食後經兵亂屋宇不存至是復之　十二月甲

宮中
種麥

子進呈范成大具到上元縣所種二麥王淮等奏得成大書謂春麥惟郭剛能言之蓋北人謂之刼麥上曰此間人亦不知已令宮中種看淮等奏　仁宗皇祐元年五月召近臣以下於後苑寶岐殿觀刈麥仍諭以新創此殿不欲植花卉每觀種麥於此今又見其成庶知民事之不易陛下可謂同符　仁宗矣

舉行
荒政
二事

葛邲言荒政二事一乞特降指揮諸經總制錢如遇州縣災傷年分本處知通權免比較賞罰其課利場務並令遵見行條法依所放災傷分數免比不得令本州抑勒縣道陪備一乞降旨應荒歉州縣且專以救荒爲務宴會之類理合節損所有諸處迎新送

修淮東捍海堤

舊兵卒公吏借請及供帳從物之屬所費不貲亦合裁減兵卒亦宜存留以防緩急詔並從之　是冬淮東提舉趙伯昌奏通泰楚州沿海去處舊有捍海堰一道東距大海北接鹽城計二萬五千六百餘丈始自唐黜陟使李承實所建遮護民田屏蔽鹽竈歷時既久頹圮不存至本朝天聖改元范仲淹爲泰州西溪鹽官方有請于朝凡調夫四萬八千用糧三萬六千有畸而于錢不與焉一月而畢規模宏遠高出前古遂使海潮沮洳舃鹵之地化爲良田自後寖失修治宣和紹興以來屢被其患每一修築必至申明朝廷大興功役然後可辦望專委淮東鹽司今後捍海如

重定舒蘄鑄額　川官差遣　賑兩浙饑　嚴失入法　詔勸農種春麥

遇坍損去處不以功役大小則便委官相視計料隨壞隨葺勿令寖淫以至大有衝決務要堅固可以永久從之　是歲詔舒州蘄州鑄鐵錢並以十五萬貫爲額　詔久任四川監司郡守之人令更迭與東南差遣其在任未久者既有任滿前來奏事指揮候到闕始得別與除授從臣寮之請也　雨雹□□□

淳熙九年春正月壬申朔　是月賑兩浙饑　初池州汪青生盜發遞角誅後他卒事覺知非青罪詔失入官吏趙粹中落職餘責罰有差青家支給五年王淮奏陛下念一夫之冤存恤其家恩及幽明矣　內出正月所種春麥並秀實堅好與八九月所種無異

論監司臧否失得

詔降付兩浙淮南江東西漕臣勸民布種 三月戊子臣僚言監司帥臣臧否所部深得考功課吏之意然郡守更易則人有幸不幸監司帥臣好惡不一則言有當不當有已去而不及臧否者有近到而已過臧否者此人有幸不幸也或取其辦事而不言其害民或喜其彌縫而不言其踈繆或畏其彊有力而不議或以其踈遠無援而見斥此言有當不當也且就一路而言之則其數寬就數人而言之則其數窄計一歲而論之則其能否爲已見計數月而論之則其能否未可知而遽臧否焉此人所以幸不幸言所以當不當也乞詔諸路監司帥臣自今臧否所部必須

總計一歲人數不問已去見在就其中區別之或減者朝廷已加擢用亦須用減之次者或否者朝廷已行罷黜亦須具否之次者其或減否不當必令具析以聞詔除初到任人外餘從之　是春召對楊甲尋除太學録甲獻書萬言大略謂人主之職不過聽言用人分別邪正而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其門如市內批一出疑謗紛然謂陛下以左右近習為腹心而不專任大臣以巡邏伺察為耳目而不明用臺諫今中外文武半為權門私人親交死黨分布要近良臣吞聲義士喪氣願陛下哀之救之至於民兵之害兩淮百姓如被兵火舒蘄鼓鑄民不堪命西南諸夷乘間

詔宰臣擇監司郡守

出沒而馬政日急高直厚幣以驕其心臣恐陛下今日所少者非特馬而已又有司理財一切用褎陋褊隘之策至於賣樓店括學田鬻官地而所在爭獻羨餘此風日熾恐陛下赤子無寧歲矣其末言今日之事欲正其本則在陛下講學　夏五月丙子內出御筆手詔宣示宰臣王淮等曰朕惟監司郡守民之休戚繫焉察其人而任之宰相之職也苟選授之際惟計履歷之淺深不問人才之賢否則政治之闕孰甚於斯今後二三大臣宜體國愛民精加考擇旣按以資格又考其才行合是二者始可進擬夫然後事得其宜用無不當故傳曰爲政在人卿等其謹之毋忽

禁浙路圍田　詔監司舉　賑饒州飢　減任子數

六月辛酉詔浙漕行下所部州縣常切禁止官民戶毋得將草蕩圍裹成田如失覺察其漕臣取旨施行　詔侍從臺諫舉官堪充監司者各一二名　是夏饒州飢命賑之　秋八月庚子侍從臺諫集議聞奏自宰相執政侍從卿監正郎負郎分爲五等除致仕遺表已行集議裁減外將逐郊蔭補恩澤每等降殺以兩酌中定爲止數武臣比類施行宰相十人開府以上同執政八人太尉同侍從六人觀察使至節度侍御史同中散大夫至中大夫四人右武大夫至通侍大夫同帶職朝奉郎至朝議大夫三人職事官寺長貳監長至左右司諫開封少尹釐務及一年須

淮東蝗　大享明堂　論德宗加尊號

官至朝奉郎并朝奉郎元帶職人因除在京職事官而寄職者同武翼大夫至武功大夫同非侍從官無遺表外見行條格致仕遺表通減三分之一餘分不減紹興初中書舍人趙思誠上任子限員之議詔從官集議至是始用廷臣集議行之　淮東蝗　九月辛巳大享明堂先是詔少師史浩少保陳俊卿赴闕陪祀並辭不至　癸巳御講筵侍讀鄭丙進陸贄論奉天上尊號狀　上曰德宗不達理如此禍難未平乃欲加上尊號

臣留正等曰周襄王遭亂出居于鄭告於諸侯曰不穀不德鄙在鄭地汜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

修眞州陳公塘　王淮梁克家並相

漢光武詔令上書者不得言聖史毋稱之以其能損己也然則人主之重輕初豈在於名稱之增損哉況德宗當播遷之際此正人心向背天意去就之決也痛自貶損猶懼不足以仰承天意俯結人心而乃近從末議重益美名且謂陸贄曰御宜爲朕思量應亦無妨者其不達理甚矣　壽皇之言眞德宗之砭劑歟

甲午淮南運判錢冲之言眞州之東二十里有陳公塘周回百里本司近已興修塘岸建置斗門石䃮各一所於東西湫口二處乞於楊子縣知縣縣尉銜内帶入兼主管陳公塘六字庶責有所歸從之　是

主聰無黨
聽則朋

月以王淮梁克家爲左右丞相　冬十一月癸酉宗正丞樓鑰轉對論士大夫風俗事　上曰唐文宗說去河北患易去朝廷朋黨難朕常笑之有何難事只是主聽不聰

臣留正等曰朋黨者君子小人所不能免也特在夫人君有以辨其邪正而已邪正一辨而小人始不能以勝君子矣不然則根聯固結其禍豈可勝旣哉慶歷中　仁祖銳意求治始用韓琦富弼范仲淹以爲執政從官又擢尹洙歐陽脩余靖蔡襄之徒列於臺閣小人不勝其憤遂以朋黨之議陷之所賴　仁祖聰哲洞見其事琦弼仲淹等雖暫

罷黜旋復擢用令所謂元老大臣使人想望其風采而不可見者皆當時所謂黨人也向使　仁祖聽之不聰辨之不審則小人誣罔之計將至於滋蔓而不可解而此數君子者死於黨人而後已尚何足以致慶曆之盛哉　壽皇以去朋黨之難歸於主聽之不聰眞可謂知言之要者也

論陸贄猜忌

甲戌吏部尚書鄭丙讀陸贄奏議奉天論蕭復狀至但垂睿詰孰敢面謾蕭復若相囑求則從一等何容爲隱從一等儻自回互則蕭復不當受疑　上顧丙曰德宗猜忌可謂不明丙奏曰德宗見理不明故每事猜忌當患難時陸贄之言多聽納及事定後贄

名器豈可假人

言雖懇切亦不免見疑矣　上曰此皆不學之故
臣留正等曰人主所貴乎學者以其能明是非辨
邪正而天下之物交不足以蔽之而已甚矣唐德
宗之蔽也奉天之守實蕭復姜公輔等是賴德宗
雖以爲相不旋踵而踈斥之盧杞裴延齡之徒謀
國乖戾幾亡社稷至死而猶以爲賢夫是非邪正
聽其所言觀其所行亦足以知之矣而德宗乃顛
倒錯亂如此豈其心惡治而欲亂耶是皆不學之
蔽也　壽皇聖帝之言若見其肺肝哉
庚辰鄭丙讀陸贄奏議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
擬官第二狀畢丙奏曰官爵天下公器人主所當吝

惜　上曰此人君厲世磨鈍之具又曰名器豈可假人

臣留正等曰爵祿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君以爲貴則人貴之君以爲賤則人賤之矣天寶之季嬖倖傾國爵以私受綱紀蕩然流弊至於肅宗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名器抑可謂濫矣德宗且欲授官於搏瓜絜果之微豈非家法之壞至是極耶播遷之禍幾至亡國無足怪者　壽皇因讀陸贄奏議乃有名器不可以假人之言二十八年之治所以官不及私昵爵罔及惡德者蓋能深戒前代之失永貽萬世之訓也

夔　路
飢許文
臣燕
射

是月夔州路饑　十二月戊午宰執進呈乞令太學生習射事　上曰向來玉津園燕射惟武臣射恐祖宗典故文臣亦當射

增入諸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九

詔廣盐復鈔法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六十

孝宗皇帝二十

淳熙十年春正月戊子詔廣鹽復行鈔法略曰鹽者民資以食向也官利其贏而自鬻久爲民病朕既遣使詢之得其利害以歸復諆諸在廷僉言惟允始爲之更令許通商販而杜官鬻民固以爲利矣然利於民者官不便焉何者監之息厚凡官與吏之所爲妄費以濟其私者異時一出於此一旦絕之無所牟取必胥動以浮言將毀我裕民之政且朕知恤民而已浮言奚恤矧置監司守令皆以爲民朕有美意弗推而廣之顧撓而壞之可乎七月一日爲始罷官般官

展口軍限

不欲多印會子

免三年招軍

御史復除中丞

賣通行客鈔法　庚寅密院言揀汰事　上曰兵不選練則不精但州郡未裕若養老人數過多艱於贍養其六年八年九年分揀汰官兵可再展半年　辛卯進呈鎮江總領所乞降新會兌換　上見前具新印會子數目乃曰新印會子比舊又增多大凡行用會子少則重多則輕　壬辰密院進呈鎮江軍兵三年加減之數　上曰養兵費財國用十分幾八分養兵周必大奏尚不啻八分　上曰今民間未裕江東浙口口招鎮江諸軍及武鋒軍歲額人數可並權免三年所有諸州日前未足之數特與蠲免　是月以黄洽為御史中丞自　乾道五年之後不除中執法

竄陳源與其黨

者十四年洽嘗奏云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於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其無誤 上深然之 二月癸卯用御史中丞黃洽奏詔罷內侍陳源宮觀建寧府居住先是陳源罷德壽宮提舉有旨與落階官臣僚言其過惡乞寢罷成命與一在外宮觀從之至是洽又言其罪狀灼然乞賜竄責故有是命既而臺察又疏其黨與皆一時之巨蠹於是武略大夫徐彥達除名勒停送道州編管家財產業並籍沒進納德壽宮其子徐必聞等三人並追官勒停甄士昌追進武校尉李庚追官勒停仍送筠州編管士昌源之廝役以違

放揀汰兵逐便　喜趙汝愚執法　蠲臨安府丁錢

法遷轉李庚本臨安府都吏與源交通補官彥達嘗充德壽宮閤子庫書寫專一爲源管家務官至正使職至路鈐皆源之力也　三月丙寅朔建康都統制郭剛言去歲合揀汰効用軍義兵一百八十五人自言願得逐便欲乞揀汰　上曰正恐離軍失所所以尚留如此與放逐便　己丑福州奏都巡檢姜特立捉海賊九十四名根勘二十八人招伏餘六十六名被虜在船不曾行刧並給據釋放　上曰趙汝愚如此處置甚善古者制刑王者言宥而有司執法若有司但務姑息何以示懲　是月詔舉制科　夏四月丙申詔臨安府係駐蹕之地本府屬縣民戶身丁錢

以守臣臧否行賞罰

可自　淳熙十一年爲始更與蠲放三年仍給降黃
榜曉諭　進呈監司帥臣奏到臧否先數日　上曰
監司帥臣奏到守臣臧否而不行黜陟何以勸懲可
與後省將兩歲臧否其尤者以聞是日將上臧者多
已用否者多已黜有未陞黜者數人前知普州范仲
圭前知瓊州韓壁前知復州王去惡皆在臧之目新
萬安軍湯鶱在否目　上曰王去惡有平黎之功而
又通曉郡事可召赴行在范仲圭韓壁任滿與監司
差遣湯鶱罷新任　癸卯大理寺丞張抑言浙西諸
州豪宗大姓於瀕河陂蕩各占爲田名曰塘田於是
舊爲田者始隔絕水出入之地　淳熙八年雖因臣

中禁圍田

王正己言廣西鹽事

條劄子有旨令兩浙運司根括而八年之後圍裹益甚乞自今責之知縣不得給據責之縣尉常切巡捕責之監司常切覺察仍許人告令下之後尚復圍裹者論如法從之　是月廣西運判王正己奏云　陛下加惠遠方恐官賣科擾民無所告復行客鈔以救其弊德至渥也　陛下本以寬裕遠民而今來兩路通行知成發泄東鈔借使兩路分畫界分西路漕計不虧諸郡可以支吾亭户不致貧乏豈非　陛下之本口口閒闕乏之端有如二十餘州上下煎熬倘有申請朝廷豈能坐視必須應副則東路雖有贏餘亦是朝三暮四恐徒紛擾又云頃年章潭為廣東提舉

用人不分清濁

監事力主兩路通行之議及就移西路運判客鈔不敷漕計大窘寢食幾廢又得東路二十八萬緡遂以少寬即同帥臣范成大乞行官賣此則易地而不可行者歲月未久可以覆按又云 紹興間通行客鈔能三十餘年者以西路有折科招糴之類後既住罷漕計遂窘因有官賣之法其後更易不定大槩以東鈔通行西鈔不登為患萬一必須通行則西路漕計或闕亦須預作指畫不可臨期闕誤然不若分路為允也 五月甲子朔 是月臣僚言 祖宗用人初無清濁之別韓琦第二人進士及第未免監左藏庫後為度支判官皆號稱職乞明詔大臣如行在左藏

郭果興襄陽屯田

酷暑念閭閻

庫之類稍重其選與免待闕遇館學有闕却於此取之以廣得人之路從之　鄂州都統郭果言襄陽屯田二十餘年雖微有所獲然未能大益邊計非田不良蓋人力有所未至且無專任責者或謂戰士屯田恐妨閱習而不知分番耕作乃所以去其驕或謂耕作勞苦恐其不樂而不知分給穀米人自樂從以樂從之人為實邊之計可謂兩便本司見有荒熟田共七百五十畝乞降錢三萬緡收買耕牛農具便可施工餘力亦可刷荒田開墾從之　六月丙申王淮等奏兩日酷暑聖躬得無煩鬱　上曰朕自有道以處之但懷閭閻之民不易度耳往在潛邸嘗有詩云閭

□□□□□□□□□□□陛下隆寒盛暑每以
百姓為念眞三五帝王之用心梁克家奏昔唐文宗
詩云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屬以薰風自
南來殿閣生餘涼君臣賡歌略無一言及於百姓而
大書殿壁自以為詞情皆足蘇軾嘗效其詩以識之
云一為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涼分四
方今　陛下不以隆暑為畏而長懷閭閻之苦唐之
君臣真有愧云　己酉進呈太府寺丞勾昌泰奏蜀
中制置使一負任六十州之安危或有疾病遷動自
朝廷除授動經年歲方始到任願於從臣中常儲一
二人於蜀中令作安撫使一旦有制置使闕便可就

除其於思患豫圖最係國家大事　上諭宰執曰此正在卿等留意今後欲除蜀帥須是選擇可備制置使之用者庶幾臨時不至缺事

臣留正等曰　壽皇聖帝即位之四月嘗詔蜀去行都萬里人材豫當儲蓄以備緩急乃令集侍從臺諫各舉所知忠慤明敏之士周知蜀中利害者爲都運使聖意所屬亦可見矣至是納廷臣之言又諭宰執令除蜀帥須擇可備制置使之用者其慮遠儲材之規模此皆今日所宜講明者也

詔經理屯田建康府御前諸軍都統制司奏近準
御筆措置屯田契勘淮西荒閑田土如昨來和州興

置屯田五百餘所廬州管下亦有三十六圍皆瀕江臨湖號稱沃壤自後廢罷撥還逐州召人請佃尋許承買令多爲良田自餘荒地亦有豪强之户冒耕包占詔令淮西帥漕司同共取見係官田畝實數聞奏都統郭剛尋奏相視得和州歷陽縣荒圩五百餘頃可以開耕每田一頃三人分耕合用官兵一千五百人建康留守錢良臣亦奏上元縣荒圩并寨地五百餘頃不礙民間泄水可以修築開耕　辛酉詔曰朕履四海之籍託王公之上深惟民之未贍惻怛在心惟吏或不良無以宣德明恩若乃貪饕無饜與貨爲市漁奪百姓侵牟下民有一於斯足秕邦政天下之

詔戒貪吏

大郡邑之衆假勢放利寔繁有徒若此朕雖有愛民勤政之誠焦勞於上仁恩利澤何由而下究哉朕嗣服之初蓋嘗考法　祖宗嚴贓吏之禁其持心不移覆出爲惡者既已逮治一二屬在位矣歲月既久法以挺緩贓過之吏忸習寬政日甚歲劇今列官處職奸法不忌是與盜無異也國有憲法朕不敢廢可自今後命官犯自盜枉法贓罪抵死者籍没家財取旨決配並依隆興二年九月已降詔書施行必無容貸

賑兩浙水

是月兩浙水命賑之

陳賈請禁僞學

監察御史陳賈奏略曰臣竊謂天下之士所學於聖人之道者未始不同既同矣而謂已之學獨異於人是必假其名以濟其爲者

也邪正之辨誠與僞而已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違是之謂僞臣伏見近世士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己獨能之夷考其所爲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僞者耶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每於聽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擯棄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肆爲詭異以干治體從之　廣西運司申昭州金坑五處遍年所入不多若行廢罷以裕民間甚便本部欲行契勘上曰不必契勘便行廢罷　詔監司帥臣每歲於

廢昭
州金
坑

詔舉廉吏　翠湘再任廣州　水先社

部內舉廉吏一二人其實迹來上中書籍記以備選擇如無聽闕　秋七月乙丑詔知廣州翠湘以任帥閫備著效勞可除龍圖閣令再任　庚午禮部太常寺言開寶通禮州縣水旱則祈社稷典禮具存政和五禮新儀雖不該載見今朝廷或遇水旱亦行祈禱令欲從臣僚所陳遇有水旱令州縣先祈社稷委合典禮乞朝廷指揮從禮部太常寺修定儀注行下詔從之先是臣僚言州縣遭水旱神祠佛宮無不遍走而社稷壇壝閴然莫或顧省彼五土五穀之神百代是尊是奉豈應祈報獨不得與羣祀同享精純於是下禮寺看詳而有是命　甲戌　詔曰朕涉道日

以旱求言

朕心未嘗放下

寡秉事不明政化失中以干陰陽之和迺季夏涉秋旱暵爲虐大田失望民靡錯躬夕惕以思反己自咎可自今月十三日避殿減膳令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館職各條具朝政闕失毋有所隱朕將親覽考求其當以輔政理咨爾在位副朕志焉　乙亥詔曾任知州而爲郎官卿監曾任卿監郎官而復出爲監司之人陳乞闕陞者依兩任無人薦舉處條例特與免用舉主理爲資序從臣僚之請也　癸未宰執王淮梁克家知院周必大僉書兼權參政施師點以旱乞避位詔不允　上宣諭曰朕心未嘗放下一日之間天下定行一兩遭又曰數日羣臣應詔言事並無

及朕過失多言刑獄事刑獄自有成法王淮對曰陛下憂勤如此更有何過失可指

臣留正等曰昔楊雄論神心經緯萬方又曰人心其神矣乎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夫人皆有是心也然方寸之間不能運用則其神者不神矣又安知有經緯萬方之功潛天潛地之妙哉惟古之聖人不出戶而知天下俛仰之間而撫乎四海之外者以能運其神故也天道以日運故能成造化聖心以日運故能起治功　壽皇聖帝所謂一日之間天下定行一兩遭蓋得此道矣

己丑臣僚乞詔大臣自今維楊合肥荊襄四路帥

邊帥不可輕授

論用人材

論撙節用財

當於曾任近臣中簡記除授　上曰均是帥臣豈可輕授此在卿等簡擇　八月甲辰進呈次因論人材上曰若是平穩無才略人不難得須是有才而不刻慈善而不謬王淮等奏　陛下二語可謂盡用人之要大抵有才者多失之刻慈善者多失之謬　乙巳進呈楊安誠劄子乞遵依　仁宗皇帝之制采用司馬光之言覈實浮費量加撙節　上曰近日臣僚言多用司馬光撙節之說蓋　仁宗時亦自乏用故司馬光有是言朕嘗見一老内臣云　哲宗皇帝極愛惜錢物不肯多賞賜臣下王淮等奏節用裕民之本陛下常以　祖宗為法天下之福也　戊申詔侍從

舉武
臣副
使

兩省管軍知閤御帶及在内觀察使以上於武官中
各舉有威儀善應對堪充奉使接送伴者一名聞奏
其已被差人不許薦舉
臣留正等曰古者有使有介皆專對之任也王驩
爲輔行孟子恥之而不與言行事韓宣子聘楚叔
向爲介楚王欲敖之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乃厚爲
之禮然則使固不可不擇而介亦豈可忽哉近歲
副使之命選授寖濫恐非所以取重於敵國者謂
宜舉行 壽皇詔旨以儲材用此亦隆國體之一
端也
辛亥進呈湖北總司乞糴米事因言得湖北報七

人主感天之速

撥左藏南庫隸戶部

南庫剏置之始

月十八日大雨霶霪秋成可望　上曰是日朕食素
就宮中設醮但見陰雲四合不知得雨如此之廣王
淮等奏經所謂惟德動天無遠弗屆　上曰人主於
天尤親感召之速終是異於臣庶　庚申詔左藏南
庫撥隸戶部提領所事務限五日結局先是戶部具
南庫收支項目　上謂輔臣曰見在錢三十五萬餘
貫盡撥付戶部其餘金銀等物令陳居仁點檢具數
以聞　上又曰欲併南庫歸左藏令版曹自理會朕
亦省事卿等可子細令具南庫五年間出入帳親自
點檢故有是詔南庫者本御前椿管激賞庫也休兵
後秦檜取戶部窠名之可必者盡入此庫戶部闕之

則予之檜死屬之御前由是金帛山積　上即位之始年納右正言袁孚之請遂改爲左藏南庫專一樁管應副軍期然南庫移用皆自朝廷非若左帑直隸於版曹而爲經費也至是始併歸戶部既而尚書王佐奏言南庫歸版曹無益而有損乞就撥歸封樁庫其朝廷年例合還戶部錢却於封樁庫支不從

大事記曰置局委戶部以節浮費置度支都籍以量用度封樁庫非奉親軍需不支而又併左藏南庫悉歸戶部恭儉撙節無一妄費而論節用則以爲當始自一身儉於用財也

戶部尚書王佐言經總制錢歲額一千五百萬貫

年來寖生姦弊或偶無收則便於帳內豁除而創生窠名更不入帳分隸遞年積壓直待赦放切恐暗失經費詔户部將　淳熙八年終以前拖欠及未起錢數並特除放自今收趁虧額其知通并提刑司官屬委本部覺察從條施行　是月宰執奏封椿庫見管錢物已及三千萬餘緡　上曰朕創此庫以備緩急之用未嘗敢私也封椿庫者亦　上所創也其法非奉親非軍需不支先是六年夏四月提領本庫言共管見錢五百三十萬貫其後往往以犒軍或造軍器爲名撥入内庫或睿思殿或御前庫或修内司有司不敢執　尋又奏内外椿積緡錢四千七百餘萬

内外積欠之富　比較諸路上供錢　蠲拖欠内藏錢物

上曰何以聚人曰財周以冢宰制國用周禮一書理財居其半後世儒者尚清談以理財爲俗務可謂不知本矣　祖宗勤儉方全盛時財賦亦自不足至變更鹽法侵及富商朕二税之外未嘗一毫妄取亦無一毫妄費所以帑藏不至空虛緩急不取之民非小補也　先是　上以諸路財賦浩繁令兩侍郎分路管認是年王佐爲尚書又請於次年四月將諸路監司守倅所起上供錢比較以定賞罰自是罕有逋欠

九月壬午詔諸路州軍拖欠内藏庫諸色窠名錢物自　淳熙九年終以前實欠並特與除放以後常切催納如有違慢仰本庫開具所欠州軍當職官吏

申禁解盐入界

戒皇孫女執婦道

取旨施行翌日王淮等奏聖恩溥博不知所欠數若干　上曰六十萬貫　癸未興元府都統制吳挺言本司同安撫司增置賞錢募人告捉盜販解鹽入界見係出戍官兵把截去處嚴行搜捕外有不係官兵出戍地分乞行下沿邊州郡督責捕盜官司搜捕詔利路安撫提舉各申嚴行下階成西和鳳州禁止毋得透漏如未覺察守令並取旨重作施行　冬十月甲午詔主管魏惠憲王府鄧從義可傳旨羅忠信并母白氏令來皇孫女安康郡主凡百宜執婦道不可慣縱所有晨昏安省之禮候得旨揮方免若旦望節序並從常禮務成肅雍之德儻或違此別有誡訓

臣留正等曰周之王姬能執婦道詩人歌之王珪受公主謁見前史以為美談今觀安康下嫁聖訓申戒諄切如此其所以經夫婦美教化之意視古有光矣

蔣周義弊 繼言役

乙未右正言蔣繼周言國家役法自祖宗以來前後講論詳矣行之其或不能無弊者非法弊也人弊之爾苟得一賢令尹則人樂為之爭先是知其弊誠在人而不在法自范成大唱為義役之說在人耳目而處州六邑之民擾擾者十有六年于此矣夫狹鄉民貧私相借助以供公上之役是特鄉里常情爾成大張大其事標以義名且欲改賜縣名行之諸路

朝廷固已察其情狀不可其請矣成大不已再有所陳囑其代者使遂其說至陳孺知處州親受其弊任滿奏事乃始備言其實　陛下即可其奏於是處州之民始獲息肩於義役之罷三兩年來舊說復作一布衣之上書未必公言朝廷令守臣李翺看詳蓋欲其詳酌可否曾不能參照案牘博詢民言辨范成大陳孺所奏虛實有請于朝而罷之乃從而附會其說斷以已見官民僧道出田一等他日貧富置之不問人以爲重擾條畫利害訟于烏臺臣嘗問鄉閭出田助役然則可用曰將以賂吏胥有常數也吏胥之誅求於執役者官立法以禁之猶懼其不懲使上之人

治内侍子代筆罪

有私心法便不行

通知之其何以訓夫立賞以誘之而舉行者不加勸立罰以威之而沮敗者不加畏給官田以助役亦終於不可行則出私田者民情之不樂從可見矣欲望特降睿旨將處州及兩浙有見行助法去處聽民從便令官司不得干預其間民自難久行或不能息爭訟仰州縣遵依見行條法照應物力資次依公差募仍乞將李翺罷黜以謝處州兩浙十五六年間義役之擾從之　丁未進呈大理寺奏内侍之子賈俊民等代筆案俊民當降一官勒停　上初欲貸其勒停而更降一官又思餘人亦當視此以降罪乃曰人有一點私心法便不可行並如奏次日王淮等奏　陛

下用法如此可謂至公　上曰不怕念起惟恐覺遲
然人之所以未免一念之起者正以修行未到進等
奏　陛下每言唐太宗未嘗無過只是覺得早　陛
下可謂覺得早矣　上曰凡事順其自然無容私其
間豈不心逸日休

臣留正等曰洪範之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
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然則有偏
黨焉則必不能蕩蕩矣有黨偏焉則必不能平平
矣有反側焉則必不能正直矣　壽皇聖帝因賈
偉民之案惕然自念謂有私心則法不可行故自
然心逸日休非皇極之主安得有斯言哉

韓璧言廣鹽鈔法

先是詔廣鹽復行鈔法罷官般官賣是日廣東提舉常平茶鹽韓璧奏略云臣叨恩備數東路提鹽同措置西路鹽事所以東路事體尚須到官悉心推究至如西路臣三任九年之間粗知其略廣西民力至貧歲入至薄官兵備邊之費盡取辦於般賣猶懼弗給令一旦住賣束手無策全仰給於漕司往年改行鈔法時自有漕司應副逐州取撥窠名數目可舉而行又朝廷頒降祠部及會子錢計四十萬下西路漕司通融爲十年支遣及諸州各有漕司寄樁錢以此隨其多寡應副諸州闕乏之數使足以供公上贍官吏養兵備邊則可以堅客鈔之行上副 陛下改法

按閣出內庫犒士卒用人不厭詳細幸龍山大閣

裕民之意尋詔於支降四十萬數內樁支二萬貫付靜江府五萬貫分給諸州軍充 淳熙十一年歲計支遣一次續又從諸司申請撥廣東增賣鹽鈔剩錢五萬貫及令封樁庫支會五萬貫充廣西十二年分歲計 十有一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癸酉進呈舊按閱犒賞例 上曰處分已定不須舊例盡是內庫支一色見錢此錢樁留朕初無他用王淮等奏 陛下平日未嘗妄費今以激厲士卒人百其勇 上因言士氣要須激厲每戒主將云卒伍遇戰未可便用大陣且以小陣試之每一捷即加賞賚將見人人自奮 是日進呈欲召為郎者六人 上熟視曰陳達

用人更迭出入

賑京師飢

降會子收兩淮銅錢

善得沈宻一亦可比文字且留中王淮等奏用人不厭詳細須是參較方可　甲戌　上幸龍山教場大閱大犒兵師爲錢三十六萬　丁丑進呈畢　上出癸酉留中文字及録示王尚之等六人曰朕兩日於班簿中檢得此數人可並召赴行在餘亦難得又諭却於寺監丞中揀人爲提舉如此更迭出入則所用之人源源不絶　是月命賑京西饑　言者謂自乾道五年降會子付兩淮收換銅錢又節次支舒蘄鐵錢換易凡十六次指揮至今十五年私渡銅錢常自若也乞多給會子立限盡換詔兩淮各支降會子一十萬貫限兩月收換其換到銅錢淮東赴鎮江淮

訪問外事

不受安南貢象

西赴建康送納椿管　閏十一月乙未　上曰諸軍近日教閱聞得錢甚喜多有買柴作歲計王淮等奏緣此街上見錢甚多　上曰聞外間米麫甚平見老兵云三十文買麫一椀可飽終日街上多有醉人朕得百姓歡樂雖自病亦不妨所謂吾雖瘠天下肥矣

壬寅進呈廣西經略安撫司奏安南國牒已排辦章表投進方物　上曰象乃無用之物經由道路重擾吾民除不受外將入貢之物以十分為率止受一分就界上交割厚與回賜章表令入遞降書回答

十有二月丙子車駕詣德壽宮行　太上皇后慶壽宮中之禮詔曰朕荷　太上之燕謀承至尊之休

慶太上皇后七十壽

德順禧帝道丕迪重華之徽寅賴母儀胥洽二南之化惟天純佑侈國多祥皇年方衍於萬春甲歷曩登於七帙奉卮介壽嘗祗闈於閟休含飴保和茲繼符於昌筭緊我家之累盛軼聯冊之前聞爰與曠文躬伸慶禮上南山之祝永偕慈極之隆首東秩之辰肆推凱澤之被式敦及老之義併彰錫類之仁可大赦天下戊寅王淮等奏前日行慶壽禮天氣甚好 上曰中外歡悦 二親和氣不可形容所以歸晚

臣留正等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誠敬所在父母與天地一也 壽皇聖帝之所以事親者可謂盡孝矣每遇慶禮之行天宇開霽景

李椿不附張說

朝廷與戶部分彼此

物融和都人贊仰萬口一辭明察之理焉可誣哉
聖子承休日嚴 三宮之養慈孝益隆典册迭舉
猗歟盛哉家法之美此開闢以來所未之有也
是月敷文閣直學士致仕李椿卒椿嘗爲樞密院
檢詳文字時張說爲僉書會小吏有侍南丹州莫氏
表來求自宜州市馬者因說以聞椿白邕遠宜近官
非不知也故迂之者豈無意哉莫氏方横奈何導之
以中國地理之近請治小臣引致邊事之罪說又建
議募民爲兵以所募多寡立賞罰格以勸沮州郡椿
白說若此則恐必有以捕爲募而致驚擾者願毋限
額爲司農卿日嘗言於制國用者曰今倉庾所用一

李椿不謁承受　李椿諫市牛筋　李椿與張掄爭列銜

月營一月之聚帑藏所給一旬貸一旬之錢朝廷之與戶部遂分彼此告借之與索償有同市道比陽城所以惡裴延齡者願革而正之權臨安府故事府有中人承受公事守至必謁椿弗謁白廟堂無所用承受知婺州有旨備婺市皮角若干而筋五千斤椿奏一牛之筋四兩是屠二萬牛也　上為收前詔為吏部侍郎　上親慮囚命椿與張掄敘因徒掄官承宣使奏牘欲列名椿右不可白丞相丞相令先掄椿退謂權要恃恩不足怪廟堂曲徇為可畏草奏言臣固知承宣使序權侍郎之上但使事以閤門副侍郎耳所被旨臣名實在上不可不正章未達而事聞掄亟

李椿論軍政臺諫

李椿言閹寺之盛

罷侍衛司兵因競而碎僧舍新補軍頭乘忿而剽都市朝廷不深治椿舉張彛之事爲戒言官彈劾不勝去職所從風聞者黥隸椿言非置臺諫爲耳目之本意軍中結邏者以搖主將擿摘騰播椿請嚴階級之法又極言閹寺之盛曰自古宦官之盛衰係有國之興亡其盛也始則人畏之甚則人惡之極則羣起而攻之漢唐勿論　靖康明受之禍未遠今畏之矣未甚惡也有以裁制之不使至極則國家免於前日之患宦官亦保其富貴願官置蠶室而限其數復　祖宗之制官高者補外又門禁宮戒之外勿使預於口材政事又嚴士大夫兵將官與之交通之禁椿嘗口

李椿論茶法弊　李椿革廣盐弊　和州麻澧湖之弊

渡江以來茶法之弊謂官執空券市之園戶州縣□額配之於民卒有賴文政之寇初廣西鹽法官自鬻之後改鈔法漕計大窘乃盡以一路田租之米二十二萬斛令民戶折而輸錢至五倍其估米既為錢二十餘州吏祿兵稍無以給則又損其估以市於民曰和糴曰招糴民愈病久之鈔弗售者三年椿請改法從舊除民折苗和糴招糴官民俱便　權知和州錢之望言歷陽縣含山縣有麻澧二湖灌溉民田為利甚博乾道二年因守臣胡昉鑿千秋澗以設險澗既開通而二湖之水始洩入江積十餘年澗水日淺灌溉之利遂廢今欲於千秋置斗門以防湖水之洩遇

李燾上續通鑑

大浸則啓之以出外遇旱暵則用之以瀦水俾二湖之灌溉如初又不妨千秋澗之險從之　是歲知遂寧府李燾上續資治通鑑長編至　靖康全書共九百八十卷舉要六十八卷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六十

禁開白馬湖為田

謝諤言義役之便

增入名儒講義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六十一

孝宗皇帝二十一

淳熙十有一年春正月辛卯朔雨土　辛丑詔浙東提舉司將開掘過白馬湖為田去處並立板榜每季檢舉曉諭人户日後不得再有侵占仍仰本司覺察毋致違犯　丙午監察御史謝諤言去年十月四日臣僚言因處州守臣不合將義役置冊假以藉手干求差遣刁陳其弊奉旨依奏其所奏係是兩項第一項云將處州及兩浙有見行助役去處聽從民便令官司即不得干預第二項云其民間自難久行不能息爭訟者仰州縣遵依見行條法照應物力資次

公差募第一項是行義役第二項是行差役也言口之意欲差役義役二者並行元不曾指名言盡罷口役兼但言兩浙之弊不曾言及別路也近訪聞江東西諸路累年民間有便於義役之處官司秉此頗有搖動蓋民間舊因差役吏緣為奸當差之時枚舉數名廣行追擾望其賄免邀求貨賂使之爭訟至有累月而不定者民户因此多有困竭緣行義役遂頗便之自此法之行胥吏縮手無措日夕伺隙思敗其謀近有饒州德興縣吉州吉水人户赴臺陳訴其詞激切端有可憫乞下諸路監司州縣應有義役當從民便外其不願義役及自有爭訟乃行差役兩項並合

義差從便　傷實不　鄉不差　不蜀充處司
役役民　數旱　少並除　以人本監

遵守違者許提舉司按奏其德興縣人户並賫出本縣舊刊義役碑石可見經久之計民情之所安惟恐官司撓其成法　上曰前日蔣繼周言處州守臣專行義役之弊令謂欲義役差役各從民便法意補得始圓令照前降指揮施行　甲寅雨土　是月户部奏言去歲旱傷計減放六十萬石　上初欲下漕臣覈實既而曰若尔則來年州郡必懷疑不與檢放矣

二月甲子進呈擬張叔椿等差除　上曰今後有鄉不除少有少不除鄉所謂官不必備又宣諭令後蜀中監司可闕差此中人往若皆蜀人則人情究轉甚非法度　癸酉進呈次　諭熊克台州當赴上口口

戒熊克性綏

曾以朕意宣諭否克為人性緩古人有韋弦之戒緩者勉之急者緩之全在抑揚之道

臣留正等曰堯舜之世九德咸事寬近於弛也而寬不廢以其寬而能栗也柔近於懦也而柔不廢以其柔而能立也在人無棄材在朝無曠職茲所以為堯舜之盛歟克之性緩誠不逃乎聖明之見今也勉之使進則足以救其失矣夫以人材之衆而克一介之微聖謨洋洋所以委曲成就之者一至于此為克者當如何而報哉

守臣功過相補

詔已降指揮温台被水逐州守臣王之望陳岩肖各不即聞奏仍賑恤遲緩之望特降一官岩肖落職

比民事試兵藝

不改樣頻錢

放罷近台州獲海賊首領温州獲次首領王之望陳岩肖各有捕賊之勞以功補過之望放罷岩肖宮觀

是月樞密院奏兩淮京西湖北路民兵萬弩手自淳熙七年後不曾拘集教閱乞令逐路安撫司行下所部州軍常令不妨本業在家閱習候農隙照年例拘集比試其有事藝高强之人每州許解發一二名從帥司保明津發赴樞密院與依四川義士條例拍試補授以示激勸詔從之　三月辛卯進呈耿延年狀翻鑄到　淳熙十一年錢樣　上曰且用舊樣不必頻改

臣留正等曰為幣所以通民利也而人主之操柄

刑部臺察錄囚

趙汝愚等再任

在焉有無於是而通輕重於是而權爲有司者重國法以示民信焉用數更變爲哉聖慮及此其旨深遠矣

是日進呈刑部侍郎曾逮奏乞依 乾道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指揮令刑部長貳郎官并刑察御史每月通輪錄囚具名件聞奏庶得糾察之職稍復 祖宗之制 上曰可令用每季仲月於是詔令刑部御史臺於每季仲月親錄囚徒 乙巳詔知福州趙汝愚除敷文待制再任 上宣諭汝愚在福州甚宣力 庚戌詔知泉州司馬伋除龍圖待制再任而浙運判張杓除徽猷閣陞轉運副使再任 是月親試舉

擢衞涇及第等
不言傑罪明趙之
詹儀之析條事鹽

人賜衞涇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趙傑之知太湖縣有言其不丁繼母憂者　上諭宰臣王淮等曰士大夫一被此名終身不可贖行遣中稍爲究轉不須明言其罪遂降一官放罷聖度之忠厚如此　夏四月辛酉詔金州依見行鹽法聽客人鋪户從便買賣不得依前置場拘榷　癸酉詔廣西經略詹儀之運判胡庭直開具到見行鹽鈔已爲詳細可恪意奉行先是知容州范德勤奏廣西賣鹽不便詔儀之庭直公共詳議具奏於是儀之等條析奏聞今詳議得靜江府等一十六州官賣鹽以救一十六州之害住罷高口等五州敷賣二分食鹽令轉運司置鋪出賣從便口

賜進士射

買以為五州之利所有五州歲計令轉運司計度囗
認應副如是則一路二十五州無不均被聖澤折苗
科敷之弊可以永革而民力裕又言 淳熙十年七
月一日改行客鈔至今年三月十日終已招賣過鹽
鈔六萬二千籮見今客人不住搬販措置自有次序
故有是詔高化雷廉欽五州產塩地分客鈔不行 尋又奏欽州白皮鹽
場事體與雷廉高化一同乞依舊興復以備本司取
撥作鈔鹽支付客旅搬請 丙子進呈進士射射日
分 上曰進士射射甚好王淮等奏孔子射於矍相
之圃觀者如堵墻古人以射為重後世乃廢而不講
上曰古者有文事必有武備後世不知此意所以朕

禁附帶解鹽　賜史浩送行詩及閣名　舉張熹克廉吏　錢之望言和州屯田

舉行之　丁酉權知均州何惟清言解鹽除京西客人般販外更有均房界入川者甚多皆是取口口兵附帶而去乞嚴賜約束從之　是月御製送行詩賜太保史浩又書明良慶會之閣六字賜之　五月辛卯進呈知龍州張熹克廉吏　上曰廉吏最難得近不住懲戒而貪贓尚多張熹果如何王淮等奏蜀士皆稱其操履　上曰可與提刑差遣仍報行所薦劉子以厲士俗　乙未權知和州錢之望奏本州屯田事先一日　上謂王淮等曰之望言課耕無法士卒惰者無以厲而勤者無所勸御等可詳議奏來既而進呈欲令淮西總漕同建康副統制詳議以聞　右

論守倅將迎費

正言蔣繼周言比朝廷集議監司守倅接送等物□爲限制所以節浮費寬民力也其有諸路藩府及□郡守暫差監司或他州通判等兼攝上下馬餽送并借請公用亦已約束而偏方小壘間有違戾或權官被差而不就或已權不便而求歸須申上司又別差官年歲之間接送數次郡計有限誠何以堪乞詔遠郡闕守處令監司選差以次官兼權庶免將迎之費以蘇郡計從之

論溫處州流民丁籍

丙午蔣繼周言溫處流民丁籍尚存諸縣催科無人供納或其家丁壯既去老弱獨留監繫輸塡急如星火因而多糾未成丁人名爲充代追擾不能安居欲乞令溫處守臣將屬縣流移人戶

犒戍邊將士　軍政修舉之賞　賑江東西水災　精陞差軍將

覈實除落丁籍不得存留抑勒陪填如違令監司覺察以聞從之　甲寅詔四川駐劄御前諸軍將士戍邊滋久常軫朕懷可令總領所支撥椿管錢引三十萬道特與犒設一次傳鈞彭杲守邊累年軍政修舉內傳鈞與陞都統制彭杲可帶吉州刺史　乙卯詔令江東提舉司行下建康府太平州寧國府池州饒州廣德軍南康軍建昌縣各多支常平錢米將被水人戶優加存恤務要實惠及民毋致失所　六月戊午朔詔諸軍陞差蓋擇將之根本必有智勇勞效乃能服衆今後宜精加選用毋得循習苟且仍令樞密院自準備將以上至統制官每全軍各為一籍逐口

揭貼進入將官名　禁置場買退綃　除建寧舊欠　頒寬恤詔令

揭貼進入朕當間點三兩名審觀識略事藝隨其能否議主帥之賞罰　臣僚訪聞諸州軍受納夏稅官吏邀阻間有將堪好綃帛强行打退却置場用低價収買其官中既已買下退綃多作畸零折納高價不恤民病利其贏餘欲望嚴禁今後州軍置場収買退綃許人戶越訴令監司御史覺察違戾科罪從之

詔建寧府　淳熙九年分人戶欠二稅等錢三萬四千三百十九貫並令除放　辛酉進呈王淮等上表爲救令所編類寬恤詔令成書乞頒降施行　上曰可謂詳備凡事在人擧行斟酌輕重盡之矣　壬戌進呈祕書省校書郎奚商衡奏制科取士勿拘三歲

之制　上曰賢良得人國家盛事可令學士院降詔有合召試人舉官即以名聞

大事記曰國家以科舉取士而魏掞之以布衣召對未嘗限以科舉國家以資格任官而朱熹不由舉主特與改秩未嘗拘以資格國家三歲舉制科而　淳熙詔有合試人舉官即以名聞而不拘三歲之制故陳亮以布衣六達帝庭上書敢於論恢復論宰相而人才奮矣

甲子進呈王渥奏小路蠻擊虛狼事上論及恩威之意且曰國家兵威不及漢唐遠甚所恃者其天乎澶淵之役辛巳之役匪天而何王淮奏人君平時仁

舉偏裨將校 勸勉屯田人兵 因旱申禁趣辦

心厚澤固結民心我無失德而天之所助者順口口理勝不在力勝　上曰漢武帝時兵威震慴萬里口外又何可當但失之已甚　丙寅臣僚乞詔諸路總領各密舉偏裨將校可爲將帥者不限員數列其所長保明來上令密院籍記考察不如所舉坐繆舉之罰從之　是日進呈趙汝誼言詳議到屯田事遇一圩水退諸圩兵卒併力耕種至立秋止秋成穀熟施工力者皆預分穀之數　上曰若將來所取不多朕不惜幾萬米分屯田人兵使之亦如豐年則更相勸勉　已詔雨澤稍愆屢降寬恤指揮其人戶夏稅和買催納起綱自有條限訪聞官司趣辦追擾致傷

和氣仰監司嚴行禁止尚或違戾御史臺覺察彈劾
　丙子鄂州江陵都統制郭杲言昨蒙降錢三萬貫
措置屯田除節次收買牛具創造寨舍乞於上件錢
內更存留一萬二千貫付牛具收管准備接續餘錢
乞拘收赴元降處回納詔令郭杲將回納會子二萬
貫於內支一萬四千一百貫付牛具貼充犒軍餘錢
就行椿留准備屯田支用　庚辰知臨安府張杓言
乞將浙西江東諸縣自　淳熙十年以前所欠窠名
錢三萬七千二百四十餘貫米八百三十餘石盡行
蠲放從之　癸未戶部韓彥質言州郡財賦場務口
道所入財穀皆有名色在法不得移易而守臣無口

令前後政郡守申交割數

憚者竭　公帑之儲以快私欲至於終更席卷而去□
恤後人乞令後守臣任滿將所留諸色錢穀交割下
政具數申戶部置籍　上曰須令後政限一月具數
申戶部照會王淮奏前政只言數贏後政只言數縮
合令前後政各具數申　上曰過限不申去處令戶
部以聞　是夏知婺州洪邁奏本州負郭金華縣田
土多沙勢不受水五日不雨則旱及之故境內陂湖
最當繕治而本縣丞江士龍獨能以身任責深入阡
陌諭使修築令耕者出力而田主出穀以食之凡為
官私塘堰及湖總之為八百三十七所以畝計者合
萬有九千用民之力二萬七千有奇田之被澤者二

賞江士龍水利功　不許將軍置田宅房廊　詔郭杲措置耕高仰田

千餘頃皆因其故蹤葺而深之於官無所費於民不告勞三二十年之中度亦未至隳廢使食君之祿者皆能如是豈不大有補於王政而士龍者上不因官司之督責下不因邑民之訴情自以職所當為勇於立事用意如此誠為可嘉乞加獎激以為州縣小吏赴功趣事之勸從之　秋七月戊子右正言蔣繼周言乞詔諸軍將佐屯駐去處自今並不許私置田宅房廊質庫邸店及私自興販營運從之　己丑郭杲言木渠下荒田實有堪耕種田一百九頃四十四畝除已差撥官兵二百人前去開荒自餘不通水利高仰田亦令耕種官兵差去合請錢米就屯田官所口

羅乞刺法

點減配

稻穀內借支將來収子課折還詔郭杲將高仰田口

更切措置開耕毋致荒閑餘依所乞　校書郎羅點

言比年以來所在流配人甚衆强盜之獄每案必有

逃卒積比不已爲害不細切謂欲戢盜賊不可不銷

逃亡之卒欲銷逃亡之卒不可不減刺配之法望詔

有司將見行刺配情輕者從寛減降別定居役或編

管之令其應配者檢會淳熙元年五月指揮擇其强

壯刺充屯駐大軍庶幾州郡點配之卒漸少　上曰

近歲配隸稍多久後當如何王淮等奏如雜犯死罪

猶可從輕至如刼盜六項指揮之行爲盜者莫不曉

得將欲爲盜必先虛立爲首之名殺人濫奸之罪皆

補州堪耕　不薦臣數
和不開田　限武負

歸之以故爲首者不獲而犯者免死盜何由死　上
曰可令刑寺集議奏聞既而刑部大理寺奏上壬寅
進呈　上曰朕夜來思量配法雜犯死罪只配本州
牢城犯私茶鹽之類不必遠配只刺充本州廂軍令
著役若是劫盜已經三次便可致之死可諭刑寺官
子細商議奏來　乙卯淮西總領趙汝誼言和州八
家圩西蓑芬散水地打量得六頃五十畝乞撥付屯
田官兵計置開耕及下和州將不堪開耕不敷元數
田二十九頃七十九畝日下别踏逐係官荒閑田土
撥付總轄屯田官補填元管之數從之　密院言八
年四月二十九日指揮江上軍帥於統領中薦舉人

戒飭薦舉受私

賑諸州水旱

申浙西圍田禁

禁阻過客販米

才限以三人之數深慮搜求未廣詔令照八年指揮不限員數薦舉　臣僚乞戒飭帥守監司列薦宰邑之官當務至公毋徇私情當求實跡毋採虛言從不如舉必行繆舉之罰其他列薦所部官吏併加申儆從之　是月以泉福州興化軍饑諸州水興元府旱並命賑之　八月辛酉詔浙西諸州府各將管下舊來圍田去處明立標記仍榜諭官民戶今後不得於標記外再有圍裹　戊辰給舍看詳趙汝誼奏乞行下守臣遏客販米不得阻遏其兌収力勝錢一項自有見行約束如有違戾及以喝花為名故作留滯者許客人赴監司臺部越訴重寘典憲從之　九月戊

改龍蜀花裝隊

每月進財賦冊

子樞密院言準御筆處分開龍蜀向來軍陣多用純隊近易爲花裝二者孰便仰四川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吳挺等條具奏來興州吳挺奏行軍用師惟尚整肅其花裝隊未戰先已錯雜興元府彭杲奏四川諸軍昨自紹興之初團結皆爲純隊以五十六人爲隊止是教習純隊事藝兵刃相接取便應用金州傳鈞奏龍蜀山川平陸少而險阻多兩軍相遇或高而彼下必須純用弓弩狹隘相遇則純用戈戟緩急全隊呼索易於應習詔並依舊純隊　辛丑　上諭宰執曰每月財賦冊令後更令進入欲加增減　戊申勘會諸路州軍義倉米斛在法合隨正苗文納唯

禁移用義倉米

日講周易兩卦

講易泰萃二卦

充賑糶令來收成在即當議指揮詔諸路提舉常平官各行下所部州軍仰隨鄉分豐歉依條收納入倉不得侵隱他用候歲終且舊管及新收數目申尚書省　詔侍講侍讀見令進講周易將欲終篇可自開講日每日講兩卦　冬十月乙丑侍讀張大經等奏伏覩　陛下嘗因講泰卦之九二玉音有曰君子以其類進而為善小人以其類進而為惡未有無助者也講萃卦之上六玉音有曰盛極則衰亂極生治三復聖言皆已深得大易之旨欲望聖慈宣付史館詔從之

臣留正等曰三代之治出於道　國朝之治出於

招建康戰船梢手

高士譚謀爲復讎之舉欲因九月敵主祭天而劫之敵之諸王宗親約爲内應不幸而功不成者天也而敵人自此上下相疑寖行誅戮矣虛中之家已碎於敵手跡其禍端由於蠟彈之繳還則秦檜之爲也是時國家中興二十年而虛中之事不顯最後魏國公張浚招韓王來歸始能言其事虛中無子有女以族人紹節爲之孫明詔命以京秩至是復加褒恩及其曾孫與其外孫所以勸天下之爲人臣者也

壬午吉肇乞招建康水軍戰船梢手 上曰大江之險人命所係盡藉操舟之人可與招收 是月詔

罰程大昌等謬舉　賜太上稽山詩　戒大臣勿分文武　蠲放豐儲倉米

程大昌程叔達單夔趙師夔各貶秩二等以臣僚言
蔣億以贓抵罪于今一年未聞舉主自劾而有司亦
不約法以聞乞令吏部檢舉故有是命　十有一月
丙戌朔宰執謝賜　太上稽山詩石刻　上曰　太
上詩規模宏大所以賜卿者正欲仰體　太上之意
如屬意種蠡臣之句卿等切勿分別文武便有晉室
之風當視之如一擇才行兼備者用之若曰好士人
而才不適用亦何足取　戊子知婺州洪邁言本州
淳熙八年旱歉支降豐儲倉米五萬石賑糶內二千
一百餘石係攬載船梢盤剝折欠已納到六千餘貫
外淨欠錢一千九百餘貫約米五百三十餘石乞照

余永弼等再任
詔相視堰閘水利
置漁陽井鹽官
免丁錢不須降旨

紹興府體例蠲放從之　利路帥憲茶馬司奏知鳳州余永弼知文州鄧樞政績　上曰邊郡政要得人永弼樞各轉一官候任滿與再任　詔向來趙善悉所修海鹽縣堰閘及劉俣修華亭縣塘堰令劉穎親往相視目今有無衝決損壞并本州去年所修水利於今年有無實被灌溉田畝及未盡去處開具聞奏

辛卯置萬州南浦縣漁陽井鹽官一員井歲收鹽十四萬六千三百餘斤初以主簿兼監於是始專置官　戶部侍郎葉翥乞行下覈實免丁錢事　上曰此戶部可自理會不必降旨　辛亥進呈淮西總領趙汝誼奏和州屯田所收物斛未曾均給　上曰可

和州均給屯田米　治旱澇失按劾罷　浚浙西運河　程叔達再任

令總領所部統司將屯田力耕官兵斟量工力多寡拘今年收到物斛實數分作三等次第均給　是月兩浙運副劉敏士運判姚憲並降官落職新江東提刑王彥洪別與差遣並以溫台二州災澇失於按劾守臣也　十有二月丁巳兩浙運判錢沖之言奉詔相視開濬常潤等運河淺澁去處今相度自臨安至鎮江四郡共用六萬餘夫委是大役乞令諸州將運河兩岸支港地勢卑下泄水去處牢固捺成堰垻仍申嚴諸閘啓閉之法淺澁去處令逐州守臣措置隨宜開撩務要舟楫通行從之　己未詔祕閣修撰知隆興府程叔達除集英殿撰再任　丁卯進呈知州

不輕任淮郡守

邊守不須久任

收沙地蘆場稅

不許光州鑄錢

軍除目　上逐一問其人才如何至劉燾知滁州魏敏悊知濠州　上曰淮郡不可輕此二人更契勘又曰選擇人才治道之急者州郡若不得人雖諄諄日降詔令亦是徒然卿等今後每遇一闕須是遍選終竟有得因言今之議者多言邊郡太守須是久任令邊郡無兵雖久任何益大軍皆在江南若是創置又費衣糧卻是萬弩手民兵無養兵之費有養兵之實緩急亦可用　丁丑戶部言建康府申乞將沙田許從官田所取畫降指揮與免十料催科外其沙地蘆場乞自初生年分起料催納稅租從之　己卯進呈解元振奏乞令光州依舒州蘄州置監鑄錢　上曰

熊克上九朝通略　以寬剩錢代民輸

此事難行後次鑄到鐵錢時可令分二三萬與光州

臣留正等曰幣多則錢益輕而物重況以鐵爲幣又非銅比也鐵之價賤於銅而又多鑄焉其輕也必矣夫以事揆理則慮有遺策以理揆事則物無遯情雖事物之微皆有以察其利害之實神聖之明天下誦之爲不可及矣

是月知台州熊克上　九朝通略　是歲知鎮江耿秉奏三縣歲額畸零錢八千餘貫令以公庫所節浮費代充解發若非得旨則恐後人數之於民上曰以寬剩之錢爲民代納固善後人若無餘則必別作名色科配此事州郡自行則可朝廷難爲施行

下闕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六十一

禁販交盐入界

增入名儒講義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六十二

孝宗皇帝二十二

淳熙十有二年春正月己丑廣西提舉胡庭直言邕州賣官鹽並緣紹興間一時指揮於江左永平太平兩寨置場用物帛博買交趾私鹽夾雜官鹽出賣緣此溪洞之人亦皆販買交鹽近雖改行鈔法其本州尚仍前弊詔經略司及知邕州陳士英公共措置聞奏既而經略司申元初起置博易場以人情不可止絶而博易交鹽亦是 祖宗成法乞只嚴禁博販等人不得販鬻交鹽攙奪官課餘仍舊從之 户部言明州申鄞縣東錢湖積蓄澗水溉田五十餘萬畝昨

緣茭草延蔓侵耗湖水奉旨支降錢米開淘茭葑堆積沿湖山灣灤去處遂成葑地先係資教院僧承佃墾成田三百餘畝切恐人户以增租承佃爲名塡疊增廣有妨積水乞將上件沿湖葑地不許人户請佃仍舊開掘爲湖庶免向後堙塞之患詔勾昌泰躬親前去相視開掘　辛卯進呈命令獄案籍三省事下諸州有督促至十餘而未報者　上曰自令命令及獄案不須行文催促多則愈玩只一季將上擇其怠慢者懲之則自然不敢於是潼川運司以岳霖體究漢川雍有容在任不法事稽緩特降一官湖北運司陳達善未開具趙善待妄用過任内錢物令即具析

罪湯
思退
退縮

因依　癸巳進呈湯思謙六院差遣　上曰思退退縮其弟不可與在内差遣王淮等奏思謙作兩郡皆有可稱不知與提舉如何　上曰在外不妨　上又曰編修官湯碩亦可與外任

臣留正等曰敵人之謀弱則示人以强欲和則先之以戰蓋其計常出於此也我得海泗則可以舉山東彼不敢飲馬於長淮我得唐鄧則可以震關中彼不敢長驅於襄漢四郡之得失天下之大勢也彼之力能取之則固將以兵而取之矣何求乎我哉既與之矣而猶兵不解者亦將以致夫和也當是之時山之東西河之南北豪傑之士忠義之

治曾祭臓罪　治監司失按罪　罰謬舉曾祭罪

民與夫諸國之種所以爲北人之憂者蓋不一矣使北有片言單辭之功而無亡矢遺鏃之費思退之罪其可追哉

癸卯進呈知平江府常熟縣曾祭將版帳臓賞等錢支用及違法科取錢物等事刑寺看詳曾祭所犯公罪徒臓罪流私罪絞　上曰曾祭具獄抵罪可除名勒停　上又曰朕昨夜思之監司以按察爲職置司所在不能無失職之罪若欲行罰又恐此後抉擿人之小過而知縣愈難爲次日御筆批置司所在監司傅淇劉頴各降一官　甲辰詔蓋經趙師夔姚述堯各貶秩二等以所舉曾祭犯臓故也　二月丁卯

論人君少知道

論人君易驕縱

天下全賴好監司

監司郡守不論資序

奏事畢　上賜王淮等酒　上問民間風俗及論古今治亂事　上因曰自唐虞而下人君知道者少唯漢文帝稍能知道專務安靜所以致富庶自文帝之外人君非唯不知道亦不知學淮等奏道從學中來　上曰知學者未必盡知道但知學者亦少淮等奏若唐太宗末年寖不克終豈是知道　上曰人君富有天下易得驕縱淮等奏若治安日久每事留意則是愈久愈新　上又曰天下全賴好監司若得一好監司則守令皆好淮等奏監司郡守皆在得人　上曰先擇監司爲要若郡守亦皆選擇得尤好卿等令後爲朕除授監司須是留意　上又曰近日來郡守亦

勝如已前若是資序已到其人不足以當監司郡守則監司且作郡守郡守且作通判亦何害時天氣晴和淮等因問興居 上曰朕尋常飲食亦不敢過淮等奏易於頤卦稱謹言語節飲食 上曰觀頤觀其所養也

臣留正等曰堯舜禹湯文武之汲汲者非章句訓詁之謂也伊尹甘盤傅說之所以告其君者亦非簡冊圖籍之富也道不明則千載無善治學不醇則百世無善政漢武帝惟不知道故表章六經徒以美天下之觀晉武帝惟不知道故平吳之後適以滋耽樂之欲後世之所以不治者非無賢君以

放州縣吉三旱傷稅

其學非堯舜禹湯文武之學也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天縱之資日新之德堯傳舜授相守一道蓋有自得於心者又豈末學之所能窺測其萬一哉

壬申吉州申乞將旱傷最重太和吉水廬陵縣第五等人戶見欠　淳熙十一年夏稅和買共一千九百九十餘疋並與蠲放從之

丙子殿侍陳賈言國家財計之入率費於養兵然軍之隸卒伍者所得常不能贍給而自將佐等而上之則有至數十百倍之多今諸軍額外員闕冗泛之費姑取殿步兩司言之殿司額外自統制而至準備將凡一百二十員而數內護聖步軍至添統制三員步司額外自統制而至

準備將亦一十八員兩司歲支除逐官本身請俸外供給茶湯猶不下一千萬緡養軍之須固已不貲而額外重費又復如此無惑乎財計之不裕也且以增創額外謂可儲養將材耶然諸將或有闕員未見取之於此若謂其人不足以備採擇則高廩厚俸自不宜輕以與之乞軫慮國計責實政將內外額名色自今以往一切住差其在冗食之人乞賜甄別如有可備軍官之選則存留以俟正官有闕日補之或其人不任使令亦乞隨宜沙汰勿使渾雜無補國事從之

是月雨雹　三月甲申朔　是月申禁異服異樂從右正言蔣繼周之請也　是春詔制舉題免出生

許以河水灌田

革廣西丁錢弊

疏 夏四月丙辰進呈戶部勘當知鎮江府耿秉奏
知遇亢旱聽民車河水上曰河水豈可不令百姓灌
田王淮等奏尋常人使來時恐水淺所以不聽人戶
車水 上曰稼穡事大可依耿秉所請 侍讀蕭燧
言廣西最遠其民最貧切見在法民年二十一為丁
六十為老官司按籍計年將進丁或入老疾應免課
役者縣令親觀顏狀注籍知通索丁簿攷歲數收附
銷落法意非不善也柰何並海諸郡以身丁錢為巧
取之資有收附而無銷落輸納之際邀求亡藝錢則
倍收剩利米則多量加耗一戶計丁若干每丁必使
之析為一鈔一鈔之內有鈔紙錢息本錢縻費公庫

存留庫眼

錢是以其民苦之百計避免或改作女户或徙居異鄉或捨農而爲工匠或泛海而逐商販曾不得安其業乞令帥臣監司措置行下從汲附銷落之制革違法過取之害如或仍前科擾即令按劾從之 辛未右正言蔣繼周言南庫撥付户部于今二年而南庫之名尚存官吏如故乞令户部將南庫廢併其官吏並從省罷又稱臣照對 太祖置封樁庫圖取契丹 太宗分左藏北庫爲内藏庫并以講武殿後封樁庫屬焉又改封樁庫爲景福内庫近年南庫分爲上下尋併上庫入封樁庫今所存南庫係前時下庫 上曰若盡廢庫眼汲支必至殽亂可存留庫眼以左藏

蠲安吉縣稅色

口口口爲名官吏全無不得可與裁減於是諸路歲口南庫窠名錢一百九十八萬餘緡改隸本庫後又改稱封樁下庫仍隸戶部焉　五月丁亥臣僚言諸處夏稅和買止有折帛折錢二色惟湖州安吉一縣獨多折絲折帛折綾民間困於輸納朝廷以其既納紬絹又以細絲織綾許以麄絲織絹謂之屑絹自前任顏度申請改屑絹爲絲絹遂使此邑重困續邑民詣闕陳訴已蒙朝廷仍舊許納屑絹而夏稅產絹猶用細絲乞令產絹亦依舊用麄絲織造從之　丙申王淮奏梅雨已多莫須降香祈禱　上曰未須如此朕自昨日早晚焚香默禱于上帝丁酉進呈次王淮

等奏且喜晴霽　上曰朕前日默禱上帝不意感應如此之速朕昨晚更不飲酒只是觀天夜來便晴霽不勝欣喜自令更默禱三日淮等奏天人之際應若影響而況人君爲天之子宜其隨感而應　上曰臣下禱之於神朕親禱於上帝　庚戌　上謂王淮等曰聞總司糴米皆散在諸處萬一軍興而屯駐處却無米臨時綱運如何來得豈不誤事可便契勘如要害軍屯去處有樁管米若干大抵賑糴可逐歲循環備荒若樁積米須留要害屯軍所在庶軍民皆有其備　是月地震　六月壬戌進呈淮東總領吳琚奏欲望將鎮江都統司諸軍官兵日前所欠激賞鋪軍

盡罷軍中刻削事

詔銓部勿以例廢法

須子鋪布帛錢並與除放庶幾官兵得以全請贍家此令一下足以慼士心足以正師律足以戒掊克足以示　陛下知行伍之微恤士卒之至　上曰軍中刻削楊存中以來便如此琚所言極是可依奏仍降指揮其他有無似此去處及別有侵刻營運錢等並詔罷之　己巳臣僚言臣聞一定不易之謂法循習引用之謂例故昔人常守法以廢例未嘗用例以廢法令之有司大抵反是若天官諸選條目猥多法例參錯吏奸深遠法無已行而或廢例有已行而必得此其爲弊固非一日乞詔銓部凡七司所行之事條法具載分明可以遵用而偶無已行者並令長貳郎

命治獄案稽緩罪　治不臧否守臣罪

官據法施行若於法窒礙而偶有已行之例並不得引用從之　丁丑宰執進呈次　上曰秋季在近命令獄案有稽緩者可擇數事稍大而日子最久者當議行遣令州郡職事弛慢不一難爲一例從寬寛猛相濟政是以和前此岳霖降官印榜行下已久誨爾諄諄聽我藐藐豈可不明賞罰天下事只是賞罰不然朝夕諄諄無益　是日進呈諸路監司帥臣每遇歲終各以所部郡守考察臧否來上浙東一路最近淳熙十一年分至今尚未開具聞奏　上曰近來廢弛事多須當懲戒於是帥臣鄭丙提舉勾昌泰各降一官　秋七月癸未臣僚言伏見淮上州軍逐處皆

稽管采石倉米

罷荆門三處稅場

論會子不宜多

有椿管米斛建康鎮江大軍屯駐又有總司錢糧惟太平州采石鎮沿江要害去處去歲民間艱食州郡必無儲備聞淮上去秋成熟淮人多有載米入浙中出糶不行今來秋成在近欲望先次支降本錢付總領所及時和糴詔趙汝誼於建康務場見椿管會子先次取撥一十五萬貫委官就采石倉措置依在市時直糴米椿管　詔罷荆門軍洌河武寧黃泥三處稅場以前知軍陸洸言稅額不過二十七貫三百三十三文豪民買撲擾民故也　是日進呈會子數

上曰會子之數不宜多他時若省得養兵須盡收會子　壬寅進呈內藏庫奏和州無爲軍常德府拖欠

治行賂內侍罪

定二廣攝官試法

淳熙十年分錢已降指揮再限一季起復 上曰近日和州却以三千緡賂內侍求免事覺所免只五千緡却用三千緡囑託謂何王淮等奏其意以爲可長久得免故不憚一時之費 上曰守臣張士儋張臨趙公順各展二年磨勘更與展限半年須管發納數足 吏部言二廣考試補攝官人乞依本部銓試出官指揮將考校到合格人以十分爲率取五分從之先是廣東提舉韓璧言二廣兩薦之士許試攝官謂之試額二年再試謂之待次累至三試謂之正額然後就祿或任鹽稅或授簿尉至有闕官甚處雖待次亦得以濫授其試攝之程度大略如銓試之五場自

非雜犯雖文辭鄙俚亦在所錄僥倖太甚乞自今一如銓試法下吏部勘當而有是請　甲辰詔罷常德府一處復州六處稅場先是提舉趙善譽奏兩州七處稅場共納一百八貫與淛河事體一同　上曰罷之甚當如此等事一日做得一件計一歲之利亦多矣因并從之　乙巳詔罷楊州江都縣版橋泰興縣新城楚州山陽縣謝家盱眙軍天長縣龍堽石梁秦蘭高郵縣臨澤三墩八處稅場以淮東提舉趙不流言盱眙係極邊楊州高郵係次邊不仰此毫末之利而徒使豪民撲買小民被害所有淨利錢本司欲依數抱認起發乞將上件稅場並行住罷故有是命

量兩浙版張減

革監司巡歷之

臣僚言竊見浙運耿秉近因屬邑版帳錢額太重乞與屬郡評議將額重處量減詔從其請臣竊以兩浙版帳錢額之重實與江西之月樁相似二浙州郡亦自窘匱與江西不同就諸縣之額太重者與之斟酌縣有毫釐之減則民有毫釐之惠此實然之理若諸路得一賢轉運使則不待冠蓋交馳而裕民之說行矣欲望出臣此疏付之版曹行之浙運更令耿秉與諸郡守臣悉心講究次第行之諸路得爲楷式更顧陛下不惜少裨版曹以蘇民力從之　八月甲寅監察御史冷世光言監司歲出巡歷吏卒誅求所過騷然一縣之中凡數百緡僅能應辦否則睚眦以興怨

論二廣盐事

治天下猶奕棊

降和糴椿管米錢

君無以生事乞明詔諸路監司令後巡歷力革前弊所用隨行吏卒各放州郡差撥逐州交替從之　丁已　上諭宰執二廣鹽事當併爲一司王淮等奏外議又更有一說併司後恐廣西漕既不預鹽事即無通融錢物或至支吾不行　上曰如此亦須更商量盡天下事全在致思思之須有策窮則變變則通譬如奕棊視之若無著思之既久著數自至淮等奏臣等終日思之　陛下乃一言而決此無他虛則明爾　上曰更賴卿等　辛酉令提領封椿庫所支降會子二十五萬六千二百六十九貫付淮東總領所三十二萬六千三百一十二貫付淮西總領所三十萬貫

付湖廣總領所並充今年和糴椿管米本錢支用

壬戌詔封椿庫支降會子五十萬貫委浙西提舉羅

點和糴米二十萬石淮東總領所取撥鎮江府見椿

管會子二十九萬貫湖廣總領所取撥鄂州并大軍

庫見椿管會子共三十萬貫並各就豐熟去處置場

内浙西提舉就平江府置場招糴堪好米斛仍一面

取見實直開具申尚書省毋令稍有科抑　乙丑御

筆朕惟差役之法爲日蓋久近年以來又創限田之

令可謂備矣然州縣奉行之不公豪貴兼并之太甚

隱寄挾户弊端益滋一鄉之中上户之著役者無幾

貧民下户畏避棄鬻至不敢蓄頃畝之産莫若不計

議官民一例差役

官民户一例只以等第輪差如此則不惟貧富均一且稅籍之弊不革而自去可令户部給舍臺諫詳議聞奏

臣留正等曰自井田之政廢而賦役之法弊至於役法之不均未有甚於此時豪右貴戚之家占田踰制雖有限田之法然其田百倍於編民縱能使之服役其何足以捄編民之困哉蓋其力既有十家之田而特供一家之役則昔之爲役之家九又將移之於平民矣限田之役誠不足以均之則不役之而限田庶乎其可行矣

丙寅新提舉常平茶鹽公事趙犖朝辭進對 上

命提　舉重　鹽事　命　司監　舉按

曰鹽事利害稍重凡事可親臨之勿容官吏作弊至
奏羨餘錢　上又曰待與卿少減庶得卿易爲監司
以刺舉爲職賢者固可舉贓吏切不可不按
臣留正等曰恭惟　太祖皇帝懲五季之亂民之
殘於貪吏也故雖用兵征伐嘗有不欲殺一人之
言至於贓吏之罪則悉不輕恕蓋以贓吏之誅所
以成吾愛民之仁也伏讀日歷之所紀聖訓丁寧
爲戒貪吏而發者屢矣而廉吏之舉又形於詔書
愛民之心同符　藝祖又豈史臣之筆所能形容
其萬一哉
樞密院進呈畢　上曰陳良祐薦莊治應賢良卿

試良限数 行不潛人
賢不人 法私邸

等見其詞業否王淮等奏已見之 上因問鄭建德
上又曰李垕爲文無氣槩如蘇軾眞是難得令莊治
可與試淮等奏試時莫亦須有三兩人 上曰旣降
指揮不限年月亦不須限人數 癸酉樞密院進呈
知建康府錢良臣奏秋教按閱禁軍路鈐訓武郎胡
斌恃酒無禮望賜罷黜 上曰胡斌素多口舊在潛
邸故略假借而乃敢輒敢陷級可降兩官放罷
臣留正等曰漢文帝有高世之行而無高人之識
唐太宗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公天下之量文帝自
代來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鎭撫南北軍張武爲郎
中令文帝高帝子孫也大臣既迎而立之矣在廷

治張革犯分罷　蠲會稽蘭溪借貨

之臣莫非可用也何獨於代邸之人而託之腹心
私也太宗昔爲秦王既得天下而與之更始矣負
秦府官物者督之如故四海之內皆吾府庫也何
獨靳秦府之物亦私也　至尊壽皇聖帝之心無
私如天地漢之文帝唐之太宗曾何足以與於此
哉

甲戌進呈秦熺奏德安府巡檢張革慢棄本職於
公廳罵前任守臣乞罷黜　上曰此風不可長放罷
輕典更降兩官　丙子詔浙東提舉具到　淳熙十
年旱傷紹興府會稽縣下戶借貸官米四百三十餘
石特蠲放　九月甲申詔婺州蘭溪第四第五等人

乞獎節義之士　測驗歷法　楊忠輔言歷差

戶　淳熙八年內借過常平錢收買稻種見欠四千九百六十餘貫可並蠲放　丙戌進呈國子祭酒顏師魯奏劄欲獎進節義之士　上曰甚好王淮等奏此在　陛下進用之間　上曰亦須卿等留意　辛卯進呈禮部狀太史局與成忠郎楊忠輔所陳歷法異同伏乞朝廷差官監視楊忠輔同太史局不干礙官測驗施行　上曰日月之行有踈數故歷久不能無差大抵月行道遠多是不及無有過者至日可遣臺官并禮部官同共看驗乃詔差禮部侍郎顏師魯監視測驗先是忠輔言南渡以來嘗改造統元及乾道二歷皆未三年已不可用目今見行　淳熙歷

命吏部銓量知州

乃因陋就簡苟且傅會而已驗之天道百無一合淳熈曆朔差者以戊戌以來今八年矣忠輔因讀易粗得大衍之旨創立日法偶與天合撰衍新歷已數年矣凡日月交會氣候啓閉無不契驗今乙巳歲九月望交蝕在晝而　淳熈曆者法當在夜在晝者食晩而不見在夜者蝕早而見若以晝夜辨兩歷之是非斷可決矣故有是詔尋命官測驗是夜陰雲不見

壬辰臣僚劄子奏吏部差注知州乞並令長貳同共銓量其人材堪與不堪應選保明聞奏或前任有過犯者亦酌其輕重而爲之去取其人材不堪應選者即報罷注以次人都堂審察更加精覈庶幾不至

論郊禋催班太早

冒濫詔自今吏部差注知州長貳同共銓量先次保明聞奏　癸巳進呈起居舍人李巘奏切見郊禋之際命官行事皆所以尊天禮神贊導之吏利於速集往往先引就位以待行禮立俟既久筋力有限徙倚疲頓或至倒側及當行禮多不如儀肅敬之誠何從而生　上曰此說甚當朕往日在潛邸爲亞獻時催班亦早時風緊簾疎頗覺難待況百官既無幕次又立班太早所謂雖有肅敬之心皆倦怠矣蓋引班吏只欲早了他事寧顧時之未可今次只須先二刻催班卿可諭與禮官　丁酉進呈郭杲申襄陽府木渠下屯田二麥數　上曰下種不少何所收如此之薄

立屯收稻奏田麥限

嚴帶例解恩

可令郭杲子細開具因依聞奏　上又曰所在屯田可令總領副都統制漕臣守臣將每歲所收二麥於六月終稻穀於十月終同開具數目帳狀聞奏仍先具知禀文狀申尚書省繼以湖廣總領趙彥逾知襄陽府高夔京西運判劉立義鄂州江陵副都統閻世雄奏襄漢之間麥稻熟晚乃詔二麥於七月終稻穀於十一月終具數聞奏　乙巳樞密院進呈吳渙奏比年改除帶御器械供職復舊還任條來條去規求解帶恩例在法歷任謂二年成資今雖不及二年亦合供職及一年以上方可　上曰此劄甚好今後須管供職及一年方與解帶恩例只作直旨行下　中

治干求薦舉罷　許繳駁諸路臧否　湖台州水　御筆戒諭軍帥

書門下省奏訪聞前知縣州史祁得替之日以本州見在歷尾錢指爲羨餘獻總領所希求薦舉詔史祁特降一官放罷　臣僚言諸路臧否守臣姓名外間多不聞知乞令三省劄下給舍臺諫不公不實者許繳駁論奏從之　是月湖州台州水　冬十月丙辰賜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制閻仲御筆朕惟將帥之弊每在蔽功而忌能尊己而自用故下有沈抑之歎而上無勝筭之助殊不知兼収衆善不揜其勞使智者獻其謀勇者盡其力迨夫成效則皆主帥之功也昔趙奢解閼與之圍始令軍中有諫者死及許歷進北山之策而奢許諾卒敗秦師奢封爲君與

論監司須擇人　展歸正人稅限　貪汙人不與差遣　程叔達乞蠲稅認欠數

廉頗同位果何害焉卿當以奢爲法仍刋石給賜殿帥以下　丁巳進呈洪邁奏監司課績欲倣　國朝故實行之　上曰此事只行一過便是文具今監司只是擇人爲急若擇時留意課績之法不必行　庚申詔兩淮并沿邊州軍歸正人請占官田昨累降指揮與免差科稅賦今限滿理宜優恤可自　淳熙十三年爲始更與展免三年　丙寅　上諭宰執陳延年今何在其人貪汙不可與差遣王淮等奏延年亦曾爲監司來　上曰不唯監司不可亦不可與郡　乙亥進呈知隆興府程叔達乞將　淳熙十年分百姓未納稅苗蠲放其上供及分隸之數自行管認

人情重内輕外

擇人爲江淮漕

上曰不虧公家又有利於百姓甚好可依奏仍令出榜曉諭王淮等奏以此觀之州郡若得人財賦自不至匱乏　上曰此須是守臣自不妄用若是妄用何以表率胥吏使財賦有餘　丙子進呈何萬奏簡拔人材劄子言及均外輕内重之勢　上曰重内輕外自是人情王淮等奏昔人有爲大理卿者人以爲登仙　上因言淮漕闕人可改差王正已正已昔平淮上事亦簡却以朱安國爲江東漕其人亦有立作淮等奏朱安國近按文思院官亦甚當不知是副使或判官與職名否　上曰只是判官俟其到任能按發贓吏除職未晚　十有一月甲申進呈司農少卿吳

省冗食當以漸

革文思院三弊

燠奏伏望 陛下令有司集議冗食之吏散在百司者務從減省先自省部始若夫不急之官宜汰之兵亦可以次第澄廢其於大農歲計不爲小補 上曰此說可行但遽然省罷人必怨懼可令勅令所參照條法合省減人數且令依舊俟離司或事故更不作闕其合減兵卒亦許存留如事故更不差撥十五年五月施行

又進呈前將作監朱安國奏文思院製造有物料未到者轉移前料以應急切之須臣願明頒睿旨自令文思院製造不得轉料又文思兩界除打造器物合支金銀外雇工食錢並乞給一色錢會支散庶幾金銀出入經由門戶有所關防又皇城司差親從

黃啓宗再任

蠲福建錢欠

郊祀雨霽成禮

官二名充本院監作動輒脅持邀取常例乞罷差
上曰三事皆依奏加差親從官亦何用罷之誠當
詔知漳州黃啓宗清廉律已撫字有勞除秘閣再任
　壬辰福建運司言本路財賦全仰州軍運鹽息錢
及趁賣產浮契鹽丁米等錢以爲歲計內有掛欠於
民有害皆當除放本司已行下所屬權住催納竊慮
州縣違戾復追緣所欠錢係本司窠名正非上供之
數乞賜蠲放從之　辛丑冬至郊先是詔史浩陳俊
卿陪祠皆辭之　上曰方登壇時雨點下及奠幣玉
便晴此皆上天垂祐王淮等奏　陛下聖德格天上
帝臨饗實邦國大慶　赦勘會廣南東西民間有曾

革廣南掛丁錢

蠲蘷路係省錢

加太上帝后尊號

祖父母年已六十而身未成丁之人州縣便行科納謂之掛丁錢已令監司約束或有違戾帥臣互察以
聞　蘷路運判楊櫄言本路諸州自　淳熙九年至十年終所欠轉運司係省錢物皆言旱荒之後催科不行是致積欠欲將所欠錢引一萬一千五百七十五道米麥二千二百四十九石絹五百四十二疋與行免放即與上供錢物別無相干從之　丙午宰執内閤奏事賜坐　上曰前日郊祀行禮時宫中簷溜已滴閒北闕左右雨尤甚只圓壇處無雨王淮等奏
陛下至誠感格天地百神休饗明甚　十有二月庚戌朔加上　太上皇帝尊號紹業興統明謨盛烈八

茶馬司監置歇養

禁詞訟違稽

擇任帥臣

管皆是遠處邊人入中其間多蹄黃怯瘦之類若行排發必致損斃本司於西和州置豐草監并宕昌良馬監務應副歇養依已降指揮招置司牧人兵一百人本州全不呼索 丙辰詔戶刑部刷具人戶經臺詞訴未曾結絶者開坐名件下元來所屬從條結絶申部𨙻臺如有稽違及滅裂不報者具事因申取朝廷指揮施行 庚申進呈知成都府留正丐祠劄子上曰留正莫實是病卿等可擇人往成都王淮等奏欲以趙汝愚往 上曰朕亦思量無如汝愚其處事不偏可以往福州未有人卿等可選擇來一併降指揮 癸亥新差權發遣簡州丁逢朝辭論今日財

命逢守言
丁遵所

河放
渡行

荒州放
米救濠

賦窠名之數多養兵之費重民力有限而州縣之吏並縁名色巧計侵移重困民力之弊乞嚴行禁止上曰卿到簡州當遵守所言　丁卯進呈湖北提舉趙善譽乞將本路買撲江陵府高陂等四十五處河渡盡行廢罷聽從近便居民各以舟船渡載庶幾豪民不得專其利而民旅無廹脅阻滯之患其課利錢乞下本司於常平頭子錢内逐年支撥代納亦不妨諸處解發窠名而民旅得以通行實爲無窮之利詔從之　庚午淮西常平司言濠州乞除豁汲糴不敷折欠米一千五百五萬石有奇係救活饑殍詔特與除放　乙亥詔降授忠翊郎殿前司左翼軍統制盛

嚴將帥貪情罰　王稱上東都事略　增舒蘄州鑄額

雄飛特降兩官送隆興府居住以在任日不親臨教閱添置回易泉州具案來上故有是詔　是歲知龍州王稱上東都事略　詔舒蘄二州鐵錢監歲鑄並以二十萬貫爲額

行慶壽八十歲禮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六十三

孝宗皇帝二十三

淳熙十有三年春正月庚辰朔 上詣德壽宮行慶壽禮內降赦畧曰朕懋遵丕訓紹闡令圖維 慈皇德盛於中興肆上帝休申於多祐對昌期之錫奕登鴻筭之延長且尊歸於父者子之誠若美報其上者下之誼荷神明之右序獲貺施之宣臻五福之曰壽康亶駢膺於備順億載之爲父母忻並奉於亨嘉眷言比屋之民興擧康衢之頌逢熙聖運介美春祺新日新而又新將大颷於懿鑠老吾老以及老宜均賚於羣黎

詔申大軍庫數目 岳霖再任

臣留正等曰是歲 光堯皇帝聖壽八十衮冕奉觴躬行慶賀之禮敵使在庭故老陪位縉紳大夫老口稚齒舉手加額途歌里頌是誠絕無僅有之盛舉也昔 元豐中程顥謂國家有超越古今者五事以今觀之 三聖傳授之懿 累朝壽考之福斯皆典冊所未聞者中興以來其超越古今則又多矣自非忠厚世積慈孝相承其何以臻此哉

戊戌詔淮東淮西湖廣總所并江池州襄陽江陵府大軍庫 淳熙十二年終見在金銀錢會並限半月從實開具申尚書省 二月庚戌詔潼川運判岳霖職事修舉除直徽猷閣再任 是日進呈詹儀之

不知許州按舉通判　大不縣堂歸闕　奏鐵射賞簾

乞將通判沈作器與宮觀　上曰詹儀之所按固然但此門亦不可開監司按通判則可知州於通判按舉皆不可若通判只是隨順焉用通判此文字合如何王淮等奏不與之行又不得不知可與別州倅對換否　上曰却不如與改差別一處通判　癸丑進呈趙師魯乞四十大縣歸堂　上曰今方欲淸中書之務至於知縣差注全在銓量不然焉用銓量爲乙卯進呈步軍都虞候梁師雄奏射鐵簾合格官兵人數　上曰聞射鐵簾諸軍鼓躍奮勵誠是作成士氣周必大等奏兵久不用自然氣惰今　陛下以此法激勸自然戮力事藝人人皆勝兵矣　上曰然

留知州軍闕

論唐世多名將

臣留正等曰昔人謂鐵劒利而倡優拙者爲其有志於奮勵無志於宴安也 壽皇聖帝當時平無事之日不忘武備蒐卒於白石閱藝於選德以進士習射以武舉從軍凡可以厲士氣者無不爲之至是又命士卒射鐵簾勸以官資人人奮躍其振作之術深矣究觀聖志夫豈一日而忘國耻也哉

癸酉進呈知州軍留闕王淮等奏令留此闕後去欲得近見次與人却有之 上曰如此甚好可令中書置簿籍定但自遵守 癸酉 上曰令射鐵簾與轉官資作多少士氣又曰朕觀唐世大將得人頗多蓋緣内討方鎮外有吐蕃回紇無時不用兵所以人

論人主讀書不知道

以唐二君為法為戒

皆習熟　國朝仁厚不動兵革餘三五十年所以名
將少王淮等奏人才遇事乃見但中外多事用兵不
已亦豈是美事　上又曰事全在人區處譬之奕碁
到窘迫處自別有轉身一路只是思慮不至　丙子
上曰自古人主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且
如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二句人君豈不知自是
不能行甚者但作歌詩如隋陳之君竟亦何補唐德
宗豈不知書然所行不至陸贄論諫諄複不已者正
欲德宗知而行之如魏證於太宗則言語不甚諄複
且德宗禍亂比何時也而與陸贄論事皆是使中人
傳旨且事有是非當面反覆詰難猶恐未盡投機之

大庫見數

軍申在

會間不容髮中人傳旨差了多少事朕每事以太宗爲法以德宗爲戒　三月丙戌淮東總所具到鎮江戶部大軍庫見錢會子等六十七萬一千九百一十五貫有奇楊州通判廳二萬六千八百四十四貫有奇楚州大軍庫九千三百二十一貫有奇計錢七十萬八千八十貫有奇又鎮江務場十二年十二月終見在錢二十四萬四千二百四十貫有奇通計九十五萬二千三百二十貫有奇詔令於鎮江府大軍庫見在會子内依去年例取撥一十萬貫赴封樁庫送納淮西總所具到池州大軍庫見錢會子五十萬四千五十五貫有奇詔令於池州酒息會子内取撥二

王師愈再任

讀陸贄奏議

沒官田入常平

萬貫就本州認數樁管湖廣總所具到襄陽府大軍庫一十一萬九千九百二十一貫有奇詔於內取撥會子一萬貫就本府認數樁管非朝旨不得擅行支使　辛卯詔福建運判王師愈職事修舉除直秘閣再任　夏四月庚戌讀陸贄奏議論度支折稅市草事狀蕭燧言自古聚斂之臣務為欺誕以衒己能未有不先紛更制度者　上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讀贄所論裴延齡書燧言君子未嘗不欲去小人然嘗為小人所勝如蕭望之為恭顯所勝張九齡為李林甫所勝裴度為皇甫鎛所勝　上曰皇甫鎛亦延齡之徒也　是月詔沒官田產合拘收租稞入常

平違者科罪　五月己卯蕭燧奏讀陸贄奏議聖語

上曰朕每見贄論德宗事未嘗不寒心正恐未免有

德宗之失卿等可條具來　上又曰德宗强明不肯

推誠待下雖更奉天離亂終不悔悟此所以知其不

振也　上又曰德宗不明不能厭服臣下故當時藩

鎮敢尒妄作　是月以進讀陸贄奏議終篇賜侍讀

蕭燧等御筵及金器鞍馬上表稱謝各進謝恩詩

六月己未臣僚言臨安守臣將本府胥吏除合存留

外罷逐一百五十餘人更有不曾根括不得姓名人

盡行汰斥亦幾二百餘輩臨安在輦轂之下而吏輩

額外增置私自存留如此其衆況四方都邑之廣胥

乞罷溢額吏人

革廣州給歷賣鹽弊

會子不可更增

徒之冗何可勝計乞令提舉將州縣人吏照應 紹興二十六年指揮存留正額外其餘盡行罷逐其合存留之人不係過犯不經斷勒方許存役從之 秋七月己卯知廣州潘知言奏本州置局拆賣鹽包係淳熈元年創置六年內方始計口給歷付民戶照不測點歷比較責罰其實鹽包之價比之鹽鈔減三分之一公私各便但給歷鈎考近於均數欲拘回元歷頭買多或少聽從民便從之 是月令諸路州縣並以見錢會子中半交收 上因言聞此間軍民不要見錢却要會子朕聞之甚喜但會子不可更增見在之數 閏七月己酉令淮浙提鹽約束逐州主管官

淮浙盐秤下支錢

七政聚于軫　論陰陽之理

程叔達再任

遏亭户納鹽在官須管即時秤下支還本錢不得縱容官吏棓克如廳用以待盐官饋遺宴集之用花帶以待盐官秩滿累糧之費等錢及上户兜請折除等事並嚴覺察按劾仍許亭户越訴　是月雨雹　八月乙亥朔日月五星聚軫　庚辰宰臣謝賜　上諭梁克家等否泰陰陽之理冬夏二至之候陽生於子冬至夜半子時導迎陽氣人須是清心窒慾又論復卦王淮等奏人之一身與天地相為流通　上曰人身一日便是天地一歲只是一身小天地大　辛巳詔集英殿撰知隆興府程叔達久任闔寄治行有聞除敷文待制再任宰臣言叔達再任一年有半上以

不申嚴折稅禁　不約東義倉米　不許折納上供米

易地不如因任　辛卯朱弦奏乞約東州縣不得擅將苗稅折納價錢王淮奏莫更申嚴　上曰不須得事貴簡而嚴若繁徒爲文具　己亥進呈約束諸路納義倉米　上曰亦不須得若有違戾自當行遣今後更不降指揮　九月庚午進呈戶部勘當到江西安撫等乞將上供米折納價錢　上曰誰爲此說食與貨自不同本是納米今教納錢不可

臣留正等曰五穀者土地之所產百姓之所有也泉布者公上之所制百姓之所無也今有司欲以上供米折納價錢若朝廷遂從其說則其弊必至高價折變且將強百姓以所無而廢百姓之所有

王俶再任

矣聖訓曰食與貨自不同大哉王言其利民也蓋
博其慮患也蓋深
辛未知靜江府詹儀之言知宜州王俶盡心邊備
蠻傜知畏乞優加旌別仍令再任詔王俶特轉一官
減三年磨勘令再任　壬申翰林學士兼修國史洪
邁奏竊以　靖康之難諸王皆留京師唯　太上皇
帝持節河北用能光啓中興符一馬化龍之兆近者
忽得　欽宗遺翰石刻一紙於故相何㮚家蓋　靖
康元年閏十一月北騎攻都城中外不復可通　太
上奉使至磁州而有王雲之變中夕還相州迺邅東
如濟鄆當是時㮚爲開封尹首建元帥之議及在相

位遂擬進蠟書之文其語云訪知州郡糾合軍民共欲起義此皆祖宗百年涵養忠孝之俗天地神示所當佑助檄到日康王可充兵馬大元帥陳亨伯充兵馬元帥宗澤汪伯彥充副元帥同力協謀以濟大功欽宗批云依奏施行又批云康王指揮已黃帛書訖又批云康王指揮已付卿係黃帛書必已到蓋閏月十三日所行也欲乞行下何㮚家取索布之史館以彰示萬世為炎德復輝之符詔從之是月詔求遺書詔裁省百司冗食冬十月甲戌朔是月仁和知縣陳德明坐贓汙不法免眞決刺面配信州其元舉主葉翥齊慶胄郭棣各貶秩三等

論當
今要
務

十有一月辛亥進呈陳居仁劄子乞略細務　上曰
說得甚好今之要務不過擇人才正紀綱明賞罰更
賴卿等留意却不須多降指揮徒見繁碎
臣留正等曰擇人才正紀綱明賞罰此三言者天
下之至言也古之忠臣所以告其君與夫聖帝明
王之所以治其國者率不出於此不然用舍顛倒
紀綱紊亂賞罰無章而徒屑屑於細務以爲勤此
則衡石程書傳餐決事者之所爲也又足尚乎
壽皇聖帝於是乎深明君人之道矣
甲寅進呈司農寺已分委西倉糴事　上曰此等
文字便可自劄下凡指揮須教人信而畏若是玩瀆

諭宰執留意大事

重閤門之選

裁減吏額以漸

何補於事當取其大者要者留意至於小事姑從闊略如除授監司太守卿等須當反覆留意　上又曰少降指揮不唯事簡又且人信所謂一舉而兩得之

庚午臣僚言切見舍人祇候見以二十八貟為額令先次供職及待闕者又二十三人猥併爲甚今又有旨吳松年除閤門祇候令額外供職欲望將上件指揮特賜追寢自今或攀援僥倖者一皆杜絶蓋清其源所以重其選詔從之　辛未進呈敕令所審定裁減吏額　上曰革弊以漸見在人且依舊存留只是將來不作額最爲良法不至咈人情今後經審定訖逐旋進呈　是月　四朝國史成至是進呈列傳

□朝
國史
成
梁克
家罷
汀州
科鹽
之害

及　仁宗玉牒　三祖第六世下宗藩慶系錄　令
上會要　梁克家罷相與在京宮觀兼侍讀　十、有
二月辛巳臣僚言汀州科鹽之害詔令漕臣趙彥操
王師愈同提舉應孟明措置聞奏彥操等尋奏汀州
六邑長汀清流寧化則食福鹽上杭蓮城武平則食
漳鹽亦各從其俗耳夫食鹽者既異則鈔法難於通
行今欲將舊欠鹽錢盡與蠲放及減鹽價其所蠲舊
欠與所減鹽價本司却多方措置那兌應補其數如
此則州縣之力即日可紓立價既平買鹽者衆私販
遂息官賣益行價雖裁減用無所虧是汀州與六邑
歲減於民者三萬九千緡有奇減於官者一萬緡有

賑利路飢

嚴號令

行賞罰

奇所補州用與所放舊欠又在此外加以利源不壅財力自豐救弊之本無以尚此並從之　是月利州路饑命賑之

淳熙十有四年春正月丙午進呈眞州運司乞展限收換銅錢　上曰人相玩習全不成號令王淮等奏且教帥漕司措置如何　上曰頻降指揮人却不信令且教措置亦好又進呈陳公亮乞約束綱運之弊上曰只是揀一兩處行遣便得上賢不待賞罰自勸勉自知奉法至於中人無賞罰不得但天下大抵皆中人指揮雖多無補只是賞罰下愚之人雖賞不知所勸罰不知所懼然賞罰豈可廢

通清
井監
盐

選用
沿海
巡檢

臣留丑等曰賞罰不行而命令數出此姑息委靡之習也是以　壽皇聖帝每與大臣議政未嘗不首及此

癸丑詔長寧軍淯井監鹽許通入瀘州樂共城博望寨梅嶺板橋政和堡等五處地分販賣以臣僚言長寧歲計獨仰鹽井下制置司措置而有是詔　二月庚辰福帥賈選言福州瀕海諸寨皆係海道要害今巡檢及有以蔭官及雜流出身或素不知兵或年已垂老緩急不可倚仗乞今後應沿海巡檢須武舉或軍功出身年未五十諳曉兵機行陣之人方許注差送吏部看詳勘會欲先選曾經海道捕賊立功諸

重忠佐轉資

頒役法撮要

會船水人次注武舉出身人如無即依見行法差注止不注流外出身之人從之　是月以樞密使周必大為右丞相以參知政事施師點知樞密院事　三月已未進呈兵部申李明等該慶典轉資　上曰指揮使轉都虞候即止與轉行無害惟忠佐轉過即奏子下班祗應不可放行　庚申中書舍人陳居仁言祖宗加意斯民見於役法尤為詳備其後臣僚州郡申明衝改寖失法意乞下敕令所取　祖宗免役舊法并於戶部取括　紹興十七年以後續指揮本所官公共精加精攷其有與舊法抵牾有即行刪去修為一書名曰役法撮要候成鏤板頒之天下詔從之

旌節 婦 擢王 容等 及第 戒數 移郡 守

丁卯權知臨江軍孫好修奏進士歐陽希支妻廖
氏死節事 建炎 紹興間寇起建昌號曰氈笠剽
掠城邑廖氏與夫共挾姑趨山避之行至田中爲賊
所圍欲遂執廖氏廖氏正色罵賊曰尒等兇徒欲脅
從我我決不能受辱厲聲罵賊不絕口賊知不能屈
即揮刀斫墮其兩耳及臂腕骨皆解詔令臨江軍將
廖氏墳墓量加封護仍宣付史館 是月親試舉人
賜王容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戊寅宰臣王
淮等奏平江闕守臣 上曰卿等商量須得資望稍
高者爲之淮等奏張杓 上曰杓在鎮江恰好又奏
張子顏 上曰亦不須得在彼猶在此也

罷軍中添差

捉獲逃軍當斬

臣留正等曰為州郡擇守臣則能守久任之說為守臣擇州郡則必有數易之弊二者不並立也自須數年名藩巨鎮更往迭來如奕棊然　壽皇聖帝因吳門闕守不肯輕移張杓子顏蓋有意於懲數易之弊矣

壬午進呈趙伯[illegible]乞添差軍中屬官差遣　上曰軍中豈可添差虛費請給占破人從當時不合開端遂使源源陳乞不已可降指揮除見任添差人許滿令任日後更不差人　五月丁卯進呈郭杲申被獲逃走軍兵滿及三年乞放全分請受　上曰軍兵逃走首身為知過自新所以二年放行全分請受如已

命排日申得雨分數　罰馬大同贓否留滯　詣太一宮明慶寺祈雨

逃走捉獲上禁軍依法當斬豈得三年放行全分有妨軍政所乞難行　六月己卯進呈兩浙運司狀稱取會諸州得雨分數即便具奏　上曰教排日申恐有旱去處朕不知也　辛巳王淮等奏禱雨未應

上曰朕欲親詣太一宮燒香次至明慶淮等奏當此盛暑憚勞聖躬　上曰朕為百姓不憚出一日亦欲小民知朕此意　癸未王淮等進呈馬大同具析到贓否遲滯因依　上曰欲行賞罰須是詔江西提刑馬大同降一官　甲申車駕詣太一宮祈雨燒香次詣明慶寺　是日降御札付福建帥臣賈選等曰比日行都愆雨將幾月矣驕陽若此旱勢必廣永念選

詔降香禱雨
修炎帝陵
因旱求言
詔監司條弊事
看詳應詔封事

遠朕心如焚令專遣人降香前去仰本路帥臣可於寺觀靈跡去處誠潔親往祈求至於築壇之法亦可遵用仍行下所屬州軍務獲感應以寬顧憂　是月修炎帝陵陵在衡州茶陵縣從衡州之請也　秋七月丙午詔政事不修旱暵為虐可令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館職疏陳闕失及當令急務毋有所隱

己酉詔夏秋之交旱暵為虐深慮州縣弊事民間疾苦壅於上聞致干和氣可令諸路監司各限半月條具聞奏　癸丑進呈應詔封事　上曰所付下封事可令檢正都司逐一看詳有合施行事件開具申尚書省亦庶幾求言不為虛文　是日進呈何澹封事

說及省吏改易都司簽擬文字　上曰是如此否卿等可自以意問之前後所改易者何事亦欲官吏各有所警　戊辰進呈監司具到州縣弊事詔付給舍看詳　是月賑台處紹興府等州旱災　八月辛未謝雨　上問歌雲漢之時如何王淮奏如法　丁丑令應巡檢下土兵不許差充接送從廣東提刑管鑑請也　壬午檢正諸房公事尤袤等奏看詳封事內樞密院檢詳范仲藝奏近年以來循習成俗事無巨細關節交通私禱公行違棄法令變亂白黑殽混是非上誤政刑不無乖戾詔令御史臺覺察又看詳右司員外郎京鏜奏版曹有一論訴必偏送監司而不

施行
羣臣
封事

肯予決有一取會必下送予司而不肯承受及責其
結絕方且枝蔓其事人戶雖經臺越訴經省催促彼
豈暇顧欲人民不怨可乎詔今後須管隨事與決毋
爲文具

臣留正等曰漢世每有災異輒下詔求直言所以
救不逮而咨諏告也自是歷代循之以爲故實然
其采擇見諸行事者固已無幾而以正論獲罪者
亦往往有之　壽皇聖帝間因旱暵詔陳闕失導
以毋有所隱而所上封事或首經乙覽徑令施行
或付出進呈與大臣商確或令宰屬看詳擇其可
行者行之見於記注班班可考也其曰不爲虛文

誠如聖訓臣故裒次而著之以詔萬世
上曰凡事是是非非須是分明牛李之禍至數十
年不解者正緣主聽不明若主聽明惟是之從勿問
其孰爲牛黨孰爲李黨可也　癸未又進呈封事
上因論鄭僑封事多言卿等不和但事惟其是若一
以爲可一以爲否各陳所見亦何害朕前爭辨退即
無事若常時然王淮等奏榻前爭辨退而如常未嘗
爭辨前輩大臣多如此皆爲國事而已若心爲國便
有錯誤何害所謂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　庚寅進
呈嚴州分水縣土地神乞賜廟額　上問嚴州今歲
旱傷否王淮等奏嚴州旱傷　上曰本州既是旱傷

論革弊以漸

神何功於民而欲加廟額不可

臣留正等曰古者蜡祭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蓋人神之道雖不同而報功之意則不可以不明故也壽皇聖帝以嚴州旱傷不賜廟額於無功之神其勸懲之意明矣推此道於黜陟羣臣之間其容有以無功而濫賞者乎

甲午進呈蕭燧乞省節財用　上曰朕面諭蕭燧革弊之道遲之以漸則不咈人情久而弊自革如減吏額減冗兵等事皆以其漸行之數年之後必獲其利燧因言比歲郊祀奏薦甚少亦是向來裁減之效王淮等奏正緣武臣關陞而軍中有官人却須將副

武臣闕陞法

乞裁定刺配法

以上方理非所以優從軍之士賴卿等記得立法之意不曾放行周必大奏軍中人考第易得如外任則多待闕非十年不成一任極難闕陞奏薦安得不減上顧必大云丞相知始末說得極是　是月臣僚言刺配之法始於晉天福間　國初加杖用貸死罪其後科禁寖密刺配日增考之　祥符編勑止四十六條至于　慶歷已一百七十餘條今　淳熙配法凡五百七十條配法既多犯者自衆近臣僚建請改定居役之法已降指揮看詳至今未有定論莫若依倣舊格稍加參訂將犯配法人如入情重則依舊刺面用不移不放之格其次稍重則止刺額角用配及十

罰楊輔臧否怠慢

措置京湖民兵

不許戚里添差

年之格其次稍輕則與免黥刺用不刺面放還之格其次最輕則降為居役別立年限縱免之格儻使居役本條或有從坐編管則置之本城減其放限如此則於見行條法並無抵牾且使刺配之法專處情犯兇蠹而其他偶麗於罪皆得全其面目知所顧藉可以自新惟 陛下留神速詔有司裁定施行 九月壬寅詔朝奉郎權發遣夔州楊輔降一官以奏臧否遲慢故也 是月令湖北京西措置民兵三丁取一五丁取二十丁取三 冬十月戊辰朔大赦以 太上皇帝違豫痊平也 是日進呈劉貴妃姪劉允中乞添差差遣 上曰 太上皇帝朝添差差遣少曾

太上皇帝上僊議行三年之服

放行如吳益兄弟最是戚里近親亦不輕與何況其他劉允中止令具正闕陳乞　乙亥　太上皇帝崩遺誥　太上皇后宜改稱皇太后尋上宮名曰慈福　上尋諭王淮等欲不用易月之制如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服自不妨聽政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淮等奏通鑑載晉武雖有此意然後來只是宮中深衣練冠　上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光所以譏之後來武帝竟欲行淮等奏記得亦不能行　上曰自我作古何害於是禮官乞大祥改服大祥之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淡黃袍黑銀帶上祔廟畢改服皂幞頭淡黃袍黑鞓帶過宮則縗絰行禮二十五日而

邢璞不辱命

詔太子參決

除　上批淡黃袍改服白袍自是每御延和殿並服大祥之服而不用皁幞頭其折上巾白袍並以布爲之禁中則布巾布衫過宮則縗絰而杖至逾月羣臣拜表請御正殿　上批俟過祔廟勉從所請　司農少卿邢璞爲告哀使至汴京敵國錫宴欲用樂璞持不可自朝至於夜漏下三十刻璞持議益堅敵不能奪竟徹樂即坐怱遽而罷至燕京其閤門又令南使服吉帶而見璞又持不可日將中乃見殿上皆淺黃帷幄乃知敵主本無他特羣臣生事也　十有一月甲寅詔令　皇太子參決庶務　上謂宰臣曰　皇太子年長若在東宮亦恐怠情所以令決庶務可令

罷軍中回易等事

詔定歷差

擇日開堂與卿等議事　乙卯進呈淮西總領趙汝誼體究到馬軍行司回易等事　上曰諸軍今後如有違戾令總領所覺察以聞施師點等奏總領銜位帶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正是此意　上曰向來銜位帶比一句防微杜漸誠為有理　是月詔定歷差先是給事王信等言布衣皇甫繼明太學生石萬指述見行　淳熙丙午歷氣朔有差乞更置局更歷臣等看詳繼明劉孝榮等定去年八月十六夜太陰交蝕命官測驗三人所定各有差失不同乞令各造戊申裁　淳熙歷一本并各供乞以向占驗候占驗訖取其委無差忒者取旨至是王淮等奏石萬等所

造歷與　淳熙戊申歷差兩朔又　淳熙歷十一月
下弦在二十四日恐歷法有差　上曰朔豈可差朔
差則所失多矣可令禮部太常寺秘書省參定以聞
十有二月己卯同知趙雄奏昨日大閱器甲鮮明
紀律嚴整十萬之衆一一少壯　上曰前此虞允文
行揀汰之法其初謗議紛然今諸軍皆無老弱乃見
成效雄奏凡造事之初衆口難一唯聖明不惑乃能
集事　乙酉制司言夔路大寧監四分鹽遞年科在
恭涪等八州委是擾民已據運司措置止就夔州以
時變賣誠為利便所有虧錢除以金銀高價對折及
運司抱認外餘錢引一萬五千道已據總所將　淳

估賣
沒官
田產

熙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分並行抱認乞行下總所將淳熙十四年以後年分所虧依已前三年體例永遠抱認庶幾入州得免科抑從之　是歲詔諸路提舉截自今後拘到沒官田產置籍估賣其價錢拘收取旨下闕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六十四

朝殿
命太
子侍
立

千七百二十餘貫米三千六百餘石並與免解從之

乙巳　上諭宰臣曰　皇太子參決未久已自諳

知外方物情自今每遇朝殿令　皇太子侍立

臣留正等曰昔堯以天下與舜必先歷試諸難至

舜之命禹亦必丁寧而告戒之蓋神器之重庶務

之繁非可以嘗試為之也　壽皇承　高宗之付

託臨御二十八年一旦有倦勤之意將舉而授之

聖子乃先開議事堂俾之參決其望之重愛之深

矣雖曰　聖子生知之性不待學而能至是閱見

益廣情偽畢分曾未旬日　壽皇已有諳知外方

物情之喜日久習慣豈曰小補之哉然則今日施

尤袞獻言太子

設之美治功之盛皆得於家法之傳其視舜禹尤有光焉

於是太常少卿兼左諭德尤袞獻言于 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 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利害之端常伏於思慮之所不到疑間之萌常開於隄防之所不及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俟祔廟之後便行懇辭以彰殿下之令德尋以胡晉臣兼諭德鄭僑兼侍讀羅點兼侍講 進呈戶部申會慶節諸州軍合有進奉 上諭 皇太子曰

朕與免二年如何王淮奏此一項錢物幾及十六萬緡係屬戶部歲計　上曰可用封樁庫錢撥還戶部自十七年為始依格進奉如諸路循例科斂充他用委御史臺覺察彈奏　辛亥樞密院奏事因論及方有開措置屯田　上宣諭施師點等謂二十餘年不用兵一旦使之屯田不知樂從否師點等奏軍兵以佚初令服田必以為勞才過一二年人得其利安得不樂上曰如此必須樂從卿等更可詢訪師點奏屯田本意非止積穀蓋欲諸軍布在邊鄙緩急有以為用　上曰此乃寓兵於農之意　辛酉進呈醫官劉碓口官文字　上曰劉碓為供進　太上皇帝醫藥

醫官不除遙郡

不謹此非他比可於遙郡上降兩官不許敘復　上諭　皇太子曰　祖宗朝醫官無除遙郡者不可不知

臣留正等曰醫官不除遙郡　祖宗法也劉碓雖嘗為之而　壽皇聖帝之意終有所未安故因其有罪特於遙郡上降官不許牽敘且明諭東宮如此燕翼之謀斯亦其一焉

禁掘田地開柴為

二月丁丑禮部郎鄭僑言淮東鹽場人戶各有官給煎柴地不許耕種年歲既久亭戶私自開墾自淳熙四年以來按其所耕之地履畝而稅之十取其五名曰子斗價錢悉歸公庫歲約可得二萬緡緣此

黎馬須及格尺

亭户肆意開耕遂致柴薪減少妨廢鹽業臣昨任提舉日嘗罷收于斗價錢禁約亭民將已耕過地不得布種今已累年慮禁戢不謹此弊復興乞令監司覺察從之　庚辰樞密院進呈趙汝愚李大正奏黎州買馬乞照舊法不拘尺寸　上曰所引舊法是　紹興間舊法或京師舊法黄洽等奏係是　祖宗時舊法　上曰　祖宗時有西北馬可用黎馬止是羈縻今則黎馬分作戰馬如何不要及格尺所乞難行

三月辛酉樞密院言臣僚奏　紹興初吳玠楊政畫蜀漢之地以守自散關以西付之玠梁洋付之政蜀中諸邊散關為重顧與二三大臣講求向來蜀中守

選武
臣守
鳳州

□□　奉旨令制置司同都統司照應前後所降指揮公共相應經久利便聞奏據興元都統制彭杲申大散關一帶邊面係鳳州地界隸屬西路安撫所管淳熙二年間得旨鳳州係興元管認見今每年兩司差撥官兵守把切詳大散關一帶邊面係對境衝要來路最為重害兼緣鳳州郡事見係文官即與屯守之兵各無統臨亦非本司號令所及緩急之際議論不合或有乖違即誤國事乞依已降指揮將本州知州令本司選擇奏辟彈壓戍兵措置邊面詔彭杲於統制官精選公慮諳練邊防民政之人具名聞奏其鳳州緩急應援一節仰照應所奏施行　是月葬

將相 配享 高宗

詔三年行 喪禮

沈清 臣贊 成上 意

高宗于永思陵四川制置司奏陜西秦川百姓聞

高宗之喪皆戴白巾 夏四月丙戌祔 高宗以呂

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配饗廟庭 詔曰朕昨降指

揮欲縗絰三年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

内殿雖有俟過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然稽諸禮典心

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於

是大臣乃不敢言蓋三年之制斷自 上心舉千載

廢墜之典不爲浮議所搖廟號曰孝不亦宜乎是時

執政大臣皆主易月之議諫官謝諤禮官尤袤知其

非而不敢爭惟勅令所刪定官沈清臣嘗上書贊口

口口決且言將來祔廟畢日乞預降御筆截然示以

終喪之志杜絶朝臣方來之章勿令再有奏請力全
聖孝以示百官以刑四海　上頗納用
臣留正等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漢文始變
古道景帝不師典禮後世遵之喪紀遂廢晉武欲
申私慕竟奪於裴秀傅元之説元魏孝文能　古
制猶未盡合於亮陰遏密之禮其餘無足議也然
漢文之制輕重三等漢人用之三十六日而釋服
魏晉以來未踰月而葬既葬而除隨宜增損初無
定説以日易月之論發於應劭陋儒習之其後遂
斷為二十七日之制先王之禮既已大壞比之漢
制亦非舊章雖有明智之君賢哲之輔憚於更張

不開僥倖之門

因循相襲良可歎已唯我 壽皇聖帝慕親之孝根於天性事亡之敬發於至誠雖聖躬以不毁之年群臣屢致易服之請而睿志先定斷然不疑山陵已事退奉几筵練經三年以終喪制千載以來一人而已於戲聖哉

五月丙申朔進呈司諫之差遣 上曰司諫之恐是初官如此則不要放行 上顧 太子曰切不可啓此僥倖之門 太子奏僥倖之門啓之則便有攀援源源而來誠不可啓

臣留正等曰此開議事堂時 聖父 聖子親相授受之言也書之史册皎如天日則夫著之於心

王正己撰聖德孝感記

口之於身豈不在今日乎

口口口口郎中王正已奏臣輒以己見採摭事實撰成　皇帝聖德孝感記仰惟　高宗聖神武文憲孝皇帝誕受天命紹開中興因時制宜繼好息民海內安靜功成不居傳授　聖子　陛下繼志述事盛德日新以天下養者二十有六年洎駕雲太清　陛下哀慕罔極正歷代之失復三年之制羣臣懇祈莫回聖意固已冠絕今古乃三月甲寅　靈駕發引先是數日雲陰四垂時雨間作濘淖沒足行者病之壬子晦冥益甚癸丑之夕載陰載陽四鼓既作天宇澄霽望舒開朋星宿清潤乾端坤倪呈露無蘊遣奠禮

成龍輴不濡大輦安行仗衛儀物肅陳嚴辨舒舒而
前行列整暇登舟濟江潮波不興祥風瑞煙以助安
濟波神川后髣髴畢出駿奔翊衛咸效厥職柂師奏
功如履平陸洎至陵所人不告勞自時厥後凡大典
禮曰暘而暘巧相附會臣工執事進趨恭肅登降唯
謹略無沾服失容之患億兆臣民踴躍贊歎稱未曾
有傳之四宇畏仰歸命臣竊聞之莫之為而為者天
也夫風雨晦明豈係人謀所能力致凡　陛下志之
所□□□景從所謂先天而天弗違者得非　陛下
□□□□□明感格之明效歟臣濫與朝列親逢盛
□□□學無文亦知所以歸美之報而繪畫天地模

罷蔡漢裒斂

縣令遭彈不再任

寫日月無益於廣大高明審矣然區區之忠自不能已臣不勝至願願降睿旨宣付史館以昭示無極謹拜手稽首摭其實而為之記詔從之　戊午浙西提舉石起宗言秀州海鹽縣蘆瀝場催煎官蔡漢裒斂亭户不能舉職乞與嶽廟　上曰此不可與嶽廟須是放罷仍令吏部契勘蔡漢得差遣年月日侍郎為誰吏部供到係賈選　上曰選已罷去姑已之此後吏部如銓量巡尉等當知所警　庚申殿侍冷世光言縣令親民之選昨吏部措置被按發放罷之人滿半年方許參部不許注繁難大縣止注小縣小縣之民何罪焉乞令吏部遵守　淳熙五年指揮凡經彈

王淮罷相　沈清臣歷詆故相

劾之人且與祠祿　知縣曾經放罷半年後亦且與嶽廟兩次作縣兩經罷黜者不得再注親民差遣詔吏部將見行條法并節次指揮看詳措置　是月王淮罷相從所請也判衢州尋奉祠時勑令所删定官沈清臣因對為上言　陛下臨御以來非不論相也始也取之故老重臣既而取之潛藩舊傳或取之詞臣翰墨或取之時望名流或取之刑法能吏或取之刀筆計臣或取之雅重詭異或取之行實自將或取之跅弛誕謾或取之謹畏柔懦或取之狡猾俗吏或取之勾稽小才始也取之姦豪譎詐枵然空鄙之夫而卒也任之隨順柔懦委靡無自立之志既取之又任

口口口而體貌之未嘗不注意也然皆非相也間有
口口口口口經畫甚淺心存社稷而材術似踈表裏
忠口口口制良狹其他則以空踈敗以鄙猥敗以欺
誕敗以姦險敗以浮夸敗以貪墨敗以詭詐敗以委
靡敗若此者豈所謂相哉甚至於誤國有大可罪者
海泗國家之故地也私主和議無故而棄之口口騎
兵天子之宿衛也不能進取無故而移之金陵汲引
狂誕浮薄之流以充塞正塗擅開佞倖權嬖之門以
自固高位而今也循習前轍寖成欺弊國有變故略
無建明事有緩急曾不知任然則焉用彼相哉
龜鑑曰致堂胡公以爲賢者用未及盡憂謗畏譏

下闕

禮部言國學進士石萬并楊忠輔指　淳熙十五年太史局所造歷日差忒事得旨令參定以聞令據石萬等造成歷與見行歷法不同乞以其年六月二日十月晦日月不應見而見爲驗及指陳　淳熙歷下　不合在十一月二十四日及差五六月減日日辰詔尤袤宋之瑞監視測驗　先是詔省減百司冗食至是共裁減七百三十五人從吳澳之奏也　六月戊辰進呈給事中鄭僑奏爲王良輔免呈試仰惟陛下創法立制黎然當於人心可萬世通行而無弊者文臣出官銓試武臣出官呈試是也歷歲以來有司謹守奉行偶緣　淳熙十一年有進義副尉何大

亨者以廕補出官自陳元係効用人乞免呈試參部遂蒙特旨與免此弊一開遞相攀援遂使一時特旨直作永例在法免呈試者惟江海戰船立功補官之人及諸軍揀汰離軍之人則法許免呈試即未嘗有初投效用後因廕補出官與免試參部之法也若曰彼嘗從軍何必呈試此則法之所在又不容以幸免也使彼果精於武藝則呈試之頃又何畏而求免乎今若聽其展轉相承用例廢法則他儌幸之徒必有竄名冒籍於軍伍之中以為免試張本者臣望申嚴此法自王良輔始將特免試指揮更不施行仍詔有司格守成法　上問從軍人如何出官免得呈試周

武臣
先呈
試

嘉京
鏜專
對

口口口奏舊法呈試中方得出官　淳熙十年放行
口口口口口口一兩人遂以為例　上曰鄭僑繳章
說既曾從軍自合習熟武藝何憚呈試如赴呈試不
得前此從軍所習何事此說甚當可依舊法施行
壬辰報謝使回程先數日前　上宣諭京鏜昨在京
師堅執不肯聽樂住了十日此一節可嘉尋常人多
說節義須遇事方見至是進擬使副轉官　上曰京
鏜專對可嘉當轉兩官劉端仁亦比類周必大等奏
不必問轉官在聖意除擢可也　上曰只依例轉官
便與除擢　上又曰此事全是京鏜若劉端仁所謂
因人成事者京鏜則毛遂也京鏜便除侍從劉端仁

朱熹入對

亦堂稍旌別可令密院進擬除環衛官於是詔京鏜
除權工部侍郎　是月雨雹　朱熹被召入奏首言
近年以來刑獄不當輕重失宜甚至係於人倫風化
之重者有司議刑亦從流宥之法則天理民彛幾何
不至於泯滅又言提刑司管催經總制錢起於　宣
和末年倉卒用兵權宜措畫自後立為比較之說甚
至災傷檢放倚閣錢米已無所入而經總制錢獨不
豁除州縣之煎熬何日而少紓斯民之愁歎何時而
少息人言江西科罰之弊末言　陛下即位二十有
□□□□□再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
□□□之無乃燕間濩蠖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

有未純人欲有未盡歟天理未純是以爲善未能充其量人欲未盡是以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朋分角立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得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欲堲讒説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讎耻而不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凡若此類不一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遏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

林栗奏朱熹欺慢　葉適辨林栗奏

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　陛下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翌日除兵部郎官熹方以足疾辭未供職本部侍郎林栗前數與熹論易西銘不合至是遣部吏抱印迫以供職熹以疾作在告遂疏熹欺慢即有祠命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辨之略曰考栗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則無實最甚蓋自昔小人殘害良善率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又創為道學之目鄭丙唱之陳賈和之居要路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務潔修粗

賑臨安饑

備知諸將長短

口口口輒以道學之名歸之殆如喫菜事魔景迹犯敗之類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或云適北疏不果上於是胡晉臣劾栗併罷之 賑臨安饑 秋七月癸丑 上出戒諭閤仲御札一紙宣示 皇太子與黃洽等令閤仲留意軍務毋事交結以邀時譽之意洽等奏 陛下於諸將或長或短無有不知 上曰諸將長短朕皆備知因其受病處鍼之使知警懼耳

臣留正等曰 壽皇聖帝撫御將帥不失恩意每有指授輒親灑宸翰委曲鐫曉令諸將之家往往刻諸堅珉以侈 上賜所在有之其頒示閤仲一

賑諸州水 **上問廣西鹽法** **大享明堂**

札尤寓勸戒之意所謂事交結以要時譽蓋將帥之通弊聖訓凜然聞之者足以戒矣況親下拜而登受者乎

是月賑諸州水災 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是月湖北運判孫紹遠朝辭 上曰 祖宗時廣西鹽如何對曰係官賣 上曰若廣西客鈔可行 祖宗已行了紹遠又奏鈔法蠹國害民 上曰所聞不一因御言而得其實 九月辛丑大饗明堂先是輔臣進呈禮官申請明堂畫一 上曰配位如何周必大言禮官昨□□請 高宗几筵未除用 徽宗故事□□□坐且當以 太祖 太宗並配他日 高宗

議省軍費

几筵既除自當別議大抵前後儒者多因孝經嚴父之説便謂宗祀專以考配殊不知周公雖攝政而主祭則成王自周公言之故曰嚴父耳晉紀瞻答秀才策曰周制明堂宗其祖以配上帝故漢武帝汶上明堂捨文景而遠配高祖爲配此其證也留正言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是嚴父專指周公而言若成王則其祖也　上曰有　紹興間典故在可以參照無疑　庚申　上宣諭　皇太子曰當今禮文之事已自詳備不待講論惟是財賦未甚從容朕每思之須是省卻江州或池州一軍則財賦稍寬若議省軍則住招三年人數便少卻將餘人併歸建康事

論許浦水軍移屯　録中興節義後

亦有漸當今天下財賦以十分爲率八分以上養兵不可不知　黃洽等奏許浦水軍統制胡世安近到都下備言許浦一軍本在明州定海後因移駐許浦是時港道水深可以泊船後來潮沙淤塞遂移戰船泊在顧逕人船相去近二百里遇有緩急如何相就合依舊移歸定海　上曰說得極是定海南北之衝下瞰山東北用舟師之便當時自是不合移屯鄉等更且熟議　是月録中興節義後用吏部尚書顏師魯等之言也於是引赦書放行中興初節義顯著之家合得恩數令吏部開具奏聞　冬十月丙寅知湖州趙恩言湖州實瀕太湖有隄爲之限制且列二十

命修治太湖隄

趙伯遢言廣西鈔盐法

口口口引導湖水以溉民田因各建斗門以爲蓄泄之所視旱潦爲之啓閉去歲之旱高下之田俱失霑溉委官訪求遺跡開濬浦瀴不數日間湖水通徹遠近獲利而於斗門因加整葺乞詔守臣逐歲差官親詣湖隄相視開濬浦瀴補治斗門庶幾永久從之

己已廣西提刑趙伯遢奏本路鈔法五弊且曰曩者建議之臣以官般官賣科數百姓害及一路於是改行鈔法上以足國下以裕民莫不以爲便今六年矣諸郡煎熬益甚民旅困於科抑名曰足國實未嘗足名曰裕民實未嘗裕所最可慮者緣邊及近裏州軍兵額耗減已極更不招塡所在城壁頹圮無力修築

口有緩急何所倚恃臣嘗徧詢吏民向者官般官賣
口口廣西諸郡誠有科數百姓去處然不過産鹽地
口所謂高化欽廉雷五州是也海鄉鹽賤不肯買故
有科抑如静江鬱林宜融柳象昭賀梧藤邕容横口
潯賓近裏一十六州去鹽場遠若非官賣無從得鹽
舊時逐州秖是置鋪出賣民間食用樂然後買不待
科抑自改行鈔法以來近裏一十六州徒損於官無
補於民民食貴鹽又遭科鹽鈔之苦沿海五州雖名
口口其舊賣二分食鹽元不曾禁戢計户計口科擾
口口口口口口之法正當講究沿海五州利病杜絶
口口口當變近裏一十六州官般官賣之法詔令應

乞禁宰執臺諫見容

豐儲倉以新易陳

孟明朱晞顏同林岊相度條具聞奏　戊子臣僚奏祖宗之時士尚恬退張師德兩詣宰相之門迺遭譏議豈若今日紛至沓來臺諫之門猥雜尤甚終日酬對亦且厭苦而無説以拒其來臣願明詔在廷止遏奔競其有敷事干謁者宰執從而抑之臺諫從而糾之至於私第謁見之禮一切削去果有職事非時自許相見庶幾在上者可以愛惜日力不為賓客之所困在下者可以恪共職業不為人事之所牽詔從之

己丑司農寺言臣僚劄子切見豐儲倉初為額一百五十萬石不為不多然積之既久寧免朽腐異時緩急必失指擬乞下戶部司農寺相度每歲□□□

置煥章閣

鄭僑不辱命

口口納行在米數若干及諸處坐倉收糴數若干預口會計以俟對見不盡之數如常平法許其於陳新未接之時擇其積之久者盡數出糶俟秋成日盡數補糴則是五十萬石之額永無銷耗此亦廣儲蓄之策也從之　是月置煥章閣藏　高宗御集　中書舍人鄭僑充賀正旦使閤門張時修副之以歲暮抵燕時北主病已篤傳旨令就東上閤門進書僑與時修力争以爲東上閤門者乃臣僚進獻表章之地本朝皇帝國書豈當於此投進往復争辨至漏下十數刻乃令且就館相持至元日晚忽傳其主之命以使人欲面進書今已過期可遣還明日北主告口口

□□□□□　皇帝已受□□□□□□□□□
□□□□□辱君命他日□□□□□□□□
□僑曰卿守節不屈舉措得宜朕□□□□□□
丙申宰執進呈文字間　上謂□□□□□□
□可汎濫將來　皇太后慶八十與朕慶七十□□
□□恩例太汎添多少官如　皇太后慶壽只得推
□□□官屬方是
臣留正等曰九月丙申宣諭兵賦大計與是日所
謂慶壽恩例乃聖志先定所以貽謀於方今者也
故皆謹而書之以備有司之討論
甲辰進呈臣僚奏近者百執事輪對辭見連章下闕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六十四